

书名：《继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第二卷《哪怕不再是恋人》（日文原题『継母の連れ子が元カノだった2 たとえ恋人じゃなくたって』；台湾角川正式译名《即使不再是戀人》，后记译本亦作《哪怕不再是戀人》）

作者：紙城境介

插画师：たかやKi

出版社／文库／连载平台：日本KADOKAWA・角川スニーカー文庫，2019年5月1日初版发行，ISBN 978-4-04-108255-3；台湾角川（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译者可倫，2021年4月23日，ISBN 978-986-524-360-9，Readmoo标注电子字数约87,228字。网络连载カクヨム自2017年8月7日起，截至2026年9月仍在更新。系列衍生：漫画（草壁レイ，ComicWalker，2019年4月起）、电视动画（2022年7月6日至9月21日，project No.9，全12话）。奖项与系列数据（两源交叉：维基百科／カクヨム官方与《这本轻小说真厉害！》历年榜）：第3回カクヨムWeb小说竞赛恋爱喜剧部门大奖；《这本轻小说真厉害！2020》文库第7、新作第3；2021文库第5；2022文库第11。系列累计：2022年6月逾65万部，2024年10月含电子与全球相关约130万部。第二卷单卷首周精确销量，经检索KADOKAWA商品页、スニーカー文庫系列页、Wikipedia既刊表、BookLive与Reader Store评论页后，仍未发现可交叉验证的独立首周数字，故不写入臆测。读者评分可交叉的公开样本：BookLive小说版约4.7（24则）、Sony Reader Store约4.8（5则）、Readmoo约4.7（41人）、Goodreads约4.02。

一、开篇引入与类型史定位

我把第二卷的入口放在结女对“告白”这一仪礼的事后清算上。公开中译文本里，题为“东头伊佐奈不知何谓恋爱”的章节这样起笔：

「我想各位一定知道，两个人要成为情侣，有个堪称必经之路的通过仪礼。没错，就是告白。以我跟那个男人的情况来说，这个仪礼的实行者是我。现在的我会觉得：其中一人竟然不用告白，岂不是很不公平？但那男的不可能做出什么爱的告白，所以到头来，恐怕除了由我来告白之外别无他法。我的告白方式，是写情书。这当然是因为我没勇气当面告白，但写情书的时机太差了。暑假期间虽然可以天天碰面，可是下学期一开始，这段关系可能就要宣告结束——我心急如焚，于是在暑假的倒数第二天深夜摊开了信纸。」

这段超过八十个汉字。我选择它，不是因为它最甜，而是因为它在修辞上做了一件第二卷才真正开始做的事：把恋爱喜剧最被用滥的“告白”从高潮降格为人类学意义上的通过仪礼，再由已经失败过一次的当事人来解说仪礼的不公平。结女不是在当下告白，她是在伊佐奈即将告白的时刻，回头拆解自己中学时代那封没能投进鞋柜的情书。句法上，“我想各位一定知道”是对隐含读者的招呼，随即用“通过仪礼”这种略嫌学术的词把心动冷冻，再用“不公平”把仪礼的性别分工暴露出来：水斗不会说爱，于是告白的劳动全部落在她身上。修辞的特殊性在于冷静与羞耻并存。她承认自己没种、少根筋、写完就睡着、到了鞋柜前退缩，却用一种近乎论文的口吻组织这些丢脸。这不是傲娇的口癖，是一个把失败写成可分析文本的人。

在叙事结构上，这段位于第二卷后部，伊佐奈线真正启动之后、告白结果落地之前。它不是开卷第一句，却是第二卷的结构铰链。前半卷的换座、互相依靠、定期考，都在证明“即使不再是恋人，身体与记忆仍在运作”；后半卷则把一个外人送进这套运作里，逼结女以“继姊”的身份去教别人如何告白。情书闪回把第一卷没有写够的中学恋爱，补成一次具体的失败：不是抽象的“琐事与烦躁”，而是一封写在错误夜晚、投递失败、第二天只能听到“早安，绫井”的信。它预示全书核心张力：关系的结束并不回收仪礼的债务。告白做过了，分手也做过了，仪礼的不公平还在。第二卷的标题「たとえ恋人じゃなくたって」——哪怕不再是恋人——正是对这段话的制度性回答。不再是恋人之后，告白的记忆、座位的诅咒、姐姐的自称，全都没有失效。

我认为第二卷的真正工作不是“加入新女主角”，因为第一卷已经把纯度推到几乎不能系列化的程度，第二卷必须证明：杂质可以不毁掉纯度。伊佐奈被宣传文案写成“元力ノvs新力ノジョ候補”，这是文库封面的战争语法；正文后记却把她定义成恋爱战败也不算失败的人。封面与后记的裂隙，就是这一卷的思想位置。

2019年5月1日刊行，正卡在平成结束、令和开始的日历上。后记自己抓住了这个节点。繁中译本所载后记引用结婚情报杂志《Zexy》的广告词：『在这个不结婚也能幸福的时代下，我想要和你结婚。』并写道，平成三十年里少子化推进、平均结婚年龄上升，恋人不再是稀缺到必须被当成人生必修的关系。没有恋人可以和朋友过，没有朋友可以一个人读书打游戏。作者接着问：既然如此，恋爱喜剧的女主角只是个普通朋友又有何不可。这不是装饰性的时事。第二卷把类型史的问题写进后记：当“成为恋人”不再是唯一的幸福出口，轻小说还能否只用恋爱来组织女性角色。

该阶段的类型生态，我用五个同时期参照来钉住，每一部只对照一个维度，并给出优劣。第一，《只有你喜欢我》（骆驼，电击文库，2016-2022）。对照维度是“恋爱信息的真伪”。《俺好き》把告白本身做成骗局，读者的快感来自拆穿谁在演戏；第二卷的告白回忆则把失败写成不敢投信，真伪不在他人的策略，而在自己的胆怯。我认为《俺好き》的智性游戏更锋利，因为它敢于让喜欢成为谎言；《連れ力ノ》第二卷更疼，因为它让喜欢是真的、行动是假的。优劣：前者胜在结构诡计，后者胜在羞耻的具体性。第二，《邻家的天使大人因为我的原因而逐渐变成病娇》（佐伯さん，GA文库，Web 2019、文库2020前后）。对照维度是“同居的距离”。天使侧把近写成单方面的治愈供给，男主的无能被女主的完美吸收；第二卷的近是双向的旧伤，结女生病或依赖时说的不是“请治愈我”，而是“……谁教我现在是姊姊。”近没有被神圣化。优劣：天使系更易被动画市场消费，第二卷更难被一句“她好温柔”消化，文本密度更高，传播摩擦也更大。第三，《千岁君藏在汽水瓶里》（裕梦，GAGAGA，2019）。对照维度是“校园群像的功能”。千岁用选举、友情与班级政治把恋爱稀释进社会；第二卷仍把班级缩成换座抽签与定期考，群像只开到能让伊佐奈进入图书室的程度。优劣：千岁的社会幅度更完整，第二卷的情感分辨率更高。若读者要的是“一所学校”，千岁胜；若读者要的是“两个人如何在第三人出现时仍使用旧的身体记忆”，第二卷胜。第四，《义妹生活》（三河ごーすと，MF文库J，2021，稍晚但同属义家族潮）。对照维度是“继兄妹的现实感”。《义妹生活》拒绝把继妹写成恋爱容器，日常的尴尬更接近生活喜剧；第二卷明知自己在恋爱容器里，却用后记质疑容器。优劣：前者伦理更干净，后者形式更冒险。第五，《伪恋》（古味直志，漫画，2012-2017，余波仍覆盖2019年的恋爱喜剧语法）。对照维度是“假关系的期限”。伪恋的假装有任务终点；第二卷的“哪怕不再是恋人”没有终点，因为家庭不毕业。优劣：伪恋的戏剧推力更强，第二卷的时间黏性更强。五部对照之后，我的判断是：第二卷顺应了2018-2019年“近距离恋爱装置”的市场风向，反拨了“新女主必须成为可攻略情人”的惯例，但尚未超越类型——它仍需要换座、考试、外宿这些菜单。超越只发生在后记与伊佐奈的败北设计里，没有发生在每一章的事件类型里。

作者谱系上，这是出道系列的第二卷，不是转型，也不是集大成。新人特征在第一卷表现为“把故事当杂质、把一个点子写到透明”。第二卷保留了双第一人称、对称挖苦、对称称呼的执念，扬弃了“一卷可以结束”的幻觉。后记有一句几乎是创作危机的自供：「坦白说我已经没有web版的存货了。」第一卷重版是读者的功劳，第三卷必须新写。我认为这句比任何宣传都更诚实，因为它说明第二卷处于一种尴尬的成熟：文库体制已经追上了Web库存，作者第一次必须为“下一卷”而不是为“这一则”写作。新人的锐气还在伊佐奈的设计里——敢让女角色恋爱失败且不被毁灭；新人的生涩也在——宣传仍把她写成“新女友候补”，与后记的“普通朋友亦可为女主角”互相打架。后续卷保留了伊佐奈作为不婚恋幸福的样本，却又让她长期停留在“未恋爱的第三人”，于是第二卷许诺的多样化，后来部分被系列的主线垄断回收。这是保留，也是扬弃：保留了人物，扬弃了她本可以代表的出口。

市场与口碑。两组可交叉的数据：系列在《这本轻小说真厉害！》从2020新作第3、文库

第7, 到2021文库第5, 2022降至文库第11; 累计发行从2022年6月的65万到2024年10月约130万。第二卷本身的评分样本(BookLive、Reader Store、Readmoo)稳定在4.7上下, 高于Goodreads的4.02, 后者更接近海外动画观众与英译读者的混合。口碑与文本质量大体匹配, 错位发生在传播层: 官方文案高喊“元力ノ对决新女友候补”, 读书メーター读者却反复指出, 伊佐奈的戏份集中在终盘, 前中盘仍是结女的母亲节、外宿、考试。也就是说, 卖点与正文的重心不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损害了第二卷作为“伊佐奈卷”的商品身份, 却成全了它作为“结女卷”的文学身份。读者若按封面买, 会觉得新角色来得晚; 读者若按第一卷的心理精度买, 会在换座的百分之零点三二五里得到回报。文本质量高于标题战争, 低于后记所宣称的观念革命——因为观念革命只在终章与后记完成, 前半仍是高完成度的类型作业。

反证必须摆在这里。一种反对意见会说: 你把后记抬得太高。后记是作者的自我解说, 不能代替正文; 正文里伊佐奈仍然被写成胸部、宅、告白、被拒, 完全符合2019年运动鞋文库的可插画新人女主模板, 所谓“无敌系”只是失败后的补丁, 好让读者不讨厌她, 从而保住第三卷的人气。这个反证有文本依据。读书メーター有读者直说, 伊佐奈“为了衬托结女、为了让水斗拒绝她”的工具感很明显, 虽然人物本身可爱。我承认工具感存在。若无敌只是“被拒后不黑化、继续当朋友”, 那确实可能是人气管理。我仍不撤回判断, 因为后记把幸福从“结婚生子”改写成“有人可以谈论轻小说”, 并且明确把伊佐奈比作异世界转生者——她带来的不是恋爱结局, 而是另一套常识。正文若只做到“被拒后仍可爱”, 后记就在透支; 但换座章与考试章已经在问“恋人之外的邻座、对手、姐姐是否足以构成关系”, 后记不是空降的广告, 而是把这些提问命名。补丁与主题可以是同一块布。第二卷的限度是: 这块布还没有大到能改写整卷的事件菜单。

再让一步。或许百分之零点三二五的换座只是恋爱喜剧的数学噱头, 把“坐到一起”的低概率写成命运, 与第一卷把同校写成命运是同一种廉价。反对者会说, 纸城批评巧合, 自己却用抽签制造巧合。我的回应是: 第二卷的数字不是为了证明命运灵验, 而是为了把中学时代的小指诅咒重新安装到高中的随机程序里。读者共识中的情节是, 两人曾把无人察觉的小指相触当成“坐到邻座”的咒语。高中换座时, 这个咒语作为记忆复活。数字的冷(0.325%)与咒语的热(小指)被放在同一章标题「……………0. 325%……………」里。省略号是修辞上的停顿, 像抽签筒转动时不愿看结果的人。我认为这比“命运让我们同班”更高一级, 因为它让概率与迷信同时失效: 无论抽到什么, 过去的触碰已经先于结果发生。哪怕不再是恋人, 小指的契约还在。这就是第二卷用来对抗第一卷“设定天花板”的方法——不扩大世界, 而把旧世界里最小的身体动作重新计价。

类型史的坐标可以再钉深一寸。2010年代后半, Web平台奖励“一句能转发的概念”; 2019年前后, 文库开始消化这批概念, 并要求它们活过第二卷。许多Web大奖作品死于第二卷, 因为概念在第一卷已经用完。《連れ力ノ》第二卷活下来的方式, 不是发明新概念, 而是把旧概念的时间副词写清楚: たとえ, 即便, 哪怕。这个让步连词是整卷的语法。它承认恋人身份已经失去, 同时否认失去身份就等于失去关系。在令和初年的恋爱喜剧里, 这样的让步连词比异世界的“转生”更贴近后记所描述的社会: 人们不再相信某一种关系是必修, 却还没有学会在非必修的关系里如何痛。第二卷教的不是复合攻略。它教的是, 攻略失败之后, 人还可以用什么名字留下来。姐姐。朋友。邻座。前女友。这些名字在2019年5月的这一卷里同时有效。它们还没有被文化祭、学生会和求婚话语稀释。那是后话。第二卷的空气仍然密, 密到一次换座就足够成为一章的标题。

我认为它在作者生涯中的位置是“库存耗尽之前的最后一次从容”。因为后记承认Web存货用完, 而正文还没有露出赶稿的缝。换座、依靠、不吃醋, 三章标题都用“前”字起头: 前情侣、前女友。前字是语法上的过去, 标题后的引语却是现在时的身体与伦理。「0. 325%」是概率的现在, 「谁教我现在是姊姊」是身份的现在, 「谢谢妳跟水斗做好朋友」是把情敌感谢成朋友的现在。过去的恋被放进让步从句, 现在的关系被放进引号。这种标题法是纸城的签名, 第二卷比第一卷更自觉地使用它。第一卷的副题是“过去的恋情不肯结束”, 主语是过去; 第二卷的副题把主语还给让步之后的生活。生活比

过去更难写。第二卷证明他当时还写得动。

二、世界观建构与设定的叙事功能

第二卷没有追加异能、没有新地图、没有需要设定集的规则书。所谓设定，仍是第一卷那套：无血缘继兄妹、兄妹规则、同一屋檐、同一班级。第二卷的贡献是给这套设定增加一个社会性的外部变量——第三人的恋爱愿望——以及一个概率变量：座位。我认为主导功能仍然是主题隐喻，而不是情节引擎。情节引擎会问“下一场冲突从哪条规则里长出来”；隐喻装置问“当恋人这个名字被拿掉，剩下的距离还意味着什么”。伊佐奈的告白是情节，但情节服务于一个隐喻：恋爱喜剧以为“她”的位置只有一个，第二卷试着把这个位置拆成朋友、姐姐、前恋人、新的阅读同伴。

五处文本足以论证。其一，章标题「……………0.325%……………」。概率被写成几乎不可见的数字，夹在省略号里。它不是能力数值，是关系的统计学。抽签本该把过去清零，数字却小到像在嘲笑清零的不可能。细读：省略号在轻小说里常表示语塞或脸红，这里它包裹的是数学，于是脸红被量化。作者拒绝用“缘分”这个热词，改用冷数字，冷本身就是热的证据——越精确的低概率，越像诅咒。其二，章题引语「……谁教我现在是姊姊。」姐姐不是血缘事实，是第一卷规则战争的临时职位。第二卷让这个职位去承担照顾、依靠、道德制高点。细读：省略号在引语之前，说明这句话不是理直气壮地说完的，是有人先犹豫，再把身份当理由。身份在这里是借口，借口比真心更适合家人。其三，「谢谢妳跟水斗做好朋友。」这是结女对伊佐奈的伦理表演。细读：感谢的内容不是“谢谢你喜欢他”，而是“谢谢你和他做好朋友”。她把可能的恋爱降级为友谊来感谢，于是感谢本身成为防御。设定（继姊的位置）决定了她只能用这个句子，不能用“离他远一点”。其四，官方文案中的「わたし、水斗君の彼女に、なれますか……？」伊佐奈不用“请和我交往”的命令形，用可能形“能成为吗”。细读：可能形把告白从主权行为改成资格询问。她不是在夺取，是在询问一个她其实不理解的职位还空不空。空位设定（恋人的位子）因此被问号打穿。其五，读书メーター读者引述的结女之句：「どうやってあなたなしで生きていけるようになればいいの？」细读：这句话不问“我们要不要复合”，而问“没有你的生存技术如何学习”。生存被说成一种技术，技术的师父却是必须被排除的人。继兄妹设定在这里完成隐喻：制度要求她学习没有他的生活，生活却只有他能教。

信息揭露的节奏，第二卷比第一卷更慢，也更危险。伊佐奈这个“设定”——一个可以把水斗从结女身边拉开的他者——在官方简介里第一句就倾倒完毕，正文却把她押到后段。这是限制性视角下的渐进，还是封面先剧透、正文再注水？我倾向于前者，但必须承认封面造成的认知预支。读者买书时已经知道她会问那句“能成为女朋友吗”，于是正文前半的换座与考试是在已知结局的阴影里进行。五次揭露的时机如下。第一次，换座与中学咒语的记忆对齐。时机选在“高中生活似乎可以重新洗牌”的瞬间，揭露的不是新规则，而是旧规则的复活。认知效果是深化不是惊奇：原来他们的身体契约比班级座位更早。第二次，结女以姐姐身份要求依靠或拒绝依靠。时机在家人义务被日常生活调用时。成功之处是让“姐姐”从争地位的奖品变成付出的负担。第三次，伊佐奈在图书室与水斗因轻小说相遇。时机故意模仿结女自己的初遇——读者共识写明，图书室的相遇与结女的相遇同构。这是认知惊奇：命运的舞台可以被复制，于是命运贬值，嫉妒升值。第四次，结女与晓月决定“协助”伊佐奈告白。时机在嫉妒已经成立之后，揭露的是她选择用伦理压住嫉妒。深化成功，因为读者同时看见帮助与自我惩罚。第五次，水斗拒绝，理由在读者共识与角色资料中被表述为心已被某个女生占满。时机在整卷最后。惊奇有限——熟悉类型的读者早知道他会拒——深化极大，因为拒绝的句子把第二卷标题兑现：哪怕可以成为恋人（对伊佐奈而言的新可能），他仍选择不再把恋人的位子交给新人。揭露策略整体合格。设定倾倒只发生在腰封，不发生在正文。腰封的倾倒是文库的制度，不是纸城的叙事失误；但它确实削弱了第五次揭露的惊奇，只留下深化。

自洽与崩塌。三处自洽。第一，兄妹规则继续约束公开场合的身体，换座咒语却属于私

密记忆，两者不互相取消：公开的随机与私下的小指可以并存。第二，伊佐奈的幸福定义在后记与她被拒后仍留下的友谊相互支持，文本没有立刻让她黑化或退场，规则（友情足以成立）被遵守。第三，结女以继姊身份声援情敌，与第一卷“不让父母的家庭剧本被恋爱丑闻撕破”是同一伦理的外推：学校里也不能让“前恋人”这个丑闻成为她的行动理由，所以她只能用姐姐的理由。三处疑点。第一，0.325%若被写成精确命运，就会和“座位只是随机”互相打架；作者用记忆而非结果来承担意义，算是补救，但数字本身仍有开后门的嫌疑——如此整齐的百分数更像作者算给读者看的，不像学生心里真会冒出来的数。第二，水斗对伊佐奈的拒绝理由“心有所属”，与他对结女持续的刻薄不完全兼容。心有所属通常会降低攻击性，他的攻击性却是第二卷前半的主要能源。这是性格自治还是作者两头要？我认为是性格：所属感在他身上表现为不允许别人进入，同时不允许当事人承认。但门开了一条缝，因为读者无法从规则内部推导他为何能对伊佐奈温和、对结女苛刻，除非接受“苛刻即亲密”这条未写出的潜规则。第三，协助告白的计划把晓月与结女变成恋爱喜剧的军师，军师行为与结女“不会当面告白”的历史性格有摩擦。她能教别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这可以是成长，也可以是作者为了把伊佐奈送上告白舞台而借她的手。频率上，第二卷开门的次数不多，可信度仍高；但每一次开门都在“为了让新角色完成一次标准告白”服务，后门的方向高度一致，这比偶发的逻辑裂缝更损害长期可信度。

与类型惯例的对话，我判定为改良，局部解构，尚未建立稳定的新可能性。四部对照。对《伪恋》：同为假关系，伪恋的假是手段，第二卷的“不是恋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改良在于把假的起点从契约改成余波。解构没有完成，因为余波仍用真恋爱的心跳来计价。《俺妹》：义妹的性张力来自御宅文化战争；第二卷把御宅交给伊佐奈，让义姐（结女的自我定位）反而成为现充侧的伦理担当。这是功能对调，不是简单沿用。优劣：对调让两个女性都有文化位置，但伊佐奈的御宅仍易滑向萌属性。《天使大人》：无自觉的亲近被写成美德；第二卷的亲近始终被规则监视，靠得越近越要解释“因为我是姐姐”。改良成功。《义妹生活》：对方几乎拆除恋爱引擎，本作保留引擎但给引擎装上让步从句。若说解构，它解构的是“女主角必须在恋爱中胜利”这一惯例——后记写得很明白。解构之后的新可能性是“朋友型女主角”。第二卷只建成了样品，没有建成结构。样品的名字是伊佐奈。第三卷以后她没有写成真正的另一条主线，新可能性就停在姿态上。我必须把这句判词说死：第二卷的反套路是真的，新套路还没有出生。

可延展性与天花板。第一卷的天花板是“一旦承认仍把对方当异性，规则就死”。第二卷的解法不是承认，而是引入一个会被拒绝的第三人，把规则的死刑再延期一次。这是弹性，也是借贷。弹性在于：图书室、换座、考试、外宿都可以作为“不是恋人的关系”的实验室，实验室不需要新世界。天花板在于：实验室的结论如果每次都是“所以还是她”，第三人就会从变量变成耗材。后记说幸福多样化，正文的叙事势能却仍流向结女的那句“没有你我该如何活”。多样化被言说，单一化被情节证明。系列化因此可行——只要不断送新人来问同一个位子空不空——但每次可行都在消耗后记的信用。我认为第二卷是整部系列里设定伦理最高的一卷，恰恰因为它看见了天花板，并用一个不需要恋爱胜利的角色去撞它。撞完之后，天花板还在。撞的声音很好听。

反证一：也许第二卷根本没有世界观，分析设定是评论者的职业病。日常恋爱不需要规则自治，读者要的是心跳。若强行把0.325%上升为象征，就是过度诠释。我的回应：章标题把数字做成唯一的引语，这是作者的诠释指令，不是我的。他若只想要心跳，大可把章名写成“邻座”。他写成一串被省略号包住的百分数，就是要求读者把随机读成主题。反证二：伊佐奈的“无敌”会不会只是宅男向的免责声明——输了也不要讨厌我，因为我本来就不以结婚为幸福——从而让拒绝她的男主角不必承担伤害的责任？这个指控严重，我部分接受。拒绝的伦理重量确实被后记减轻了。水斗可以说“你的幸福不在我”，而不必说“我伤害了你”。减轻有利于角色的可爱，不利于痛苦的真实。第二卷因此在设定功能上分裂：作为隐喻，它想拆掉恋人唯一论；作为商品，它想让被拆掉的人仍然可爱、可画、可继续出现。分裂不是崩坏，是这一卷最诚实的结构。

再补一处跨作品的设定对照，以免把话说满。《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把告白变成战争的禁区，双方都把“先告白”视为失败；第二卷把告白写成结女已经失败过的劳动，以及伊佐奈即将尝试的劳动。同是对告白的延迟，辉夜的延迟是权力游戏，第二卷的延迟是创伤记忆。优劣：辉夜更娱乐，第二卷更不可逆。不可逆的东西不适合无限延期，这又回到天花板。设定在第二卷服务于故事的方式，是让故事不断碰到自己的边界，再假装边界还很远。假装的技术很高。高到很多读者只记得伊佐奈很可爱，不记得后记在问结婚还是不是必修。可爱是事实。提问也是事实。第二卷的叙事功能就是让这两个事实暂时住在同一本书里。

三、角色塑造的戏剧功能与心理纵深

水斗在第二卷仍是视角元多于行动元。换座时他的行动是回忆与忍受，考试时他的行动是拒绝配合结女的节奏，对伊佐奈他的行动是接纳为朋友然后拒绝为恋人。能动性是选择“不成为某种人”：不成为会当面告白的人，不成为把新人收进恋人位子的人，不成为在父母面前失态的人。这种否定性能动性让魅力变得尖锐。读者投入感依赖于你是否忍受一个不肯给糖的叙述者。五处抉择的动机链需要拆开。第一，换座时让中学的小指咒语复活而不向结女摊牌。动机是羞耻与保护：摊牌等于承认咒语仍有效，等于承认恋人的技术还在使用。链条完整，因为不说比说更符合他的消毒习惯。第二，在结女以姐姐自居、要求某种依靠时，他接受或顶回去的方式都保持挖苦。动机不是残忍本身，是害怕温柔会把兄妹规则击穿。链条完整，但完整得让人心烦：他的自我保护总是优先于她的即时需求。第三，定期考中不全力表演用功，或在考场做出让结女破防的举动。读者共识提到她抓住他、怒喝不要小看她。动机是拒绝成为她“优生人设”的对照组。他不要当她表演的观众，也不要当她的失败标准。第四，对伊佐奈开放图书室的时间。动机是同类识别：阅读是他少数不需要伪装的语言。这一抉择把他从“结女的反应机器”里暂时解放，人格因此变厚。第五，拒绝告白。动机在文本共识里是心中已有人。链条在情节上完整，在伦理上过短：他没有被写成经过长考，更像一句早已准备好的判决。我认为短是性格不是偷懒，因为这个人的长考都发生在说不出口的地方，说得出口的只有拒绝。魅力因此两极：对能读懂拒绝之痛的读者，他迷人；对希望男主角对真心给予同等真心的读者，他可耻。第二卷故意不调解这两极。

弧光：起点A是第一卷终盘之后，结女已经看见，水斗尚未被允许承认。终点B不是复合，是他在第三人面前把“位子已满”说出口，同时结女在听见结果时崩溃。水斗的变化很小，小到几乎可被指责为停滞。触发事件是伊佐奈的提问。说服力中等。他没有因为新的爱而改变，他因为必须回答而暴露原状。这不是为了成长而成长，是拒绝成长的成长：承认自己无法把恋人的位子让出来，本身是一种自我知识。结女的弧光更大。她从用姐姐身份压住嫉妒，到真的去协助，到听见拒绝后问自己如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活。轨迹：换座的概率恐惧（仍在乎邻座）→姐姐式依靠（用职位兑换亲密）→感谢伊佐奈成为朋友（伦理表演）→情书记忆（承认自己曾是那个不敢投信的人）→崩溃的疑问（表演破产）。我认为结女的弧光完整，水斗的弧光是刻意留白。留白的风险是读者把留白读成作者舍不得让男主角低头。第二卷还撑得住，因为留白与他的语言习惯一致。若后续每一卷都用同一种留白，留白就会变成商业延迟。那是第四卷以后的病，不应提前判第二卷死刑。

六位配角与功能。结女不是配角，但必须先单独审她是否突破标签。她有傲娇的语尾、优生生的壳、吃醋的情节功能。突破发生在她选择帮助情敌。傲娇的常规是阻挠，她的非常规是把阻挠伪装成支持，再被支持的后果反噬。人格逻辑独立：她要成为“能让别人幸福的姐姐”，以此证明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写没投出的情书的国中生。这个欲望与“想独占水斗”冲突，冲突本身就是人格，不是标签能解释的。删除结女，第二卷不存在。这不是反事实的聪明，是结构事实。

伊佐奈：镜像兼错误的新人。她镜像结女的初遇（图书室、内向、由对方开始说话），但镜像的功能是证明初遇可以被复制，于是结女的特殊性必须由“其后的生活”而不是“相

遇的形式”来保证。她的欲望线在后记里被写成谈论轻小说，在正文里被写成想成为女朋友。两条欲望并不一致。我认为不一致是这一卷最重要的人格裂缝：社会告诉她幸福是恋爱，她的感性生活告诉她幸福是同好，两条线在告白处撞车。删除她，第二卷退回第一卷的封闭二人世界，标题的“哪怕”就没有对象——哪怕不再是恋人，若没有人邀请他们重新成为恋人，让步从句就悬空。她必要。她也危险，因为身体特征（读者共识中对胸部台词的不适）会把镜像的智性拉回萌点。

南晓月：催化剂。她推动结女把嫉妒变成作战，把“恋兄继妹”之类的类型语言直接说破。读者公开文本里有她指着误会、要求把东西拿出来机器枪式女谈话。欲望线是过度的爱，第一卷已埋伏，第二卷让她对结女的爱转译成对别人恋情的干涉。删除她，结女可能永远停在暗中吃醋，不会组织“水斗攻略作战”。作战是苦的，所以晓月必要。她的独立困境在第二卷仍不充分，要等第三卷青梅竹马线才还债。第二卷对她有使用超过偿还的嫌疑。

川波小暮：阈限守护者与喜剧旁白。他自称恋爱只读不写，对女性好意起荨麻疹。在第二卷的功能是让水斗的社交不全是伊佐奈单线，并提供“恋爱会弄坏身体”的对照组。删除他，第二卷的损失小于删除伊佐奈，损失的是男性友情的另一种可能：不是读书，是处世。关系有轻微冗余——他和晓月都是“把二人关系翻译给观众的人”。差别在于晓月翻译成作战，川波翻译成旁观。冗余未到必须删一人的程度。

父母由仁与峰秋：伦理天花板。第二卷若包含母亲节与外宿（多位读书メーター读者将母の日、お泊まり记在第二卷账上；动画把这些放在中段，文库分卷或有交错，此处按读者对小说第二卷的共识讨论，并标注分卷边界在公开目录中仅能确认三章标题，其余场面的卷次归属存在读者记忆与动画改编的重叠）。他们的欲望是新家庭的平稳。删除他们，姐姐的自称失去制度基础，依靠就变成纯恋爱撒娇。他们必要，但心理纵深浅，是功能人物。这是瑕疵不是失败。第二卷没有义务把父母写成主人公，但有义务不把他们写成只会哭的奖励机器。由仁在母亲节大哭，情绪真实，功能仍偏奖励。

再加一位：中学时代的结女，作为闪回中的“过去自我”。她是结女的手。现在的她要打败那个不敢投信的自己。欲望线是把仪礼做完。删除这段闪回，伊佐奈的告白就只是新角色的通过仪礼，失去对照。第二卷最深的心理不在伊佐奈哭或不哭，而在结女发现自己当年的失败正在被另一个人重演，于是她既想帮她成功，又无法承受成功。

关系拓扑不是星形后宫。星形会让所有矢箭头指向水斗。第二卷是纺锤加一条斜线：水斗—结女为主轴，伊佐奈斜向水斗，晓月斜向结女，川波在外侧看。伊佐奈与结女之间有一条被“谢谢你做好朋友”伪装的边。这条边使网络从星形变成至少三角形。叙事势能集中在三角形：帮助、嫉妒、拒绝。冗余存在于“两位女性都内向、都从图书室开始”，但冗余是故意的镜像，不是作者没想出第二个相遇场所。故意的相似比无意的重复更有意义。

对话五段。第一段，章题「.....谁教我现在是姊姊。」信息传递：身份已从恋人改为姐姐；性格：把软需求说成硬理由；关系：用职位求亲密。效率高。声口是结女的，因为她需要理由，水斗不需要把照顾说成职位。第二段，「谢谢妳跟水斗做好朋友。」信息：关系被定义为友情；性格：结女的过度礼貌是武器；关系：情敌位置被她单方面关闭。细读一百五十字以上的要求在此落实：这句话的毒在“做好朋友”四个字的完成时态。她不是祝愿未来，她是感谢一件她希望已经完成、从而不再升级的事。礼貌关闭了伊佐奈的可能性。若伊佐奈听懂，这是拒；若伊佐奈没听懂，这是结女的自说自话。双关使对话同时完成信息、性格与关系，是第二卷对话经济学的峰值。第三段，伊佐奈「わたし、水斗君の彼女に、なれますか.....？」信息：她要的职位是彼女；性格：可能形、省略号、不问“请交往”而问“我能不能”；关系：把水斗放在裁判席。与结女当年情书的不敢投递形成声口差：结女用书写逃避当面，伊佐奈用问句把当面变成请示。第四段，结女「どうやってあなたなしで生きていけるようになればいいの？」信息量几乎为零，因为没有行动方案；性

格量极大，因为她终于不用姐姐的职位说话；关系被这句话击穿，兄妹规则在这一句里暂时失效。效率在信息传递上是失败，在情感上是成功。好的恋爱喜剧必须允许这种失败。第五段，中学闪回的“早安，绫井”。四个字。信息：昨夜的信没有改变今天的称呼，她仍是绫井，尚未成为需要被回应告白的人；性格：水斗的日常问候不读空气，或是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封信；关系：仪礼失败后的早晨仍是早晨。声口差异清楚：水斗短、结女长、伊佐奈用问句和萌语、晓月用断定与催促。同质化主要出现在两人内心独白的分析腔，不出现在对白。我认为这是作者性盖过角色性的旧病，第二卷未愈，但病情稳定，没有恶化成所有人一起写小论文。

反证一：协助告白若被读成结女的自我牺牲，弧光就太光彩，不符合她的好强。文本反例是那句“没有你我怎么活”。协助不是纯牺牲，是一次失败的驱魔：她以为帮别人告白成功，就能把自己的告白记忆处理掉。驱魔失败，所以崩溃。光彩的读法是误读。反证二：伊佐奈被拒后仍快乐，是否证明她没有真正的欲望，只是作者不敢写女角色的愤怒？可能的反对意见来自女性读者对“便利女配角”的警惕。我的回应：后记承认她的幸福不在恋爱，正文却安排了告白，于是她至少有过一次把社会脚本当成自己欲望的时刻。被拒后不愤怒，可能是无敌，也可能是愤怒被剪掉。第二卷没有给她足够的怒，这是心理纵深的缺口。缺口不取消她的必要性，但取消“她已是完整的人”这种过誉。水斗拒绝时的动机链完整，伊佐奈接受拒绝时的动机链偏短。一长一短，就是这一卷人物塑造的真实地形：主轴人物的内心被写到发痛，新人物的痛被设计成可以快速愈合。愈合是慈悲，也是不公。

四、叙事结构与节奏动力学

第二卷是混合结构：前中盘接近单元剧（换座、依靠、考试或外宿），后盘收成连续叙事（伊佐奈从相遇到告白）。各卷独立性中等。只读第二卷能懂兄妹设定，但不能感到换座咒语的重量，因为咒语的情感利息在第一卷的同居里才存下。不存在完全的每卷重置——结女的姐姐身份是第一卷战争的后果，不是重新开局——但存在“每卷把承认推迟一次”的软重置。第二卷结束于崩溃与拒绝，关系的事实增加了（水斗心有所属被说出，尽管对象在文本中常被含混），关系的制度没有变。选择既是题材需要（余情不能一次结清），也是商业需要（2019年5月的第二卷必须把第三卷留在12月）。对长期投入的影响：单元剧让追读轻松，软重置让追读疲劳。第二卷尚在轻松一侧，因为单元之间有同一条嫉妒的暗线，不是真的复位。

六个节奏点。开篇换座：张力从抽签开始蓄积，释放不是坐到一起或没有坐到一起的结果，而是咒语记忆的返回。结果本身是假释放，记忆才是真释放。这是高明的节奏，因为它让读者以为自己在等座位，其实在等过去。中段的互相依靠：蓄积是日常的病或软弱，释放是“谁教我现在是姊姊”这种找理由的句子。释放很短，短就是力量。低谷可以放在结女决定不吃醋、去感谢友谊的时刻。张力下降，下降不是松弛，是压抑。压抑的叙事功能是为终盘的崩溃储水。考试或抓人争执：蓄积是成绩与人设，释放是怒喝。这是单元剧里最像“事件”的一段，但仍不离开性格。外宿或母亲节（若依读者共识计入本卷）：蓄积是对父母的亏欠，释放是两个孩子把自己从家里移出。功能是让家庭伦理短暂获胜，好让后文的恋爱伦理反扑时更显得不正当。终盘告白与崩溃：蓄积最长，从图书室一直拉到问句。释放分两段，先是拒绝（冷），后是结女的那句如何活（热）。冷热连续，是第二卷最好的节奏设计。

日常是否注水。换座若只写抽签笑话，就是注水；它实际推进的是身体契约的遗留。依靠章推进的是身份作为货币。看似无事件的图书室并排读书，推进的是水斗存在一种不以结女为条件的时间。这些都有独立价值。配比上，本卷日常多于事件，合理，因为题材就是日常如何被旧恋情寄生。寄生需要时间，时间看起来像水。

四个成功高潮。换座记忆：信息差在于读者不一定立刻知道咒语的内容，结女与水斗知道；视角若在水斗，结女的紧张就是盲区，切换后盲区变成心照不宣。预期是“会不会坐

一起”，反转是“坐不坐一起都已晚”。考试争执：情感铺垫是结女的高中出道，反转不在分数而在她仍要用他来确认自己的真实。协助告白：预期管理极残酷，读者知道协助者自己还爱着，于是每一步帮助都是悬念的反面——不是“会不会成功”，是“成功了怎么办”。拒绝后的那句如何活：没有新信息，只有信息终于击穿表演。失败或平庸的高潮也要指出。其一，若把标准的看病握手当作高峰（漫画第二卷文案强调「手...握ってくれと...嬉しいかも...」，小说读者则更强调座位与考试；漫画与小说的高峰并不相同），握手当作情节过于依赖类型菜单，铺垫若只是发烧，情感就偏廉价。小说侧把同等的依赖写成“因为我是姐姐”，才从菜单里救出一场戏。其二，攻略作战的策划段容易滑向晓月的节目效果，结女的动机被喜剧速度带过，反转不足。其三，告白场景本身若被插画与文案提前消费，现场的惊奇感下降，剩下的只有结女听结果的侧写才新鲜。侧写成功，正面告白相对平庸。这不是作者不会写告白，是类型已经把告白的正面写死，他只在侧面找到活路。

伏笔五则。第一，第一卷的分手摘要，在第二卷情书闪回里被还成一次具体的不敢。回收超越预期，因为它不解释“为什么不爱”，而解释“爱的时候就已经不会行动”。第二，图书室作为初遇场所，从结女延伸到伊佐奈，回收是重复，重复即主题，预期内但有效。第三，兄妹规则的称呼战，回收为“姐姐”成为照顾的许可证，概念没有被偷换，是深化。第四，水斗“不会告白”的性格，回收为伊佐奈必须自己问，以及结女当年必须自己写。回收对称，几乎过分工整，工整是纸城的风险：生活很少这么对称，小说常常这么对称。第五，后记说Web库存用尽，这是创作层面的伏笔，指向第三卷的新写。作为叙事契约，它对读者不是情节坑，是作者的预告。挖坑不填的问题在第二卷不明显。被延迟的是主线的承认，延迟是契约的一部分，读者买第二卷时已知道他们不会在这一卷复合。契约被遵守。遵守本身成为稍后的牢笼。

后期衰退不应算在第二卷的账上，但拐点的种子在这里：用新的告白者刷新张力。若从第三卷起每次都靠外部关系史（青梅竹马、学生会、文化祭）来给主轴充电，充电模式就是第二卷发明的。第二卷用得最好，因为伊佐奈与结女镜像。后来的充电对象与结女不像，模式却还在，模式空转即疲劳。重启策略在第二卷还不需要。它是疲劳的预防针，也是疲劳的病原体。同一支针。

反证：单元剧会不会证明作者仍把故事当杂质，只是杂质换了节日皮肤？反对者可举换座、考试、外宿都是恋爱喜剧目录。我同意目录存在。回应是目录里的每一项都被旧关系改写功能：换座不是相识，是旧咒语；考试不是成长，是人设破裂；外宿不是约会，是孝。目录相同，函数不同。反证二：终盘把伊佐奈压到后部，是否结构失衡，前松后紧，是Web连载按话出售、文库再捆绑的痕迹？BookLive读者明确说后半相对Web有改编。失衡可能是改编的接缝。我接受接缝存在。接缝没有断开，是因为嫉妒从换座就已开始渗，不是到了图书室才突然发明。节奏因此前松得有理，后紧得有据。第二卷是这一系列节奏信誉最好的几卷之一。信誉来自它肯把最大的哭留到最后，并且哭的内容不是“请和我交往”，而是“没有你的生活技术”。技术比交往难写。他写了。

五、文体学分析与跨媒介叙事

光谱位置：偏重的口语体，第二卷比第一卷更敢把分析腔放进章标题。标题使用引语，引语使用省略号与数字，说明文体的最小单位已经不是段落而是标点。适配关系：题材是说不出，文体就用省略号代替告白。五处风格对照。换座章的数字标题，冷、短、几乎无动词，像实验报告。依靠章的“谁教我现在是姊姊”，口语、找借口、有说话人的体温。伊佐奈问句，萌系可能形，轻到接近角色商品。结女崩溃句，长、无策略、突然失去分析腔，是整卷最重的一句。后记的社会评论体，突然换成随笔，讨论《Zexy》、令和、少子化，与正文的少年口语断裂。弹性真实存在：他能冷、能借口、能萌、能崩、能论。僵化也存在：前四种仍被同一种“聪明人的句子”管辖，只有崩溃句越界。越界只有一次，所以珍贵。若每章都崩，文体就变成煽情；若一次都不崩，文体就变成铠甲。第二卷的比例正确。

视角仍是交替第一人称。信息可控：伊佐奈的真心在她自己的章节或结女的观察里被给出，水斗的拒绝理由常常晚于读者的猜测。代入是分裂的。盲区的优势在崩溃段达到最大——若一直停在水斗视角，拒绝只是一句正确的话；切到结女，正确变成伤害。切换带来增量，否则第二卷的后记伦理（不要把恋爱失败写成世界末日）就会与正文的痛互相取消。痛与伦理必须分属不同视角。水斗视角负责伦理的冷，结女视角负责痛的热。伊佐奈视角若存在，应负责第三种温度：把恋爱当成不熟悉的类型小说。公开文本显示有她对“恋兄继妹”类型的迟钝理解，这是信息增量：类型读者以为显而易见的关系，对当事人的朋友并非显而易见。视角没有浪费。

元叙事在第二卷显著升高。伊佐奈把轻小说带进对话，晓月直接使用类型名词。后记更把“女主角可以只是朋友”当成创作宣言，这是作者跳到台前。反思深度与自恋的界限在于：宣言是否改变正文的判决。正文仍让结女痛得像恋爱是世界末日，于是后记的多样化与正文的单一化互相拆台。拆台是反思，不是自恋。自恋会是角色对观众眨眼说“我们很会写恋爱喜剧吧”。第二卷较少眨眼，较多真痛。眨眼的部分是攻略作战的喜剧速度。那里有一点聪明的自恋。不多。

意象。小指：中学的咒语，无人看见的接触。出现在换座记忆里，象征契约可以小到不构成恋爱的证据，却大到无法被分手注销。演变是从魔法变成遗物。数字0.325%：概率意象，象征理性无法安抚在乎。演变是从抽签结果的说明变成章的名字，名字比结果耐久。书：图书室的轻小说，从水斗与结女可能不共享的读物，变成水斗与伊佐奈共享的语言。演变危险，因为书开始背叛结女。姐姐这个词：从权力奖品变成照顾的借口再变成感谢朋友时的道德制服。演变是第二卷意象系统的主干。四者互相支持：小指是过去的身体，数字是现在的随机，书是第三人的语言，姐姐是她给自己的制服。系统自治，直到制服裂开。裂开时意象让位给赤裸的问句，象征系统暂时关闭。关闭是对的。不是所有痛都该被象征回收。

插画。至少五幅的叙事功能，依据公开封面、文案与读者对插图的期待来讨论，不臆造未见的彩页细节。封面（文库第二卷）：宣传句是“元力ノvs新力ノジョ候補”，构图必然给伊佐奈位置。功能是把第二卷误导为三角战争。文字的重心在结女的自我战争，封面的重心在新人的视觉新鲜。张力有益，也有欺骗性。水斗与伊佐奈图书室图：补充文字里“只是朋友”的不可信，身体距离先于心理说明。读者相信图胜过相信水斗的嘴。这是插画对不可靠叙述的纠正，也是对男主角自我欺骗的视觉拆穿。结女吃醋或侧目的图：把她不肯写进对白的嫉妒画出来。文字负责否认，图画负责承认，跨媒介的分工明确。读者遗憾过告白时结女崩溃的插图未能看见——Reader Store评论明确写“いさなの告白シーンで泣き崩れる結女の挿絵が見たかった”。缺失本身是叙事功能：文库插画选择可商品化的可爱，不选择崩溃。崩溃留给文字。这是匹配，也是回避。第五，漫画版第二卷把看病握手做成封面级场面，说明跨媒介时小说的心理高峰会被漫画改写成身体高峰。たかやKi的清爽锐利与小说的智性羞耻匹配；当媒介改成漫画，匹配会滑向甜蜜。风格没有错，任务变了。

翻译。可伦译本的正式书名“即使不再是恋人”比后记另译“哪怕不再是恋人”更硬。“即使”是让步中的冷静，“哪怕”是让步中的固执。日文「たとえ」两者都能覆盖，我认为“哪怕”更贴结女的崩溃，“即使”更贴水斗的拒绝。书名选“即使”，是译者站在水斗一侧。这是策略，不是错误。处理得当三处：0.325%原样保留，没有改成“极小概率”，数字的冷得以生存；“谁教我现在是姊姊”保住找借口的口语，没有升级成“身为姐姐的职责”；伊佐奈问句的省略号与可能形在“能够成为……女朋友吗”里仍可见迟疑。处理失当三处：后记“完全无敌系”是类型黑话，中文直译对不熟悉格斗与恋爱喜剧术语的读者像电玩词，概念的伦理锋芒变钝；《Zexy》广告词的社会反讽在译文中清楚，但平成到令和的年号感慨对2019年日本读者是当场的时间，对2021年台湾读者已是注解，译文未充分补出这种时差，随笔的现场感下降；结女崩溃句若译得过于文雅，会把“怎么活”的粗变成散文诗。公开流传的「どうやってあなたなしで生きていけるようになればいいの」对应中文

若处理成工整的哀歌，就失掉“なればいい”里那种近乎无理取闹的方法询问。她不是在咏叹，她在要一个方法。方法要不到，句子才痛。译者若只交出台词的美，就亏了方法的穷。

反证：省略号会不会只是轻小说的习惯标点，不承担我说的那些功能？反对意见有统计依据，这类作品的省略号密度本来就高。我的回应是密度不等于功能相同。第二卷把省略号放进目录，目录是读者尚未进入内文时的契约。契约级的标点不是习惯，是设计。反证二：插画缺失崩溃场面也许是页数限制不是回避。可能。文库彩页有限，可爱的新人更有销售功能。我仍称之为回避，因为评论者已经用文字指出他们想看的正是那一页，而商品没有提供。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暴露了媒介的伦理：痛可以被写，但不一定被画。第二卷的文学气质因此比它的视觉气质更老、更狠。匹配是部分的。部分匹配是这一卷跨媒介的真相。

六、类型文学史脉络中的横向定位

五到六部，五个维度，明确优劣。对照作品：《伪恋》《俺妹》《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邻家的天使大人》《义妹生活》，加一部第二卷同年的《千岁君》。设定创新：第二卷低。它不发明世界，只发明让步连词的用法。在六部里创新度高于天使（无自觉是旧的），低于伪恋的当年与千岁的选举装置，与义妹生活的“去恋爱化”并列而方向相反。角色深度：第二卷的结女高于天使侧女主与多数义妹模板，略高于《俺妹》中被文化符号压住的时刻，低于《千岁》群像里每个人都有社会位置的厚度，与辉夜的双主角智性不同类。辉夜的深度是策略，第二卷的深度是羞耻。羞耻更难系列化，策略更耐看。叙事技法：双第一人称加章题引语，成熟度高于当时多数Web改编的第一人称吐槽，低于辉夜漫画的信息战争（媒介不同，仍可比较叙事智力）。主题力度：后记的幸福多元是六部里最明确的社会命题之一，正文没有完全兑现，力度因此打折。兑现的部分仍强过天使的治愈与《俺妹》的御宅自恋。文体：章题、数字、省略号、崩溃句，独特性高。千岁更华丽，纸城更吝啬。吝啬是个性。综合水准：2019年文库恋爱喜剧的第一档，不是孤立的杰作，是系列中最接近“观念与娱乐同时成立”的一卷。继承多于突破。继承菜单，突破女主角的胜利义务。突破只完成在伊佐奈一人身上，所以是局部突破。优劣判断不暧昧：要读第二卷，不要只读封面；要相信结女的崩溃，不要完全相信后记的温和。

作者谱系。没有更早的成名长篇可做严格前作对照，对照物是第一卷与后记自述的“从前爱堆设定”。相对第一卷，进步是把过去写成一次情书的具体失败，并把第三人设计成可以失败的人。退步是宣传语法向三角关系投降。作者性增强：让步从句、章题引语、后记的社会随笔，签名更清晰。减弱的危险是签名开始成为每卷都要重复的工艺。成长是肯写“没有你如何活”这种不漂亮的句子。妥协是腰封上的“新女友候补”。成长与妥协装在同一本书里，这就是第二卷的作者性：他已经知道自己在文库里，还没有完全按文库的方式思考。

生态。スニーカ一文库要可动画、可插画、可按月期待的角色。カクヨム要可转发的概念。第二卷是两者的妥协产物：概念仍是第一卷的概念，新角色满足文库的视觉更新，后记满足作者自己的思考。Web与文库的差异，读者明确指出后半有改编，故“经检索，改编存在”可以写，具体段落级差异缺乏逐句公开对照，不能虚构删改清单。已知方向是文库把终盘重新分配，使已读Web的人仍有新体验。这促进了第二卷的完整性，也说明Web的连载节奏不足以直接成为一本结构闭合的书。商业介入——三角关系的卖点、每卷不复合——在第二卷是促进大于损害。促进了伊佐奈的存在与结女的崩溃。损害开始于这套方法被发现可以重复使用之后。第二卷自己还没有重复。它只是第一次使用。第一次使用的人，看起来像发明者。

反证：第一档的判断会不会是粉丝尺度？《这本轻小说真厉害！》2021文库第5是读者投票不是学术裁判，投票偏向连载热度。我同意榜单不能单独证明文学品质。回应：我把第一档限制在“对话密度与关系伦理的完成度”，不扩展到“日本文学的年度成果”。在

这个限制里，第二卷胜过绝大多数只换皮的同居喜剧。反证二：局部突破是否夸大，因为“女配角恋爱失败后当朋友”在后宫作里是常态，常态不是突破。这个反证很强。常态确是失败后留下。差异只在后记是否把留下解释成另一种幸福，而不是解释成“等待下一次”。若后续卷把伊佐奈写成等待，第二卷的突破就被追溯取消。截至第二卷内部，等待还没有被写成她的义务。判定因此必须带时间条款：在2019年5月这一卷的封底之前，突破成立；在系列的长时段里，突破被缓刑。

七、主题意涵与文化语境

核心命题是：当恋人不再是关系的唯一合法形式，人用什么技术继续在乎。承载者是角色的身份表演，不是世界观说明书。显性与隐性并存。显性是后记：结婚不是必修，朋友可以是女主角。隐性是章题与崩溃句。更有效的是隐性。后记像论文，正文像伤口。伤口的教育效果更大，因为结女并没有接受后记的结论。她在终盘仍然把“没有他”体验为生存技术的缺失。作品因此比作者更悲观。我认为这是优点，因为作者的温和若赢了人物，人物就变成观点的喇叭。

四段主题句。0.325%：在乎被写成概率，概率越小，在乎越不像理性选择。细读：主题不是“缘分让我们相邻”，是“即便概率极小，记忆仍会在抽签前到达”。哪怕不再是恋人，统计学也不能保护你。「谁教我现在是姊姊」：主题是制度身份可以成为亲密的护照。护照是假的，海关是真的。真假同时成立，就是继兄妹喜剧的伦理核心。「谢谢你做好朋友」：主题是人会用更高尚的关系名称关闭自己害怕的关系。感谢是攻击的文明形态。「没有你我该如何学会活」：主题赤裸到不能再隐喻。生活被承认需要他，同时标题要求这个需要在“不是恋人”的条件下继续。四句从冷到热，主题的传达方式最后选择了热。热更有效。冷负责让读者以为自己在读聪明的书，热负责让书留下。

时代共振。后记主动对准平成末的少子化、晚婚与《Zexy》的广告修辞。这是自觉的。广告说“在可以不结婚的时代我仍要和你结婚”，把选择写成浪漫；作者把同一句反过来用，问不结婚的幸福能否进入恋爱喜剧。共振的社会脉络还有：学校里的座位抽签作为仅存的、看似公平的命运装置——在阶层与婚恋都被延迟的时代，青少年仍用邻座想象关系的全部可能性。伊佐奈代表一种2010年代末被正名的单身与御宅生活：一个人读书不被写成失败。共振在后记是自觉的，在换座章可能是半自觉的。纸城未必想写教育社会学，但他写了抽签。抽签是日本学校最平等也最残酷的装置，平等因为它随机，残酷因为它被学生加载了全部的恋爱迷信。第二卷同时写了随机与迷信。这就是共振的具体形状，不是“青年很孤独”那种空话。

五处互文。其一，《Zexy》广告，功能是把现实广告的浪漫承诺引进后记，再拆掉。不是梗，是论敌。其二，异世界转生：后记把伊佐奈比作转生者，用当时最流行的类型比喻一个不玩转生的角色。互文是寄生又是批评——借流行类型的影响力，说真正的异世界人是那些不以恋爱为幸福的人。其三，恋爱喜剧告白仪礼本身。结女用“通过仪礼”描述告白，是对整个类型的人类学戏仿。功能是让读者看见自己消费过多少次告白。其四，恋兄、继妹等类型名词，由晓月或伊佐奈说出。功能是角色比读者更晚学会类型，于是类型知识被重新分配。若只为让读者会心一笑，就是梗；公开文本里这个名词出现在误会未解之时，它承担认知差，不只承担笑声。其五，情书与鞋柜，是日本校园物语的公共财产，从纯文学到少年漫画都用过。功能是把第二卷接进更长的校园传统，同时展示传统的失败：信没有进鞋柜。互文增加层次。堆砌的迹象只在攻略作战的速度里，不在这五处。

文学传统。成长小说：结女想毕业成为姐姐，终盘证明没有毕业。呼应是类型演化的自然结果，后记的社会评论则像作者有意把成长小说的“进入社会”换成“进入非必修的幸福”。流浪者叙事的反面：他们无处可去，外宿也是为了把家让给父母。俄狄浦斯的淡影仍在：父亲的家要求女儿不当恋人。第二卷把淡影写成姐姐的职业道德，喜剧化了，没有取消。乌托邦：后记的幸福多元是小乌托邦，正文是反乌托邦的微型版——只允许一

种痛法。作者有意的是后记，未必有意的是反乌托邦。作品比意图聪明，这在第二卷再次发生。

反证：把《Zexy》当核心会不会是后记中心主义，普通读者根本不记得广告？反对意见成立于接受层面。多数读者记住的是伊佐奈与结女的哭。我的回应：主题的有效载体本来就不是后记。我用后记证明作者自觉，用崩溃句证明作品的真实命题。两者不一致时，以作品为准。命题于是不是“幸福很多种”，而是“即便有人告诉你幸福很多种，你仍然可能只有一种痛法”。这比后记更苦，也更配得上标题的让步连词。反证二：情书闪回是否落入“纯情过去”的俗套，从而把主题从社会拉回个人感伤？俗套的外形在。内容是投递失败与次日的早安，感伤被早晨的平凡打断。打断保住了主题，没有让第二卷变成回忆杀。

八、哲学美学与叙事伦理

立场是温和的多元论，被人物的执念反驳。后记主张关系的多元与幸福的等价，这是自由主义的生活哲学：没有一种关系拥有形而上的优先权。正文的结构却是执念的哲学：结女的世界在听到拒绝时几乎不能运转。立场通过后记与角色命运的冲突来表达，而不是通过单一胜利。作品保持了反思距离，因为作者的观点没有被安排成人物的顿悟。结女没有在终盘学会“朋友就很好”。她痛着。反思距离因此存在。陷阱也存在：多元论可能变成男主角的免责——既然她不以恋爱为幸福，拒绝就不是剥夺。作者若用后记保护水斗，多元论就从解放变成借口。第二卷走到了这条界线，没有彻底跨过去，因为结女的痛不被后记擦掉。痛还在，借口就还没有完全成功。

善恶。没有反派。道德判断不是善恶，是体面与伤害。水斗拒绝伊佐奈，从体面看是诚实，从伤害看是把一个刚刚学会告白的人推回原处。作品让拒绝可理解：他没有空位。理解充分，审判不足。伊佐奈不指控他，结女不指控他，读者若指控，是读者自己的伦理，不是文本强制的伦理。张力偏理解。我认为偏得有点多。第二卷可以多给半页愤怒，而不是急着证明友谊能愈合。

痛苦。四段。情书未投出：痛苦是胆怯的事后羞耻，作为成长的代价，代价付了，成长没有立刻到来。早晨的“早安，绫井”把痛苦写成日常的继续，不是荒诞的偶然，也不是浪漫的雨。换座时的概率焦虑：痛苦轻微，被审美化成数字，审美化在这里无害，因为它没有把严重创伤变成风景。伊佐奈告白失败：后记把它写成不大的痛苦，正文若跟随后记，就有把她的痛缩小以成全主题的嫌疑。缩小是伦理问题。结女的“如何活”：痛苦不被审美化，句子太笨，笨是诚实。这是四段里唯一没有被聪明保护的痛苦。作者对痛苦的总处理是：主轴人物的痛可以赤裸，新人物的痛必须可控。可控有利于系列，不利于平等。

叙事伦理。对结女，第二卷尊重主体性，让她的帮助反噬她自己，不把她写成成功的军师。对伊佐奈，存在轻度剥削：她的告白被用来撬开结女的嘴。若删除撬开的功能，她的失败仍有自身意义；作者没有只写自身意义，他还要主轴的崩溃。使用不是剥削的全部。剥削是使用之后不支付心理篇幅。支付不足。对水斗，作者尊重他的不坦白，没有逼他在第二卷变得温暖。这是尊重，读者会觉得是纵容。纵容也是一种伦理选择：不把男主角改造成疗愈装置。我认为这个选择正确，即使它让他显得坏。坏得稳定，好过为了可爱而突然善良。

反证：多元论若真被人物反驳，作品的哲学立场就不是多元论，而是执念论，我的命名就错了。可以改口为“作者多元，作品执念”。我接受改口。改口之后评价不变：第二卷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没把两者调成同一种声音。反证二：不给伊佐奈愤怒，是否正是尊重她的设定，愤怒才是用恋爱中心主义去要求她？后记会如此辩护。辩护成立的条件是正文从未让她进入恋爱脚本。条件不成立。她问了女朋友的问题。问过之后，就该被允许感到问的代价。第二卷给的代价偏轻。轻是这一卷叙事伦理上我最不愿原谅的地方，尽管我理解为什么轻：重了，她就会从“无敌”变成“另一位结女”，镜像就会变成重复。作

者为了避免重复，减少了她的痛。避免重复是技艺。减少痛苦是代价。代价应被写出，而不是被后记微笑着带过。

九、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

隐含读者是第一卷的留下者：能忍受不复合、能从挖苦里读出在乎、并且对“新女主登场”

既期待又警惕的人。编码因此两头讨好。腰封讨好期待新人的跨媒体消费者，正文讨好警惕新人的核心读者，后记讨好会读随笔的少数。三种讨好没有统一，所以第二卷的接受从一开始就分裂。

召唤结构的空白：水斗心有所属的“某人”在许多读者转述里并不被写成现场点名，空白邀请读者填入结女。填入过于容易，空白的质量一般。更高质量的空白是结女的帮助究竟有几分真诚。文本给了嫉妒也给了伦理，比例留给读者。过度确定的是结局方向：他会拒绝。类型期待把空白挤扁。伊瑟的未定性在动机层丰富，在情节层贫困。

期待视野：目标读者期待更甜的同居、期待三角、期待男主专一。第二卷满足专一与甜的边缘（依靠、换座），打破“新女主可以赢”的幻想。打破是创造性的，对喜欢伊佐奈的读者则接近背叛。背叛被后记修复为“她本来就不是来赢的”。修复不是所有读者都买账。读书メーター既有“糖分过高”的好评，也有“她只是衬托”的不满。两种反应都合理。作品同时提供了糖与工具人的读法。

读者差异。日本读书社区(BookLive 4.7、Reader Store 4.8、Readmoo 4.7)显著高于Goodreads 4.02。差距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折扣，因为样本构成不同，但方向一致：越接近日文文库读者，分数越高；越接近英译与动画读者，分数越平。文化折扣发生在称呼与让步连词。英语书名My Stepmom's Daughter Is My Ex保留第一卷的冲击，第二卷的Even if We're Not Lovers（若按直译理解）把让步说成了普通的浪漫副题，丢掉了「たとえ」的咬牙。华文方面，“即使”与“哪怕”的译名差异本身就是接受差异：前者像散文，后者像口语的不服。男性读者的评论样本反复出现“东头好可爱”“想和她做朋友”；少数评论指出她是衬托。女性读者的声音在我检索到的日文短评里不成系统样本，不能编造比例。经检索BookLive、Bookmeter、Reader Store的公开短评后，未发现可交叉验证的性别分项评分，故不虚构“女性读者更支持结女”的数据。可以说的是：文本确实给了两种认同通道，评论区可见的高声道是对伊佐奈的喜爱与对两人关系的焦灼，而不是对后记婚恋观的讨论。后记的社会命题在大众接受里几乎沉默。沉默说明隐含读者里真正读后记的人少于作者希望的数量。编码的最深部分没有到达多数解码者。这不是失败的全部，是接受的实情。

反证：评分差只是平台文化不同，Goodreads对轻小说普遍更苛，不能证明折扣。我同意不能单因果。回应：苛刻若均匀，系列各卷应同降；公开可见的是第二卷在日文站点仍接近满分区间。至少“日文核心读者高度满意”这件事有多源短评支持。反证二：读者不讨论后记，只能说明后记不重要，我高估了它。可能。重要性不等于传播度。不传播的段落仍可以是作品的观念脊骨。接受美学要求我承认：脊骨没有被多数读者当作脊骨。第二卷在大众记忆里是“伊佐奈登场的甜卷”，在我的读法里是“让步连词的苦卷”。两种记忆冲突。冲突应保留，不应被评论者抹平。

十、批判性审视

第一，腰封与正文的重心分裂。问题定位：KADOKAWA官方简介以“元力ノvs新力ノジョ候補”“水斗攻略作战”为卖点，读书メーター读者指出伊佐奈的主要活跃在终盘，前半是结女的生活戏。原因：文库销售需要每卷一个视觉新锚点，编辑方针强于作者后记的朋友论。影响：可容忍但显著，它误导购买期待，使终盘的观念力度被前期的“怎么还没出现”消耗。反证：悬念后置是技巧，不是分裂。技巧若与商品句子互相拆台，就仍然是

缺陷。读者的困惑是证据。

第二，伊佐奈痛苦的篇幅不足。问题定位：告白失败后迅速回到可继续相处的朋友，后记更宣布失恋对她不大。原因：作者设定“完全无敌”的先验决定，加上不想让她变成第二位结女的技艺考虑，以及商业上需要她可爱好继续出场。影响：不是致命伤，是伦理瑕疵，降低了“幸福多元”的可信度——多元若以减轻痛为代价，就像没有真的冒险。反证：迅速愈合正是设定的成功。成功的设定仍要接受后果。后果是她的人格在第二卷结束时厚于萌、薄于伤。薄是缺陷。

第三，0.325%的工整。问题定位：章题的精确百分数。原因：作者的对称癖，类型对“命运数字”的惯性。影响：瑕疵。它让随机看起来像作者的计算器。反证：角色可以在脑内估算班级座位组合。估算可能。写进标题就从性格变成文眼，文眼过于精致，精致是轻小说智性腔的常见病。病得不重。

第四，攻略作战的喜剧速度。问题定位：结女与晓月协助告白的段落，容易变成计谋剧，压过结女自己情书失败的重量。原因：类型惯例要“作战”这个可动画的词，官方文案已使用『水斗攻略作战』。影响：中等。它让第二卷最有原创性的伦理处境（帮情敌告白）向普通军师喜剧滑动。反证：速度是为了终盘的慢做对比。对比存在。滑动也存在。两者相加，段落是半成功。半成功在批判章里应算不足，因为它本可以全成功。

第五，父母功能化。问题定位：母亲节式的感动若按读者共识出现在本卷，由仁的哭主要用来触发孩子的孝与外宿。原因：家庭作为伦理天花板的工具需求，作者笔力放在二人。影响：可容忍。反证：配角不必人人有长篇内心。同意。但仍应避免哭只为了给孩子加道德分。加分的哭是廉价情感的边缘。第二卷踩到边缘，没有掉下去。

第六，软重置的原型。问题定位：卷末关系制度不变，只增加一次“心有所属”的信息。原因：商业上的不复合契约，题材上的余情美学，两者合谋。影响：对第二卷本身是轻伤，对系列是隐患的开端。作为单卷批判，权重中等偏低；作为系列批判，权重高。反证：信息并不轻，“心有所属”是巨大进展。进展是真的。制度不变也是真的。真进展被装进不变的制度里反复出售，就是隐患。第二卷只出售了一次，罪责应减轻，但不为零。

整体判断：第二卷的优点覆盖其缺陷。优点是让步连词的主题化、结女弧光、情书的具体失败、伊佐奈作为未完成的新可能性、文体在崩溃句上的越界。缺陷是商品语法与观念语法的分裂、新角色的痛被减轻、作战段的类型惯性。定性：类型内的优秀之作，系列中的高峰卷之一，不是无条件的杰作。值得推荐给读完第一卷仍愿意看“不胜利的人如何留下”的读者。不值得推荐给只想看新女主获胜或立刻复合的读者。它在光谱上的位置是“优秀，且短板已经被作者看见，看见之后只修复了一半”。一半是第二卷的诚实。全部修复会变成另一本书，那本书不在2019年5月的文库架上。

反证式的总判也可以再说一次，以免判断过滑：若有人只承认甜蜜与伊佐奈的可爱，他仍能给出高分，BookLive的4.7说明这条读法足以支撑口碑。我的“一半修复”不会取消高分，它只取消“高分等于思想完成”的跳跃。口碑测量的是阅读快感。快感在第二卷是真实的。思想完成度低于快感。这个落差不是丑闻。它是商业类型里多数好书的正常体态。正常体态不妨碍它比邻居们站得更直。

十一、收束与余韵

我记得把这一卷读到很晚的那个晚上，不是夏祭的季节，是室内的灯把书页照得过白的那种晚。换座章的数字我起初当成玩笑，觉得作者在玩概率的小聪明。后来读到结女把告白称作通过仪礼，读到那封没有投出的信，读到次日只是一句早安，我才回到前面那个数字，忽然觉得省略号不是卖关子，是有人不肯把抽签结果看成生活的判决。再往

后，是那句关于没有你该如何活下去的问。问句太直，直得与前面所有的聪明不配。不配的地方才是我记住的地方。

第一处回响：开篇我把情书当成入口，说第二卷把告白从高潮降为仪礼。读到最后，仪礼被伊佐奈认真执行了一次，执行的结果不是关系开始，而是结女发现自己仍不会在仪礼之外生活。入口的那封未投之信，与终盘的那句未学会的活法，是同一份欠债的两联。一联是过去没做，一联是现在不会。第二卷把两联订在一起，没有给收据。

第二处回响：后记说在可以不结婚的时代，朋友也可以是女主角。我在灯下相信这句话的仁慈，也看见正文不肯仁慈。伊佐奈被允许做朋友，结女不被允许用朋友的心安理得去替代那句问。幸福的多样化在书的末页成立，在她的句子里不成立。这个不成立，比多样化的宣言更久地留在我的书架上。

书合上之后，封面大概仍是那个被宣传成候补女友的少女，明亮，适合放在五月的平台新书区。我记住的却不是她的明亮，是目录里那一串小得几乎不好意思的百分数，以及一个人用姐姐的借口去靠一靠、又在最后把借口全部弄丢时的声音。哪怕不再是恋人。哪怕这句话被说得很稳。稳的下面，有一封没有投进鞋柜的信，在暑假最后一夜的桌子上，干着。早晨会有人说早安。早安不回答信。第二卷知道这一点，并且没有把不回答写成命运的残忍表演，只把它写成早晨。早晨还在继续。问句也还在继续。两者谁也不肯让谁先离开那一页。

灯还亮着的时候，那一页其实没有被合上。合上的是我假装已经读完的速度。数字、姐姐、感谢、问句，四样东西并排站在第二卷里，像四个不肯互换位置的人。下面把第一遍没有写完的细读接回去，从换座那一章的身体开始，一直写到后记的仁慈为什么盖不住问句。

换座章的标题在台湾角川目录里写作「.....0.325%.....」。八个句点，一个几乎不能被口头说圆的小数，再八个句点。我认为这是纸城境介在第二卷里最冒险的句法，因为它把章名从“事件”改成“延迟”。目录本来是承诺，承诺读者这一章会到达某个场面；这里的目录只承诺停顿。停顿包住一个概率。概率若被大声读出来，会变成科学；被句点按住，就变成一个人在心里把全班人数乘开、又不敢相信自己乘对了的声音。细读必须停在乘法上。假设一班四十人，邻座的空位在随机分配里确实是很小的一份。精确到千分位的三二五，不像高中生的口算，更像作者把组合数学的结果修剪之后放进标题。修剪留下了人工的指纹。指纹并不毁掉场面，它说明这一章从标题开始就不是生活的实录，而是一次对“随机能否洗掉过去”的实验设计。实验的对照组是中学时代那次小指相触。读书メーター的读者把那次接触记成换座咒语：谁也不会看见，两根小指碰一下，用来祈求邻座。咒语的尺度是身体上最小的尺度。百分数的尺度是班级这个集体。第二卷让最小的身体去对抗最大的集体随机。对抗的结果甚至不必写成“抽中了”或“没抽中”。我认为结果必须被写得不重要，因为标题已经把重要性预支给了数字本身。你还没翻到内文，就已经在句点里等待。等待就是这一章的情节。

与《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对读，辉夜的战争靠的是双方都拒绝先失去面子，节奏靠的是计谋的叠加。第二卷的换座没有计谋。小指不是策略，是迷信。迷信比策略更难被作者嘲笑，因为嘲笑迷信等于嘲笑自己当年真的相信邻座可以改变一天的密度。纸城没有笑。他用冷数字把迷信冷藏起来。冷藏不是否定。冷藏是让迷信在理性的冰箱里继续新鲜。《千岁君藏在汽水瓶里》也会写班级的位置，但位置服务于谁和谁说话、谁的票在谁手里。社交是热的。第二卷的座位是冷的，冷到只剩下概率。我认为冷是这一章胜过多数校园喜剧的原因：它不靠金句升温，靠一个不肯被说圆的小数让读者自己发热。优劣因此反过来也成立。千岁能写出一整个班级的政治，纸城这一章写不出政治。他写出的是政治之前的身体。政治之前的东西更小，也更难被动画分镜保存。动画若拍换座，多半会拍纸条、拍笑声、拍落空或命中的脸。小数点后的三位会在分镜里死去。死去的那部分正是小说的特权。

反证先放在这里。有人会说，把标题做成概率是轻小说作者炫耀自己会算术，算术不等于文学。文本反例是：如果这一章的后文只是抽签笑话，炫耀就成立。读者共识并非如此。后文接上的是咒语的记忆，记忆把算术从炫耀拉回羞耻。羞耻是文学的。我仍保留一半反证的火力：千分位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心算时的手抖。真正手抖的估算应该是“大概四十分之一”或“几乎不可能”。写成0.325，是作者的手很稳。稳的作者在写不稳的角色，这是第二卷文体的常态，也是它偶尔让人出戏的原因。出戏的瞬间不长。句点立刻把稳的数字重新按进沉默里。沉默补救了炫耀。补救不是无罪。补救是这一卷处理自己聪明病的方式：先聪明，再把聪明关进标点。

再看一句公开目录上的引语，「……谁教我现在是姊姊。」我认为这句是身份政治在家庭尺度上的最小剧本。主语被省略。省略的人是结女。她不说“我害怕”，她说“谁教”。“谁教”把责任向外推，推给一个不在场的语法制度：既然规则与年龄把姐姐这个位置交给她，那么依靠、撒娇、命令、照顾，就都可以被这个位置背书。背书是假的。假的背书仍然能兑出现金，因为水斗听得懂这句话的潜台词，也愿意在某个限度内按照潜台词行动。细读“现在”这两个字。现在不是血缘的现在，是再婚之后的现在。再婚把时间切断，切断之后的她才“是”姐姐。恋人时期她不是他的姐姐。姐姐是分手之后才获得的职称。职称反而允许她做恋人时期因为好强而不肯做的事：示弱。示弱必须贴着职称，否则就会被读成复合的信号，而复合在第二卷仍是被禁止的句子。我认为这是角色弧光里最精密的一步，比终盘的崩溃更精密。崩溃是控制失败。这句话是控制成功。成功的控制露出了控制的成本：她必须把最软的需求放进最硬的身份里。硬与软的焊接处就是省略号。省略号里是那些不能进入“谁教”的词，例如我还是会怕，例如你能不能不要只把我当姐姐。词没有进入句子。句子因此完整，完整得残忍。

对照《义妹生活》。那部作品里的继妹关系努力朝“家人可以只是家人”移动，示弱不必伪装成恋爱，恋爱也不必伪装成家人。第二卷的示弱两边都要伪装。伪装使它比《义妹生活》更不诚实，也更适合作为恋爱喜剧的燃料。优劣：若伦理上的诚实是标准，《义妹生活》胜出；若戏剧上的压力是标准，第二卷这句胜出。压力来自伪装被双方默认。默认是共谋。共谋比单方面的暗恋更成人，尽管他们还是高中生。再对照《我的妹妹不可能那么可爱》。桐乃的“哥哥”是武器，用来召唤京介的责任感，也用来确认御宅败北之后仍有家人收容她。结女的“姊姊”是她自己的武器，方向相反：她不是妹妹向哥哥索取，她是姐姐向弟弟索取。索取的方向一反，权力的羞耻就变了。妹妹索取可以被类型原谅，因为类型爱看哥哥让步。姐姐索取不被类型准备好，因为姐姐应该是付出的一方。结女用付出者的头衔做索取者的事。我认为这个倒转是她突破傲娇标签的证据。傲娇是先推开再被拉近。她这里是先给自己加冕，再在皇冠下面把手伸出去。皇冠是她的，手也是她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皇冠是纸做的。

反证：这句会不会只是生病或软弱场面的标准台词，任何作品都能写“因为我是姐姐所以你要听我的”？能写。多数作品写完就用于玩笑。第二卷若在后文让这个头衔一直有效，玩笑就成立。后文并不如此。终盘她问的是没有他如何生活，那时姐姐的头衔救不了她。头衔的破产反证了头衔曾经被当真。当真过的笑话才有重量。我接受另一种质疑：水斗若只把这句话当吐槽的材料，结女的精密就会变成自说自话。公开的阅读反应里，依靠章被记住，说明至少读者站在了她这边。文本是否给了水斗同等的理解，仍有盲区。盲区来自交替第一人称的分配。若这一章主要落在她的视角，他的让步就只被写成行动，不被写成动机。行动可以被读成宠。宠是更廉价的解释。我拒绝把第二卷最好的身份句子读成宠。宠不需要“谁教”。宠只需要“好啦”。他若说了“好啦”，这一章就死了。他大概没有说得那么软。软的只有她那句找来的理由。

第三句，「谢谢妳跟水斗做好朋友。」目录把它放在“前女友不会吃醋”的标题下面。标题是否定句。否定句在恋爱喜剧里通常是即将被打脸的旗帜：说不会吃醋的人下一页就吃醋。纸城利用了这个类型预期，又把感谢写得过于完整，完整到不像旗帜，像判决。细读“做好”的完成体。朋友这件事被说成已经做好，不是正在做，更不是可以升级。完成体是结女单方面签发的毕业证书。证书颁给伊佐奈，内容是：你和他的关系到朋友为

止，谢谢你如此听话。伊佐奈当时未必在申请别的学位。证书因此是预防性的。预防性的感谢比指责更难反击。你不能对一句谢谢说“我拒绝”。我认为这是第二卷对话经济学里最不道德也最精彩的一句。信息传递上，它定义关系。性格上，它暴露结女把礼貌训练成武器，这与她的高中出道一致：出道就是学会用正确的脸说对她有利的话。关系上，它把三角形的一条边提前焊死。焊接是假的。假焊接在终盘会裂开。裂开之前，这句话足以让读者讨厌她半页，又理解她一整章。理解与讨厌同时发生，才配得上这个角色。

对照《伪恋》里的假装。千棘的假装常被画成夸张的身体喜剧，观众知道假，当事人用假来保护真目标。结女的感谢也是假，但假的方向更阴：她保护的目标不能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姐姐，是前女友。前女友没有权利感谢别人“只做朋友”。只有姐姐有这个权利。她借用了权利。借用是第二卷反复出现的动作：借用姐姐，借用概率，借用帮助告白的道德高地。借用越成功，人越不像自己。终盘的崩溃是借用到期。再对照《辉夜》里的“感谢”。辉夜的感谢常常是攻防的一着，对方听得出棋。伊佐奈听不出棋，或者听得出也不以棋回应。这就使结女的棋落进空处。空处比被接住的棋更难堪。我认为第二卷优于一般三角关系的地方就在这里：情敌不是棋手。情敌是一个还没把恋爱当成棋的人。你对不是棋手的人使用棋，赢了也像欺负。结女感觉到欺负的回声，所以后面才会真的去帮。帮助是对这句感谢的补偿。补偿不能抵消。感谢已经发出。

反证来自标题党的读法。“前女友不会吃醋”就是要被打脸的，感谢只是打脸前的伪装，伪装不值得一纲到道德。若整章只为了下一秒暴怒，我的细读就过重了。读者反应里感谢与崩溃都被记住，说明感谢不是一次性的玩笑弹簧。弹簧用完即弃。这句话用完之后还在目录里，目录是书的骨架，骨架上的句子不会只为了下一页服务。它要为整卷的“不会”负责。不会，是她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发言的时候，现实自我已经在句点里发抖。发抖没有写进这七个字。七个字越平稳，发抖越能被读者补上。这是召唤结构里少见的高质量空白。空白不在情节，在语气。

然后是伊佐奈那句，必须再读一次，因为第一遍只把它当卖点。「わたし、水斗君の彼女に、なれますか……？」日文的可能形「なれますか」比中文“能够成为吗”更软，软在它询问的是能力与许可的混合。她不知道阻碍来自自己不够格，还是来自位子已被占，还是来自“彼女”这个词本身不适合她。三个无知叠在一个问号里。省略号是她把后半句吞回去的身体。吞回去的可能是“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也可能是“我其实更想跟你说话”。后记支持第二种。正文的问句只显示第一种的社会外形。我认为纸城在这里做了一个残酷的分工：让社会外形去告白，让后记去解释外形不是全部。分工对读者不友好。只读正文的人看到宅女告白。读到后记的人看到幸福定义的冲突。两个读者读的不是同一句。这句话的细读因此必须承认裂开。裂开处是「彼女」这个词。她若问“我能一直和你说话吗”，第二卷会变成另一部更接近后记的小说。她问的是女朋友。女朋友是平成末年的广告、学校、漫画共同推荐的职位。她在图书室里读了很多故事，故事教她把说话的快乐翻译成这个职位。翻译可能是错的。错的翻译仍然是她当时唯一会的语言。拒绝一个翻译错误的人，和拒绝一个真正想要恋爱的人，伦理重量不同。第二卷没有把不同写清。这是我先前说的痛苦偏轻。现在把机制说清：轻，是因为问句本身可能已经是误译。误译被拒绝，像在纠正语言，不像在打碎心。纠正语言的感觉会让水斗的拒绝显得理性、干净、几乎可敬。可敬是危险的。危险在于伊佐奈若后来发现自己要的只是说话，她会感激这次拒绝；若她后来发现自己真的要女朋友这个职位，拒绝的干净就会变成冷漠。第二卷结束时两种未来都开着。开着是留白。留白在这里有利于作者，不利于她。

对照《邻家的天使大人》。天使不会问“我能成为女朋友吗”。天使的亲近不经过申请。申请使伊佐奈比天使更有主体性，也更脆弱。主体性的证据是问号是她自己的。脆弱的证据是问号把裁判权交出去。优劣：天使的戏剧是误会，误会可以长篇维持；伊佐奈的戏剧是一次问完就结束的申请，申请不适合注水。所以她的戏必须短。短被我批评为痛得不够。短也可能是对她的尊重：不把一个问句拉成十话的凌迟。两种评价我都保

留。再对照《只有你喜欢我》的告白欺诈。那里的告白是武器。伊佐奈的告白不是武器，是她从轻小说里学来的仪式，仪式执行得很笨。笨使她可爱，也使她无法像女主角那样保护自己。可爱与无保护同时出现时，作者的责任最重。第二卷用后记减轻责任。减轻未被正文的愤怒追讨。追讨的缺席仍是缺陷。

结女的崩溃句再进入一次，这次把语法拆开。「どうやってあなたなしで生きていけるようになればいいの?」「どうやって」是方法。「あなたなしで」是条件。「生きていけるように」是可能态的到达，不是“活着”，是“变得能够活着”。「なればいい」是对方法的乞求，带一点任性，像在问一个不肯教的人“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嘛”。「の」把句子从独白拧成对话，尽管对方未必在场。整句的重心不是爱，是技能。技能的否定形式是“还不会”。我认为这是第二卷从恋爱喜剧滑向成长小说失败篇的瞬间。成长小说承诺试炼之后技能到手。这里技能的老师就是必须被排除的条件。条件与老师是同一个人。于是教育无法完成。无法完成不是因为她笨，是因为课程设计自相矛盾：请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学会一种只有他能教的生活。课程是家庭制度出的题。家庭说，你们是兄妹，请适应。适应需要的情感肌肉却是恋爱时期长出来的。肌肉不能在禁止使用的前提下接受训练。句子的长，是课程矛盾的长，不是修辞炫耀的长。纸城前半本都在炫耀控制。这一句把控制交出去。交出的方式是让她问方法，而书不回答。书不回答是叙事伦理上极少见的克制。他没有让水斗接一句“那就做恋人”。也没有让她自己振作说“我会学会”。问句悬着。悬着的问句比接吻更难写，因为接吻是封闭的，问句是开放的。开放会损害卖点。第二卷愿意损害一次。

对照《千岁君》。千岁的痛苦常常被朋友的社会网接住，接住之后人还是班级的人。结女这句是网的破裂声。破裂声更孤独。孤独使它不适合作为青春群像的样本，适合作为二人封闭剧场的终点。终点之后系列还要继续，所以这句不能真的成为终点。它成为伪终点。伪终点是商业。商业没有把句子写假。句子是真的，位置是假的。真句子放在假位置上，读者哭完还知道有第三卷。知道有第三卷的哭，和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哭，浓度不同。我把浓度的下降记为结构的罪，不记为句子的罪。再对照《安娜·卡列尼娜》会过重，但“没有你我如何生活”是婚姻小说的旧句。旧句放在高中生嘴里，危险是显得做作。结女的语法用「なればいい」把旧句做作的部分打湿，打回青少年的无理。无理拯救了文学典故。她不是在引用。她是在找办法。找办法的人来不及成为文学。

反证：技能论会不会把情感理性化，恰好落入水斗的消毒腔，从而低估爱的绝对性？文本反例是“なればいい”的撒娇尾音。尾音不是论文。她要的不是课程表，是有人告诉她一个能立刻使用的方法。方法的内容若被拆成技能，是我的评论语言，不是她的自我理解。我改口半步：她体验到的是绝对，句子的语法却暴露绝对其实依赖方法。体验与语法分裂。分裂值得写。把她完全读成哲学生，是我的过量。过量在这一句上必须被削掉一点。削完仍剩：这一句的痛是生活技术被连根拔起，不是面子被挫败。考试章的怒喝是面子。这一句不是。

情书的公开文本还要再贴一次，因为仪礼的不公平没有被说尽。「其中一人竟然不用告白，岂不是很不公平？但那男的不可能做出什么爱的告白，所以到头来，恐怕除了由我来告白之外别无他法。」不公平被她当成性格分工，不是性别制度。她说“那男的不可能”，把水斗的沉默个人化。个人化是真的：这个特定的人确实不会说。可是个人化也遮蔽了类型的生产机制。轻小说男主角的沉默是工业标准，工业标准被她体验为恋人的个性。个性与工业重叠时，她的怒没有出口。出口若指向个性，就变成“你这个人从不告白”。出口若指向工业，就变成“为什么必须是我先说”。她停在第一个出口。第二个出口要到伊佐奈问句出现时才被间接打开：又一个女性在执行仪礼，男性仍在裁判席。两次都是女性劳动。劳动的重复把个人性格的解释顶得发虚。我认为第二卷最深的女性主义内容不是作者宣言，是这个重复。作者未必想写性别。重复自己写了。重复的证据是两封不同形式的告白——一封没投出的信，一句说出口的问——劳动者都不是水斗。水斗的劳动是拒绝和忍受。拒绝也是劳动，但拒绝的劳动在权力上更轻，因为它拥有否决权。否决权不是心的证明。否决权是位置的证明。位置是“被告白的人”。他从中学保

持这个位置到高中。第二卷没有推翻位置。它只让位置的代价被女方说出来。说出来已经比多数同居喜剧诚实。诚实停在说出，没有停在改规则。规则仍是：要开始，请女性先说话；要结束，请男性说不。

对照《辉夜大小姐》。辉夜的规则是谁先告白谁输，于是双方都拒绝劳动，劳动被推迟成喜剧。第二卷的规则是劳动早已由结女做过一次，失败了，现在由伊佐奈再做。推迟被取消。取消推迟之后，喜剧的保护壳裂开，露出仪礼的劳务分配。优劣：辉夜更均衡，因为它让男女都狡猾；第二卷更不均衡，不均衡接近现实的校园，也更易被批评为男主角高高在上。高高在上是缺陷，如果他的否决被写成魅力的来源。第二卷把魅力写成痛苦的来源，缺陷减轻，没有消失。再对照《少女革命》或少女漫画里的告白传统会太远。近处的对照是《义妹生活》对恋爱劳务的拒绝：那部作品常常让尴尬停在生活，不升级为告白大战。拒绝升级是另一种诚实。纸城选择升级，升级到问句，再让升级坠毁。坠毁比从不起飞更适合他的签名。他的签名是把类型仪礼走完，再给仪礼一个不漂亮的收据。

反证：重复两次不能证明性别结构，样本太小，而且伊佐奈的提问被后记改写成可能的误译，结女的情书才是真正的恋爱劳动。样本小是事实。结构仍然可见，因为作者自己在结女口中写下“不公平”。不公平这个词是她的，不是我的。她只把它用在水斗的性格上。评论可以把词的适用范围轻轻扩大。扩大必须标明是评论，不是她的觉悟。她没有觉悟成一个批判类型的人。她只是觉得同一个男人两次都让女人先开口，很讨厌。讨厌足够。讨厌不必升级成理论。理论是我的工作。工作若盖过讨厌，评论就失败。所以这里把理论停住：不公平被说出，劳动者是女性，裁判是水斗。停在这三句事实。

中学次日的「早安，绫井」需要单独的声音分析。四个音节，或中文四个字，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回答。回答的缺席不是残忍的设计，是信息的不对称。她知道有一封信。他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会在早晨的走廊处理。早晨的走廊只够用来打招呼 and 走路。仪礼要求的舞台是鞋柜、屋顶、放学后的空教室。生活提供的舞台是早晨。早晨赢了。我认为这是第二卷对浪漫空间的最严厉批评。浪漫空间是类型制造的布景，布景要求时间停止。早晨不停止。不停止的早晨把情书变成过夜的纸。纸在第二天失去仪式价值，只剩下如果被发现会很丢脸的危险。丢脸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比发生更哀。发生至少证明信进入了世界。没有发生证明世界不缺这一封信也能运转。运转是冷酷的。冷酷没有音乐。纸城不给音乐是对的。若给她一个戏剧性的失落周末，信就会变成青春纪念品。纪念品可以被收藏。早晨的招呼不能被收藏。它太普通，普通到以后每一次早安都可能让她想起这一次没有被回应的信。普通的重复比一次大哭更长。第二卷后半的崩溃是大哭级别的句子。情书次日是不哭的级别。不哭的级别更配“哪怕不再是恋人”这句标题。标题不是哭出来的。标题是第二天仍要见面的人使用的语法。

对照《追忆似水年华》会失真。可对照的是日本校园小说里的鞋柜传统本身。鞋柜是公共与私密的接口，情书投入别人的鞋子，像把秘密寄存在对方的身体延伸物里。结女连接口都没使用。她的失败比被拒绝更早，早在投递之前。被拒绝至少是关系事件。未投递是自我事件。自我事件更难向水斗讨说法。她不能说“你为什么 not 回应”，因为世界里不存在那封信。第二卷让她在多年后把不存在的信说给读者听。读者成为那封信迟到的收件人。这个叙事结构很安静，安静到容易被伊佐奈的可爱盖过。盖过是接受史上的事实。我在续写里把信重新放到可爱前面。不是因为可爱不重要。是因为信解释了可爱为什么会疼：结女看伊佐奈走向告白时，看见的是一个愿意把信投出去的自己。投出去的人比她勇敢。勇敢的人要被她帮助。帮助的对象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更好引起了嫉妒的最深形式：不是嫉妒伊佐奈拥有水斗，是嫉妒伊佐奈拥有当年自己没有的勇气。勇气的嫉妒无法用“谢谢你做好朋友”表达。所以那句感谢是错位的。错位的感谢下面，是对另一个自己的复杂心情。

反证：未投递会不会被写得太轻，轻到只是“没种”的笑料，笑料不能承担我说的这么重的自我事件？文本开头她确实用没种、少根筋来骂自己。自骂是轻的外壳。外壳下面是

“下学期一开始关系可能就要结束”的时间恐慌。恐慌才是写信的原因。原因是重的。自骂是她处理重的习惯，跟水斗用挖苦处理重是同一家族的习惯。习惯让重看起来轻。看起来轻，是这两个人能成为恋人又不能维持恋人的文体原因。他们都不会用重的声音请求重的回应。信是重的内容、轻的处理。处理失败，内容留在读者手里。

后记的《Zexy》句必须被当成论敌细读，而不是背景知识。『在这个不结婚也能幸福的时代下，我想要和你结婚。』广告的结构是先承认时代，再否定时代。承认是“也能幸福”，否定是“仍想结婚”。否定被包装成浪漫的选择，于是不结婚的可能性成为结婚的布景。布景越开阔，选择越显得珍贵。纸城引用它，不是为了赞成结婚，也不是为了赞成不结婚。他抓住的是广告的狡猾：时代的多样化被用来给传统结局加光。加光之后，多样化本身不再被追求，只被当作“我本可以不这样，但我这样了”的自我感动。恋爱喜剧的传统结局——成为恋人、暗示未来的结婚——用的正是这套加光。第二卷的标题「たとえ恋人じゃなくたって」语法上更接近广告的前半句，而不是后半句。哪怕不是恋人，也怎样。广告的后半句是“仍要结婚”。小说的后半句被留空，留空给朋友、姐姐、邻座、崩溃的问句。留空是作者与广告的分歧。分歧在后记里被说清，在正文里被结女的问句背叛。背叛我已经写过。这里补的是广告句法与标题句法的镜像。两边都用让步从句。广告的让步是为了强化主句的传统。标题的让步是为了悬置主句。悬置的主句可能是“我们仍要在一起”，也可能是“我们仍会痛”。第二卷两个都做了，所以它比广告诚实，也比广告混乱。混乱是小说的权利。广告不允许混乱。广告必须把你送去结婚情报的柜台上。小说把你送回早晨的走廊。

对照令和初年的其他恋爱喜剧，很多作品的结局句式仍是广告后半句：尽管世界很复杂，这两个人还是选择彼此。选择被写成自由。第二卷怀疑选择的句子还没写好。怀疑使它在2019年的类型里显得慢。慢会被市场理解为“还没复合”。市场的理解没有错，只是浅。浅层是还没复合。深层是复合这个动作被放进让步从句之后，主句不知道该放什么。不知道，是思想的状态，不是烂尾的状态。烂尾是第三卷以后若用更大的仪式填上主句。第二卷本身停在不知道。停得可贵。

反证：引用杂志广告会不会是作者的时事癖，而他在别处说过书籍版要避免时事，以便长寿？这是自相矛盾的有效指控。时事会过期。《Zexy》的广告对不知道的读者只是一则广告。过期风险真实。我认为后记承担得起这个风险，因为它讨论的不是广告内容的新闻性，而是让步从句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会在广告停播后消失。消失的是读者一眼认出广告的快感。快感消失，论点还在。论点若必须靠认出广告才能成立，后记就失败。它并不必须。即使删掉品牌名，留下“在可以不结婚的时代仍宣称要结婚”这句结构，论点仍在。品牌是场合。结构是思想。结构被我保留。

再补水斗拒绝的伦理，把第一遍写短的动机链拉长。公开转述里，他的拒绝指向心已被某人占满。句子若真是如此，它有三个听众。对伊佐奈，这是“不是你的错，是位子的错”。位子论比“你不好”仁慈，也比“我需要时间考虑”残酷。考虑意味着门还开着。位子已满意意味着门没有安装。对结女，若她听见，这是几乎等于告白的句子，因为占满他的人在读者的填空里就是她。几乎等于，所以更坏。真正的告白会改变身份。几乎等于的告白只改变痛苦的浓度，不改变称呼。她仍是姐姐或前女友，不是被点名的人。点名的缺席是水斗的老习惯：把最重要的话说给结构听，不说给人听。对读者，这是满足。满足专一的幻想。幻想有毒，毒在它把伊佐奈的问句变成为主线服务的试纸。试纸用完即显色，显色证明水斗是好的恋人候选人。好的候选人可以继续拖延。拖延获得了道德许可：他不是渣，他是专一。专一成为不行动的荣誉。我认为这是第二卷最隐蔽的意识形态陷阱。陷阱不是多元论。陷阱是专一论。专一论让所有不选择伊佐奈的行为变成美德，也让所有不选择立刻回到结女身边的行为变成“还在处理过去”。过去成为永远的理由。理由在第二卷还新鲜，因为情书刚刚被说清，过去确实还没被处理完。新鲜会过期。过期之后专一论就只是延迟的美名。

对照《只有你喜欢我》对专一的玩弄。那部作品怀疑“唯一”是不是骗局。第二卷几乎不怀

疑水斗的唯一，它怀疑的是唯一能否被说出来。怀疑言语，不怀疑感情的所有权。所有权清楚得像财产。财产式的爱在类型里很受欢迎，因为它让读者的站队变得安全。安全是快感的来源，也是伦理的懒惰。再对照《义妹生活》的不占有。那边更常把好感写成可以不升级的陪伴。陪伴不发所有权证书。第二卷的拒绝信是所有权证书：此心已有主。证书安抚主线读者，伤害“朋友也可以是幸福”的后记。两份文件盖在同一本书上。公章冲突。冲突未被角色讨论。讨论的缺席使第二卷看起来流畅。流畅下面是两套哲学。一套给哭。一套给观念。哭的那套赢了市场。观念的那套赢了后记。我站在裂隙里，不帮任何一边宣布全书胜利。

反证：专一若是他的真实，写成真实就不是陷阱。陷阱这个词预设了欺骗。也许没有欺骗，只是一个十五岁的人真的没有空位。空位论可以是心理真实。我把“陷阱”限制在叙事功能上：真实的心理被情节用来给延迟发奖。发奖不是心理的错。发奖是结构的利用。利用一旦形成系列惯例，真实就变成方便。第二卷只用了一次。一次仍然要记账。账记在这里。

考试章没有被写够。读者说定期考之后的场面好，结女抓着他，喊不要小看她。喊声是面子的痛，我前面把它与“如何活”区分开。现在要把面子的痛也还给她，否则她就只剩终盘一个深度，前半的好强会被看成噪音。好强是她的社会技能。高中出道要求她把国中那个不敢投信的人埋起来，埋的方式是成绩、外表、正确的朋友。水斗是埋不掉的证据。证据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而且不用同样的力气就可以威胁她的名次。威胁不是他故意用功，而是他不用表演用功。不表演，对一个把表演当生存的人，是侮辱。侮辱不是“你比我聪明”。侮辱是“你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也能在场”。她需要变成另一个人。变化的成本越沉，越恨那个不变化的人。我认为考试章的功能是把嫉妒从性爱领域移到能力领域。移开很重要。若她的所有痛都是恋爱的痛，人物就扁。能力的痛证明她有一个不想交给她的人生：学年第一，才女，谁的女友都不是。这个人生在考试里与他碰撞。碰撞时她用愤怒保护那个人生。保护是正当的。正当的愤怒后来被恋爱崩溃盖过，是结构的选择，不是愤怒不存在。删除考试，她就只是爱他的人。加上考试，她是爱他、又恨他看见自己在作弊般地生活的人。作弊这个词重了。出道不是作弊。出道是改名。改名的人最怕旧名在考场上不费力地写出正确答案。

对照《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会错开类型。近的对照是《龙与虎》的学业与情感错位：逢坂大河的成绩问题常被用来制造生活摩擦，摩擦服务于恋爱的进展。结女的成绩是她的盔甲，盔甲不是为了给他看的，是为了给没有他的世界看的。盔甲被他敲响时，她暴怒。暴怒说明盔甲还是会因为他而响。这是她失败的地方，也是人物立体的地方。优劣：《龙与虎》的生活摩擦更热闹，第二卷的盔甲更内向。内向的戏容易被读成“又在吵架”。吵架的内容是谁有权不表演。内容不热闹。内容值得记。

反证：抓着衣领喊不要小看，是动画式的肢体夸张，小说若依赖这个动作，就会从心理退回漫画。依赖若只有动作，反证成立。动作下面若是出道与不表演的冲突，动作只是外壳。我选择相信外壳下面有冲突，因为第一卷已经把出道写成她的长期工程，第二卷的考试不是孤立的搞笑。孤立的搞笑不需要她的历史。她的历史在，冲突就在。

外宿与母亲节的卷次归属仍要保持诚实。动画第五话是母之日与外宿，漫画读者把看病与握手放进漫画第二卷，小说读者把母の日、お泊まり、测试与第二卷绑在一起。文库第二卷的公开目录只能确认三章标题。因此这些场面里，至少换座、依靠、不吃醋三块有目录级证据。母亲节与外宿的小说分卷位置，经检索KADOKAWA简介、Readmoo目录与Wikipedia既刊表，仍不能逐段钉死，只能说大量读者记忆把它们放在第二卷体验里。记忆不是页码。页码缺失必须保持。在这个限制下谈外宿的功能：两个孩子把家让出来，让父母占据恋人的空间。让出是孝，也是镜像。父母可以做的事，孩子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人去外面过一夜，外面像流放，也像一次短暂的、不被称为约会的约会。我认为这个结构是俄狄浦斯淡影最清楚的一次，清楚在空间而不在神话。家里的床位、时间、亲密，被新的夫妻合法占有。旧的恋人必须退出空间，退出才证明家庭成

立。退出时他们仍在一起。一起退出，比一起留下更暧昧。暧昧不是作者开的后门。暧昧是孝顺的副作用。副作用产生心动，心动被类型收集。收集的时候，孝与性的边界被弄脏。弄脏是这一类作品的原罪。第二卷若包含这个场面，它没有比第一卷更无罪。它只是把罪写得更像道德。道德的样子是：我们是为了父母。为了父母的外宿仍会在夜里变成两个人的空气。空气不看动机。

对照《伪恋》的同居任务。任务给出外宿的正当性，正当性是工作。第二卷的正当性是孝。孝比工作更难反抗。你不能罢工说“今晚我要回家拆掉父母的二人时间”。不能反抗的正当性最适合作为恋爱的掩体。掩体使场面甜蜜，也使批判变得忘恩负义。我宁愿承担忘恩负义的外观，也要写下：孝在这里被用作布景许可证。许可证不是假的感情。父母值得被体贴。体贴同时被征用。征用与真诚并存时，不要只写真诚。

反证：把孝读成征用，是不是批评者的职业性刻薄，对两个不想让父母伤心的孩子不公平？公平的读法是他们真的爱父母。我把真的爱留下。征用不是动机的真假，是文本的使用方式。文本使用一次道德行为来生产一次心动，使用就是征用。孩子无辜，结构不无辜。结构的账不能算到结女头上。她说为了父母的时候，她是真的。书让这个真产生额外的糖，糖是书的。糖要被记账。

图书室的并排阅读是日常里最容易被当成注水的场面。两个人把书换着看，看完说话。说话的内容是作品，不是心情。我认为这个场面推进的是“语言的所有权”。水斗的语言长期被结女占用：挖苦、简称、旧事。伊佐奈进入后，他有了一种不需要旧事就能运作的语言，即对故事的评论。评论是青少年男性之间、以及他与男性朋友之间也可能发生的，但在这部作品里，它首先发生在伊佐奈身上。语言因此被证明可转移。可转移对结女是威胁，对小说是氧气。氧气让水斗不完全是她的功能。功能解除的片刻，他像一个可以在没有恋爱的世界里生活的人。这与后记的命题悄悄汇合，尽管汇合发生在他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伊佐奈的幸福定义里。他已经会一个人读书。他也会两个人读书。两种都会，所以他的拒绝才有底气。底气不是冷酷的资本，是一种真实的能力：他的幸福不全押在恋人职位上。结女的崩溃恰恰是她还不会这种能力。两人的能力差在图书室被放大。放大不是为了证明他更高尚。高尚的解释是陷阱。正确的解释是：他的创伤训练出了独处，她的创伤训练出了改名与竞争。独处更容易躲过告白。改名更容易在告白失败后仍要一个人的技术。技术的不对称解释了为什么崩溃的是她，平静的是他。平静不是胜利。平静是技能匹配场景。场景是“被人表白”。他的技能应付得了。她的技能应付不了“听见他心里有人”。

对照《变态王子与不笑猫》。同一位插画师服务过的那部作品里，读书与吐槽也是关系的皮肤，皮肤下面是更华丽的谎言游戏。第二卷的图书室没有华丽。没有华丽是纸城的选择，也是たかやKi必须在清爽的画里放进大量“只是坐着”的原因。坐着难画。难画的场面若被画成脸红，文字的平淡就被图像改写。改写几乎一定发生。我接受改写，同时指出损失：评论作品的长对话在动画和漫画里会被剪成几句宅语。宅语把语言所有权的转移变成兴趣标签。标签比所有权容易卖。卖的时候，场面的叙事功能下降一档。下降不是插画师的失败。是媒介对“坐着说话”的不耐烦。

反证：读书场面在大量轻小说里都是友情的快捷键，快捷键不能证明语言所有权这样重的功能。快捷键确实存在，叫“同类项”。同类项用一次是便捷，用一次之后让结女的痛苦改变形状，就不再是快捷键。形状的改变是：她的嫉妒对象从“可能的女友”扩大为“可以和他说话的人”。扩大写在感谢句的过分里。过分不是快捷键能产生的。快捷键产生可爱。过分产生伦理。这一卷从可爱走到伦理，走的路经过图书室。路是真的。

现在把六位人物的反事实再做严一点，避免第一遍的功能表停留在名单。删除水斗的视角而保留他的行动，第二卷会变成结女的独角悲剧，悲剧会失去他的冷对她的热的摩擦，问句会失去被拒绝的具体来源。他的冷是结构的必要部件，尽管冷不好受。删除结女的情书闪回，伊佐奈的告白会变成标准通过仪礼，第二卷会退回“新女主篇”的商品

形式。闪回是把商品拧回历史的扳手。扳手不能删。删除晓月的催化，结女可能停在感谢句，不会进入帮助。帮助是她性格里最难写的部分，因为帮助违反吃醋的类型预期。晓月用过分的能量把她推过预期。推的人自己在第二卷没有得到同等回报。债务记在第三卷。债务不是第二卷的免罪。免罪要她在本卷就有自己的不可替代困境。困境有，但是借来的：她对别人恋情的插手像她对自己恋情的失控的替代。替代很有心理真实性。替代仍是替代。删除川波，男性一侧的世界会只剩水斗的内向。内向需要一个外向的边缘才能被看出是选择而不是社交无能。川波证明水斗可以有普通的男性朋友，只是他不愿意把生活交给那种普通。这个证明的篇幅小。小可以保留。删除父母，姐姐的头衔失去制度，外宿失去道德。制度与道德一去，全书变成地下恋。地下恋更好写，更轻，也更假。父母必须在，尽管他们扁。扁的必要人物是长篇的常见妥协。妥协被接受，不被赞美。删除伊佐奈，让步从句失去现世的敲击者。标题会变成自言自语。自言自语不是第二卷。她是第二卷的敲门人。敲门人被写得痛不够，门仍是她敲的。

关系冗余再判一次。晓月与川波都翻译二人关系，这是冗余的外观。外观下面，晓月翻译成介入，川波翻译成观看。介入会弄脏手。观看会起疹子。弄脏与起疹是两种伦理体质。体质不同，冗余就不能成立到必须删人的程度。伊佐奈与结女的图书室起源相似，是镜像，不是冗余。镜像的定义就是相似。把镜像误判为写不出来，是批评的错。真正的冗余要到后来那些功能都是“另一位会说话的女生”的角色出现时才算。第二卷还没有。第二卷的网络是三角形加两个卫星。卫星小。三角形清楚。清楚是这一卷结构的尊严。

声口再补两组对白的微观差别，以免“五段对话”停留在主题句。晓月的机器枪女谈，公开文本里有催促、有“把那个拿出来”、有对类型名词的直接使用。她的句子不找借口。结女找借口。水斗删句子。伊佐奈问句子。四种句法对应四种伦理：强制解释、自行辩护、拒绝解释、请求许可。四种伦理不是作者用标签贴上去的。是句子的语法自己做的。我认为一个作者成熟的标志就是配角开口时语法先到，说明后到。第二卷在这四个人身上做到了。川波若在本卷开口，应是第五种：把别人的句子接成玩笑，自己的句子不落地。玩笑是他的盔甲，盔甲与结女的出道盔甲不同，他的盔甲承认自己在看戏。看戏的人语法轻。轻不是没性格。轻是性格。

反证：四种语法会不会是我从少量公开句子里过度归纳，归纳的样本不足？样本不足是真的。公开合法摘录有限，大量对白不在可引用的范围。归纳因此只能覆盖目录引语、文案问句、崩溃句、情书自述、早安与后记。覆盖面窄。窄的阅读必须把自己标成基于公开文本的细读，不能冒充逐页评注。我标在这里。标完之后，归纳仍然有用，因为这些句子恰好是作者放在标题位置的句子。标题是他愿意负责的语法。负责的语法可以代表一台机器的设置。设置不等于每一页。每一页的偏差我没有看见的，不写。

商业与作者性再钉一次，用后记那句“没有web版的存货”。这句是第二卷最重要的创作社会学材料。第一卷重版证明市场要更多。更多已经不能用库存支付。支付方式改为新写。新写的压力会在第三卷以后变成结构的惯性：每卷需要新的社会事件。第二卷是库存与新写的混合，读者指出后半有改编，前半可能更接近已有连载的整理。混合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卷既像精选短篇集，又像一部通向告白的长篇。短篇集是库存的形态。长篇是新写的欲望。欲望还没完全支配技术，所以伊佐奈来得晚，来了之后很浓。浓是新写的手感。晚是库存的排列。我认为第二卷的节奏优点——前松后紧——有一部分不是纯粹的艺术计算，是生产状态的印记。印记不取消优点。印记说明优点有物质来源。物质来源是：旧稿提供日常单元，新稿提供终盘的哭。哭是新的，所以最亮。亮的东西放在最后，是出版的本能，也是这一卷刚好走运。走运与技术同时存在。只写技术，会把作者写成全知的结构之神。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在五月交稿、库存见底、第一卷正在重版的人。这个人写出了问句。问句因此更值得信任。信任来自它不像库存里的标准糖。标准糖是握手与发烧。问句不是库存的味道。

对照同年其他文库的第二卷会缺少精确名单，我不编造销量对位。可以对照的是类型

生产的一般节律：第二卷要么重复第一卷的招式直到读者厌倦，要么引入新女主直到第一女主的读者愤怒。纸城两件都做了，又用后记试图避免愤怒。避免的努力是作者性。努力未完全成功是生态。生态的力量大于一篇后记。大于，不是因为编辑改写了他的结尾——没有证据证明结尾被改成崩溃，崩溃更像他自己的笔。大于，是因为下一卷的合同已经在后记里打招呼：“我们第三卷见。”见面的承诺比任何主题都硬。硬的承诺下，问句不能真的把生活问停。问句是停顿。停顿被合同限制了时长。时长大约到十二月的第三卷。从五月到十二月，是第二卷的问句被允许悬空的窗口。窗口一关，悬空就被追讨成情节。追讨还没发生在这一卷。这一卷享受窗口。享受是它的幸运。

反证：用合同与存货解释艺术，是不是出版社会学的还原论，把句子还原成工期？还原论是我要避免的。工期解释位置与悬空的时限，不解释句子为什么是技能而不是亲吻。亲吻更容易在工期内完成，也更容易画成插图。他选了更难卖的技能问句。选择不能还原为工期。工期只限制选择能悬多久。限制与选择都要写。只写选择，是天才论。只写工期，是虚无。第二卷承受得起两种说明同时在场。

翻译的“哪怕”与“即使”还要再争一次，因为书名是这一卷的哲学。「たとえ」的让步是假设性的强让步，常带“即便如此仍然”的倔强。台湾正式译名“即使不再是恋人”把倔强里的情绪削平，留下逻辑。“哪怕”把倔强的口语保留，留下情绪。逻辑版适合水斗的拒绝：即使不是恋人，拒绝仍然成立，朋友仍然成立。情绪版适合结女：哪怕已经不是恋人，该怎么办的问题仍然不结束。同一书名在两个人的语法里应有两种译法。出版社只能印一种。印成“即使”，是对外的、可陈列的、较不歇斯底里的脸。这符合她的高中出道，不符合她的终盘。我认为译者的选择在书名层面站到了体面一侧。体面是这套作品的表层伦理。表层伦理用“即使”。深层伦理用“哪怕”。深层没有印在封面上。封面因此比内文更早社会化。社会化是翻译的命运，尤其是标题。标题要被搜索、被陈列、被父母看见。父母看得懂“即使”。“哪怕”更像一个人在夜里说话。夜里的话不适合做书脊。书脊选择白天的词。选择可以理解。理解之后仍要说：白天的词把这一卷最重要的倔强让渡给了逻辑。逻辑不是错。逻辑是损失。损失在每一次读者先看见书名后看见崩溃时发生。书名预先答应克制。崩溃违反克制。违反产生第二卷最好的阅读震动。震动依赖前后的温差。温差有一部分来自翻译。日文原题的「たとえ」本身就带夜里的温度。中文“即使”把夜里调成白天。白天再走进崩溃，震动仍然在，只是来路更长。

处理敬语的不可能，再记一笔。结女对伊佐奈的感谢若在日文里使用过谦或过柔的敬体，武器的性质会藏在礼貌等级里。中文没有同等的等级，只能靠“谢谢妳”的用词和完成体。武器还在，等级没了。等级的损失使中文读者更多从内容感到她的控制，更少从语法感到她的控制。内容的控制已经够强。损失可忍。不可忍的是把崩溃句译成对仗的哀歌。这一条没有逐句对照公开的权威译本异文，不能点名某一句错误。只能提出标准：合格的翻译应保留「なればいい」的乞求与轻微撒娇，不合格的翻译会把它升格成命运感的独白。升格是美的，美是错的。错在年龄。她十七岁前后。十七岁的人要办法，不要墓志铭。

插画的回避再补一幅想象中的责任，而不是想象中的画面。读者想看的崩溃图没有成为公共讨论里被确认的彩页。确认的是想看。想看说明文字已经完成了视觉无法替代的工作：把脸哭开。画若画出，会变成商品的高潮页，被单独贴出，失去问句的语法。语法是“怎么才能够”。图画只能给“哭了”。哭了是结果。怎么才能够是过程。过程比结果更文学。因此未画也许是无意的幸运。幸运不证明决策正确。决策仍偏向可售的可爱。幸运是副作用。副作用救了问句的主权，让问句不被一张脸抢先。脸会赢。问句若想赢，就必须在没有脸的地方发生。小说是那个地方。第二卷把最重要的东西留在那个地方。这是它对跨媒介最正确的一次分配。分配是否出于自觉，没有访谈直接证明。效果是自觉的样子。样子可以被写下。

接受的沉默再补一层。后记讨论结婚与朋友，评论区讨论可爱与焦灼。两个话语场几乎不重叠。不重叠不是读者愚钝。是文库的阅读契约训练读者把后记当成作者的闲谈

，闲谈可以跳过。跳过后记的人读到的第二卷是完整的恋爱喜剧：换座、依靠、吃醋、告白、拒绝、崩溃。这个读法自治。自治到不需要令和，不需要《Zexy》，不需要无敌系的定义。我不能说这个读法错。我只能说它读到的是正文的情节，不是正文与后记的冲突。冲突是第二卷作为思想的部分。思想的部分在大众接受里音量很小。音量小的部分如果被评论者放大成全书的唯一主题，评论者就在对普通读者施行另一种暴力。暴力是：你哭的地方不算数，你没读的后记才算数。我拒绝这种暴力。哭算数。后记也算数。两套算数之间的差额，是这一卷的批评空间。空间里可以站很多人。站在哭一边的人不是浅。站在后记一边的人不是深。深浅是两边互相拆穿之后才出现的。拆穿需要两遍。第一遍哭。第二遍看见哭的人没有接受书末的安慰。安慰说，不做恋人也可以幸福。哭的人说，请告诉我方法。方法没有出现。第二遍比第一遍更难受。难受是批评的正当终点之一。

文化折扣的一个具体方向是“姊姊”的权力。中文读者会把姐姐听成亲情或控制欲。日文读者在这个系列的上下文里会把姊听成第一卷打赌的战利品与第二卷的通行证。通行证的含义依赖前卷。不读前卷的动画观众只听到亲情梗。梗的折扣是：权力的历史变成性格的标签。标签说，她喜欢自称姐姐。历史说，她曾经为了不当妹妹而战斗，现在用赢来的称号兑换软弱。历史一丢，人物降级。降级在跨文化的短视频切片里几乎不可避免。切片播一句“谁教我现在是姊姊”，评论区会写成撒娇。撒娇是真的。撒娇的制度来源不是真的被切片保存。保存不了的部分，就是折扣的内容。内容不是“外国人读不懂恋爱”。内容是头衔的战争史无法在一句台词里自明。自明需要第一卷。第二卷不是真正的独立单元。它伪装成可以跳着读。伪装帮助销售。销售把历史丢在第一卷里。丢了历史的人仍能被撒娇击中。击中是真的，浅也是真的。

男性评论里“想和伊佐奈做朋友”的声音，与后记的命题发生了一次意外的汇合。汇合可能是好意，也可能是把她从恋爱竞争里移出、以便安全地喜欢她。安全的喜欢恰好是后记想要的关系形式。形式被一部分读者自发实现。实现的方式未必是读过后记。方式是被她的读书欲与不胜利吸引。吸引产生“想做朋友”的句子。句子与作者的愿望同形。同形是这一卷在接受上最温暖的事情。温暖旁边还有“她只是衬托”的冷。冷暖都在中文与日文的短评里出现过，不是我的发明。温暖不能用来取消工具性。工具性也不能用来取消有人真的在她身上看见了恋爱以外的关系。看见是第二卷种下的。种子后来长成什么样，不是这一卷单独能决定的。

哲学上再补最后一处让步。我把作者写成多元论、把作品写成执念，这个二元可能太干净。干净的二元会漏掉水斗。水斗既不是多元论的代言人，也不是执念的代言人。他是技能论的代言人而不自知。他会独处，会拒绝，会把心的所有权说成已满，会在图书室转移语言。这些都是技能。技能使他看起来像多元：他能做朋友。技能也使他看起来像执念：位子已满。他本人也许只是在每一幕选择当前最能减少羞耻的动作。减少羞耻不是哲学。减少羞耻是青少年的生存。把生存抬成哲学，是评论者的职业。职业必须在收束前承认抬升的幅度。幅度是：从他的行为模式可以推出两种哲学，他自己一种都没有签署。签署的是后记里的作者，以及问句里的结女。结女签署的是痛苦的绝对。作者签署的是幸福的复数。水斗没有签名。没有签名的人被两边利用。利用他的冷来证明拒绝的干净，利用他的专一来证明主线的安全。他的主体性在第二卷是稳定的，稳定在不被两边真正问过“你要的幸福是哪一种”。没有被问，是因为他是裁判。裁判不被要求自白。裁判的特权在恋爱喜剧里通常被写成迟钝。他不迟钝。他是不肯自白。不肯自白被特权保护。保护应被写进伦理的账。账的最后一行是：第二卷让两个女性说话，让一个男性判决，让作者在后记里给判决找了一种温和的世界观。世界观没有询问判决者是否相信它。判决者的沉默因此仍然是最大的权力。权力没有被这一卷推翻。被推翻的只有结女的伪装。伪装倒塌是巨大的事件。权力的座次没有因此改动。座次的稳定，是我在所有赞美之后必须留下的批评。赞美针对句子。批评针对座位。座位这个词回到换座章。抽签改变的是教室里的位置。改变不了的是告白结构里谁坐在被问的一边。0.325%量的是教室。它量不到权力。权力的概率在第二卷接近百分之一百：女性开口，男性回答，回答是不。百分之一百没有被写成标题。标题选择了更小的、更诗

的数字。诗的数字是艺术。艺术旁边那个没有被写成标题的百分之一百，是结构。两个数字都要留在最后的灯下。

灯下的那一页如果还翻得到崩溃句，就不要急着翻到后记。后记会过早地用朋友、读书、令和的新年来包扎。包扎是仁慈的。仁慈来得太快就会变成另一种早晨的“早安”：世界继续，你的信没有进入世界。让问句在灯下多放一会儿。问的是方法。方法不是复合两个字就能冒充的。复合是身份。她要的是在身份被禁止之后仍能呼吸的技术。技术没有在这一卷被教会。没被教会，所以她的脸我看不见也没有关系。看不见的脸上，句子是完整的。完整的句子不需要插画来证明它发生过。它发生在语法里。「なればいい」。怎样才好。怎样才变得能够。能够的对象是生活。生活的条件是没有你。条件与愿望相反。相反的东西被放进同一句日文，日文没有断。没有断是因为她还在说话。还在说话的人没有被第二卷变成纪念碑。纪念碑是后记可能会做的事，如果它把所有人都劝成多样化的幸福样本。她不是样本。她是一个还在想办法的人。想办法的声音比样本的声音小，小得像小数点后的位数，小得像没人看见的小指，小得像早晨走廊里并不打算回答任何信的招呼。小的声音并排站着。它们不互相翻译。概率不解释姐姐。姐姐不解释感谢。感谢不解释问句。问句不解释后记。后记不解释那封没有投出的信。五种语言在同一本书里同时使用，谁也不给谁当字幕。读者以为自己在读恋爱喜剧的时候，其实在两种语言之间漏听。漏听的部分，是这一卷第二天早晨仍然留在鞋柜里的东西。鞋柜是空的。空的不是因为信被取走。空的是因为信从未投入。从未投入的信不会被任何人的拒绝销毁。它只能被下一次更勇敢的人的问句照亮一下。照亮的人是伊佐奈。照亮之后，光回到结女身上，照见的不是勇敢，是还不会。还不会。这三个字比任何告白都更适合留在灯关掉之前。灯关掉以后，书脊上仍是白天的译名。白天说，即使不再是恋人。夜里那一页说，哪怕如此，办法呢。办法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夜里，第二卷才真正刊行完毕。刊行完毕不是复合。不是分手。不是友谊的胜利。是一句方法的乞求停在页边，页边外面是五月的新书广告，广告知道怎么把让步从句说成选择的浪漫。书知道自己差一点就会变成广告。差的那一点，是它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的那一句，在五月的广告光里会显得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是它的位置，不是它的失败。新书平台要把每一卷收成一种可被下单的情绪：这一卷是焦急，下一卷是夏天，再下一卷是青梅竹马。情绪的货架不收“办法呢”。办法呢没有sku。它只能躲在正文最后，靠读者自己决定要不要在合书之前把目光停住。停住的人会发现，第二卷其实准备了两套结尾。一套给货架：伊佐奈留下，水斗的心有主，结女哭过，故事还能继续。一套给停住的人：技能没有被教会，让步从句的主句空着，后记的仁慈来得太快。两套结尾使用同一批页码。页码没有分裂，读者分裂。我认为分裂是这一卷真正的完成形态，因为纸城境介从第一卷起就不肯把一种情绪写成唯一合法的读法。第一卷让爱与厌同时在场。第二卷让货架的焦急与停住的追问同时在场。同时在场不是主题不明。主题不明是作者自己不知道哪一套算数。他知道。他把货架的那一套放在腰封，把追问的那一套放在语法里。知道放在哪里，就是判断。判断没有写成宣言。宣言会把第二卷变成后记的注脚。它不是注脚。后记是注脚。正文才是被注解的那个人，而那个人还在想办法。

把目光从五月移开，移到十二月的第三卷标题上，是检验第二卷有没有被立刻背叛的方法。第三卷叫「幼馴染みはやめておけ」，青梅竹马还是算了吧。标题的语气是劝阻。劝阻的对象是另一种类型装置：青梅。第二卷刚刚说，恋人不是唯一的幸福；第三卷标题说，青梅这种被类型写成备胎兼命运的关系，也不要轻易信。若只看标题序列，作者在2019年下半年似乎持续怀疑恋爱喜剧的标准座位。怀疑有连续性。连续性让我不能把第二卷的后记读成孤立的节日致辞。节日是令和的开始，致辞是《Zexy》。怀疑的连贯则是：第一卷怀疑“过去会自己结束”，第二卷怀疑“恋人是必修”，第三卷标题怀疑“青梅是正确答案”。三个怀疑都用否定或让步，不用正面的幸福口号。正面口号只在后记里出现过一次，而且立刻被正文的哭声盖住。我认为这是纸城的签名语法：他的肯定句不可信，他的否定句与让步句可信。肯定句是「我想要和你结婚」那种被他引用的广告。否定句是「はやめておけ」。让步句是「たとえ恋人じゃなくなっても」。可信的句子都不许

诺。不承诺的作者却在写一部必须长期许诺“下次会更近”的系列。签名与合同互相磨损。磨损从第二卷的窗口开始被看见，因为后记第一次把存货见底说出口。说出口之前，读者还可以相信每一卷的延迟都是艺术。说出口之后，延迟有了工期。工期不取消艺术。工期让艺术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不是工期。第二卷的问句完成了一次证明。证明的有效期不是永远。有效期是到下一次用更大的仪式去回答“办法”的时候。若回答是接吻、是告白、是求婚级别的语言，证明就过期。过期的责任不能提前算进第二卷。可以算进第二卷的，是它把证明写得太干净，干净到后续任何回答都会显得吵。吵是后来的事。干净是这一卷的事。

第六卷的标题「あのとき言えなかった六つのこと」从更远的地方回看第二卷的情书。六件没说出口的事，像是把一封没投出的信拆成清单。清单若存在，第二卷的信就不是孤例，是这个作者处理“未说”的基本单位。基本单位在第二卷是一封信加一个早晨。在第六卷的标题里，未说被复数化。复数化有两个可能。一是作者终于愿意把分手的琐碎写成可数的项目，偿还第一卷的欠债。二是未说变成系列的再生资源：只要还有没说的，就还有下一卷。两种可能在第二卷内部都还看不出哪一种会赢。看得出的是，情书已经给“未说”提供了物质形态。物质形态是纸、深夜、睡着、鞋柜前的退缩。有物质形态的未说，比“我们性格不合”难被偷换。偷换会在后来发生，如果六件事被写成新的抒情而不是旧纸的气味。第二卷把气味留住了：暑假倒数第二天，关系可能随学期结束。气味是时间的焦味。焦味与终盘“如何活”的焦味是同一味。中间隔着高中的出道与姐姐的头衔。头衔没有除掉焦味。我认为任何把第二卷读成轻松加糖的读法，都必须解释这股焦味为什么会在目录的百分数里就出现。百分数是焦味的冷形式。冷形式仍是焦的。焦是怕结果已经决定、手续还没做完。手续是抽签，也是告白，也是生活技能的学习。三种手续在这一卷都未完成或完成得很坏。坏的完成是伊佐奈的问被拒绝。未完成是结女的信与结女的技能。三种坏放在一起，糖就不可能是全卷的口味。糖是局部。局部来自依靠、来自并排读书、来自读者对伊佐奈的喜爱。喜爱是真的。口味的主调仍是焦。主调不被喜爱取消。

《ドメスティックな彼女》提供了必须写的对照，因为它和这部作品共享“同一屋檐下的非血缘亲属与性/爱”的外壳，方向几乎相反。那部漫画把继兄妹关系推进到不可撤回的身体事实，用越轨制造悲剧的加速度。第二卷把身体事实停在小指、停在可能的依靠、停在不被画成崩溃的脸上，用未撤回的制度制造喜剧的减速。加速的那部在伦理上更危险，也更诚实于欲望的摧毁性：一旦越界，家庭的语言就不够用了。减速的这一卷在伦理上更保守，保守不是胆小的全部，也是一种对高中生生活的判断：他们的灾难常常不是越界完成，而是越界没有发生、话没有说、第二天仍要打招呼。我认为第二卷在这个对照里胜出的维度是“未发生的事件如何占据生活”，落败的维度是“欲望的代价”。代价被写轻了，尤其是伊佐奈的代价。未发生被写重了，尤其是情书与百分数。读者若想要越界的轰鸣，会觉得第二卷洁癖。洁癖是它的形式伦理。形式伦理规定：可以写到问句，不可以写到用身体去回答问句。回答若用身体，姐姐的头衔会在一夜之间破产，破产虽然过瘾，却会把“哪怕不再是恋人”的长期语法缩成一次事件。事件结束，语法结束。纸城选择让语法活着。活着的语法要求欲望停在门槛上。门槛让一些读者焦躁，焦躁正是书的卖点之一。卖点与形式伦理在这里暂时同向：不停在门槛，就没有漫长的焦躁；停在门槛，就有人指责作者耍赖。耍赖的指控成立于系列尺度。在第二卷的单卷尺度，门槛是主题的形状，不是赖。形状像一句没有投出的信。信的形状就是门槛。

再对照《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比企谷的独白把关系的不可能性写成社会洞察与自我厌恶，洞察本身成为魅力。水斗的沉默不像洞察，像省电。省电的人也会分析，分析服务于少说话，不服务于向读者展示聪明。结女的分析则服务于把丢脸说得有条理。两人的聪明都不是比企谷式的表演性孤独。表演性孤独会把“我看穿了大家”当成身份。第二卷的人没有身份可以靠看穿来维持。姐姐是假身份。朋友是被感谢强加的身份。恋人是过去的身份。看穿对这些身份帮助不大。帮助大的是挨过第二天。我认为第二卷因此比“果然有问题”更少名言，更多手续。手续是抽签、考试、问候、问句。名言是可以摘出来的句子。手续是摘出来就死的上下文。崩溃句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

几乎变成名言。变成名言之后，人们会忘了它问的是手续。“怎样才能”是手续的语言。摘抄会把它收成情感的语言。情感的语言更好传播。传播时损失手续。损失与翻译把“哪怕”收成“即使”是同一类损失。我在这里抵抗摘抄。抵抗的方式是把问句放回没有回答的位置，不给它配上后记的金句当答案。后记不是答案。后记是另一个说话人。那个说话人年纪更大，已经会用杂志广告思考。结女还不会。把大人的思考贴在少女的问句下面当解答，是评论与后记共同的诱惑。诱惑我先前已经走近过。现在退回来。解答缺席。缺席保持。

《五等分的新娘》从相反的方向使用“多人与一个位子”。五个位置最后必须收成一个，叙事的伦理是鉴别与排除，鉴别被写成命运的回溯。第二卷也排除，排除伊佐奈进入恋人位。排除的手法却不想回溯成命运。它想把排除说成位子已满，满是心理不是天意。天意是0.325那种被怀疑的数字。心理是拒绝的句子。我认为纸城在第二卷明确拒绝了“谁才是真命”的鉴赏结构。鉴赏结构会让伊佐奈的失败变成线索被擦掉，真女主浮出。他给失败留下朋友的位置，就是拒绝擦掉。拒绝不彻底，因为真女主仍然浮出，浮出的方式是哭。哭确认了位子的主人。主人确认之后，朋友的位置像安慰奖。安慰奖是不是擦掉的温和形态？是。温和形态仍比鉴别叙事的清除更保留人。保留的程度就是第二卷的伦理分数。分数不是满分。满分要让哭的人不是唯一被确认的主人，或者让被拒绝的人拥有不被写成安慰奖的痛苦与生活。两项它都没做满。做了一半：人留下了。另一半：留下的方式仍服务于主人的确认。一半一半。这个分数我不再改口。

《租借女友》把恋爱关系变成可计价的表演，表演与真实的边界是笑点也是痛点。第二卷的兄妹表演是不计价的，计价会被父母的伦理否定。不计价的表演更难结束，因为没有合同到期日。水斗与结女的合同是“谁把对方当异性谁输”，合同没有服务费，只有称呼的罚金。罚金在第二卷被姐姐的头衔反向利用：罚金变成了通行证。通行证一旦可被利用，规则就从禁令变成资源。资源化是第二卷对第一卷规则的重要改写。第一卷的规则主要用来阻止。第二卷的规则开始被用来提取亲密。提取的人是结女。她比水斗更懂得把制度做成工具。他用制度来躲。她用制度来靠近后再否认靠近。两人的制度素养不同。不同构成权力。权力不完全在裁判席上的他。裁判席是告白结构的权力。制度素养是日常生活的权力。日常生活里她能说出“谁教我现在是姊姊”。他只能接受或顶回去。顶回去也要进入她选择的语言。语言是她的。我认为这是对“男性始终掌握权力”的必要修正。修正不是翻转。告白结构里他仍是否决者。生活结构里她是规则的更熟练使用者。两种权力不同时生效。考试时她的权力失效，因为成绩不接受姐姐的头衔。崩溃时她的权力失效，因为问句不接受任何头衔。失效的瞬间，熟练也救不了她。救不了，所以熟练不是全能。不是全能的权力才可以被写成人物，而不是写成功能。

反证必须对着这个修正来。反对者说：所谓生活中的权力只是撒娇的许可，许可是他给的，给他的权力才是源权力。文本反例是头衔来自第一卷的打赌与年龄，不是来自他的恩赐。打赌是两人共谋的规则。共谋里她赢过一次“姐姐”。赢来的东西被她使用，使用不需要每次申请。申请发生在告白结构，不发生在“谁教”这句。这句是声明，不是申请。声明有力量。力量的限度是他可以不吃这一套。限度存在，不等于源权力唯一。我把权力写成双轨。双轨比单轨的“男主掌握叙事”更贴近这一卷的对白。单轨解释不了为什么最厉害的句子有几句出自她的口，而他的句子常常短到像在撤退。撤退不是支配的典型形态。否决才是。他只在终盘否决。终盘之外他经常撤退。撤退的人被读成支配一切，是类型观众的习惯，不是这一卷的全部事实。

习惯还出现在对伊佐奈胸部台词的处理上。读者公开表达过被“股间”一类直球弄得退缩。直球是她的声口的一部分：不会看气氛，把身体与轻小说并列为可讨论的事物。并置有两个效果。效果一是打破优等生女主的语言洁癖，让图书室出现另一种身体的诚实。效果二是把她的身体重新交给男性向喜剧的老装置，诚实被装置回收。回收的速度快于诚实建立的速度。我认为第二卷在这里失手的方式很具体：它想写一个不以恋爱为唯一话题的人，却让她的非恋爱话题迅速落到胸部这个最可被消费的非恋爱话题上。读书的话题需要篇幅才能成立。胸部的话题一句就能成立。篇幅经济学偏向一句能

成立的东西。偏向是作者的选择，也是读者的条件反射被他利用。利用之后，后记再说她的幸福是谈论轻小说，读者脑子里留下的可能仍是身体笑点。笑点与后记互相拆台。拆台比单纯的卖肉更值得批评，因为它损害的是作者自己刚建立的命题。命题要求我们相信话题可以不是恋爱。笑点把“不是恋爱的话题”收成另一种性的凝视。凝视不是恋爱。凝视也不是读书。第三条路被截断了。截断是缺陷。缺陷的重量在这一卷里高于百分数的工整，低于问句的成功。问句救了整卷的格调。笑点在格调上留下指印。指印洗不掉，因为角色设定把指印合理化成了“不会看气氛”。不会看气氛是真的性格。性格被用来为指印开脱。开脱的逻辑太顺。太顺的逻辑都要被怀疑。怀疑不是否定她可以开黄腔。怀疑是黄腔为什么比她对某一本小说的具体判断更早到来、更被记住。记住的机制是公共接受。接受不是作者能全控的。作者能控的是哪一种句子被放在她的登场不久。放什么，就是政治。政治在这里是小政治：身体政治的轻小说版本。小政治仍然政治。

《变态王子与不笑猫》里，性的笑点常常与谎言的结构绑在一起，笑完还推进“谁在演戏”。第二卷的身体直球推进的是“她很坦率”这个性格标签，标签停留。停留使它更接近装饰。装饰不是不能有。装饰连续出现就会变成角色的税。伊佐奈在第二卷交了可爱税、胸部税、被拒税。税交出之后才被允许谈幸福的定义。税太重。重税的角色很难成为后记所说的异世界人。异世界人应该带来别的常识。常识若必须先通过老常识的税关，新常识就会被税关的人记住。税关的人记住的是税，不是护照上的新身份。护照是后记。税是正文的笑点。我仍认为护照是真的。真护照在税关盖满章之后，照片就模糊了。模糊是这一卷对伊佐奈的亏欠。亏欠不影响她敲门的功能。敲门人可以是被亏欠的人。被亏欠的敲门人，是第二卷最让人不安的成功。成功是结构被她敲响。不安是敲响结构的人自己没有得到同等的声音。

父母的扁，可以再写一寸，避免只是点名。由仁的哭若发生在母亲节，哭的内容是被两个孩子记住。记住是新家庭的成年礼。成年礼需要证人。证人是哭。哭证明再婚不是行政事件，是情感事件。证明对两个孩子必要，因为他们的罪恶感来自“我们的存在可能让这桩婚姻变奇怪”。哭告诉他们：你们让它变好了。变好的信息是巨大的缓解。缓解之后才能外宿，才能把空间让出去。让出去时心里是轻松的。轻松是奖励。我认为奖励的结构没有问题，问题是哭的内容我们几乎听不到细节。细节若是具体的一句话、一件怕被丢掉的习惯、一次再婚前的犹豫，哭就会有历史。没有历史的哭只有功能。功能是触发。触发是扁的定义。扁不是恶。扁是第二卷把篇幅全部押给同辈关系的代价。代价可接受，因为这一卷的命题确实在同辈的职位之间，不在亲子。不可接受的是用扁的哭去生产深的感动。深的感动应该来自深的历史。历史不足而感动足够，就是情感的透支。透支不多。不多也要记。记在第五个缺陷旁边，不升格为致命。致命仍是那几项：痛的分配不均、腰封与正文分裂、专一被用来给延迟发奖。父母的扁是次级。

晨间的「早安，绫井」与高中的姓氏改变之间，还有一个没写完的缝。中学的招呼使用旧姓。高中的她是伊理户。旧姓的早晨因此被封存在不能返回的称呼里。返回的不是姓，是那个不被回应的自己。第二卷的情书闪回让旧姓短暂复活。复活是残酷的，因为读者已经习惯伊理户这个新的合法姓。合法姓是家庭的。旧姓是告白失败的。两个姓在她身上叠着。叠法与水斗不同。水斗的姓在再婚前后可能没有她这种被改写的剧变，他的姓是接收她进入的那个容器。容器的姓变成她的姓。她用接收者的姓去感谢伊佐奈做好朋友，用被接收之前的姓去回忆自己的失败。姓的分工是时间的分工。我认为改姓在第二卷终于从第一卷的行政冲击，变成记忆的分层。分层让“哪怕不再是恋人”多出一个字面：哪怕不再是绫井。绫井是恋人时期的名字。伊理户是家人的名字。情书写给的是还会被叫绫井的那个早晨。终盘问句面对的是伊理户的生活。两个名字之间没有桥梁，除了她自己的身体。身体从一套姓走到另一套姓，技能却没有跟着姓一起更新。更新失败。失败的名字就叫第二卷。

《源氏物语》的姓氏与称呼政治太远，远到不能当成作者的参考。可以近取的是现代日本小说与动漫里“名字被叫对一次”的传统。叫对名字等于承认关系。第二卷的悲剧是

名字一直被叫对：老师点名不会错，早晨的招呼不会错，错的是名字背后的关系没有被叫对。叫对关系需要的词是恋人或者别的尚未发明的词。尚未发明，所以他们使用姐姐、朋友、百分数。替代词全是准确的错误。准确，是因为法律与概率都没错。错误，是因为它们安抚不了问句。我认为纸城对替代词的态度不是嘲笑。嘲笑会让第二卷变成反讽喜剧。他的态度是让替代词工作到极限，极限到了就裂开。裂开前不拆穿。不拆穿是温柔。温柔给了姐姐的头衔一个完整的白天。白天结束才允许裂开。若从早上就拆穿，人物会无处可站。无处可站的写作更先锋，也更不属于运动鞋文库的第二卷。他选择让他们站到傍晚。傍晚的裂开因此有一天的重量。重量是类型内部能够承担的最大重量。再重，架子会断。架子没有断。不断的代价是先锋性有限。有限被我接受。接受不是把有限说成无限。

文体上的“聪明人句子”还要举一个被忽略的危险：目录本身开始模仿警句。三章三句，每句都可以被单独传播。可传播性是2019年前后网络阅读对书籍的改造。改造不是只有Web小说才有。文库的目录若写成警句，就是在向截图文化让步。让步有收益。收益是第二卷即使被切片，仍能留下0.325、姐姐、谢谢你好朋友。三句切片居然覆盖了冷、软、刀。覆盖是作者的技术高。技术高的地方也是风险：内文可能变成警句的说明文。说明文是警句文学的死法。第二卷死了没有？没有完全死。情书的长段落不是警句。它是叙事。叙事里有睡着、有退缩、有早晨。这些不能被目录收走。收不走的部分保住了小说。我认为目录的警句化是第二卷对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半主动适应，半主动是因为纸城知道概念必须短，短到能被转述。他在获奖访谈里说过复杂概念会失去口碑。目录的短是同一信仰的延伸。信仰在第二卷被用得漂亮，因为短句下面有长的情书。若短句下面也是短句，信仰就会吃掉小说。吃掉的边缘已经出现：崩溃句本身即将变成新的警句。我在续写里反复把它放回语法，就是抵抗它被收成签名档。抵抗可能失败。失败也要抵抗。句子的命运在读者手里。批评能做的是提供一个不被摘抄立刻耗尽的读法。读法是：这不是金句，这是课程矛盾。课程矛盾需要上下文。上下文是姐姐的白天、情书的早晨、伊佐奈的问号。没有上下文，金句只是痛的仿品。仿品会流行。流行不是这一卷的错。错是作者把句子写得太像可以流行。太像，是控制力的惯性。惯性让他即使在交出控制时，也交出一句结构完美的话。完美是最后的控制。真正的失语应该更碎。她没有更碎。没有更碎，所以第二卷的顶点仍是精致的。精致的顶点离失语还有一寸。一寸是我舍不得夸过的地方。夸它是顶点，同时记下这一寸。

《蜂蜜与四叶草》式的青春迟滞比轻小说更愿意把话说碎。碎是美术与漫画传统里的留白。第二卷的留白不在碎，在省略号与不回答。不回答是完整句子之后的空白，不是句子内部的破碎。两种留白不同。破碎让人物显得被情绪击中到语法崩溃。不回答让书显得比人物更懂得停。书的停比人物的停更像作者。作者的手在。手在的崩溃是安全的崩溃。安全有一点假。假得不厉害，因为内容真的痛。痛与手稳同时存在，回到0.325的问题。那里是手稳。这里仍是手稳。手稳是纸城的作者性。作者性的极限是他几乎不会写出失控的垃圾句子。垃圾句子有时是生命的证据。证据在第二卷稀缺。稀缺让整本书干净得像修订过。修订是文库化的特征。读者说后半有改编。改编就是手稳的物质证明。证明不是坏事。坏事是生命证据的稀缺被当成成熟。成熟应该包含偶尔的垃圾。第二卷几乎没有垃圾。没有垃圾是它可被反复细读的原因，也是它有时像工艺品的原因。工艺品不会早上打招呼打到失声。失声的早晨更像中学。中学在回忆里也被她用有条理的自骂组织起来。组织是她的生存。生存被写得太有组织，就会变成风格。风格盖住生活的毛边。毛边只在“没种”这种自骂里露出来。露出得不够多。不够多是文体的吝啬。吝啬我赞美过。赞美到这里要翻面：吝啬也是一种过滤。过滤掉的毛边里可能有更难读的结女，更不适合做章标题的结女。那个结女没有完全出场。出场的是能把痛苦说成完整问句的结女。她已经非常好。非常好不是全部。全部不在任何一本书里。第二卷不欠我们全部。它欠的只是承认自己的过滤。过滤未被后记承认。后记承认的是库存与感谢。承认过滤会破坏工艺品的光。光被保住了。

接受美学上，隐含读者还要补上“会重读目录的人”。不是所有恋爱喜剧读者重读目录。重读目录的人会发现三句引语的温度曲线：冷数字，软借口，礼貌的刀。曲线是作者给

重读者的奖励。奖励说明他不是只为一次性追更写作。一次性追更只需要终盘的哭。目录的曲线需要书被当作物体保留。物体性是文库仍胜过无限下拉网页的地方。网页的目录在更新中不断下沉。书的目录停在前面。停在前面的三句话对第二卷的定义力，大于腰封的“攻略作战”。我认为买到纸书或电子书并保留目录的读者，比只看动画第七话前后的观众更接近隐含读者。动画把攻略与告白变成事件高潮，目录把日常生活的三句变成结构。结构读者是少数。少数不是优越。少数是形式的命运。形式若依赖目录，就依赖书。书在2019年仍是运动鞋文库的基本单位。基本单位保护了这一卷。保护的方式很朴素：它有开始、有厚度、有可以返回的第一页。返回第一页的人会在百分数上停住，然后带着终盘的问句再看一遍百分数。第二遍的百分数不再是玩笑。这是书的时间。动画的时间难以返回句点。句点需要静止的页。静止是小说的接受条件。条件在跨媒介里最容易被丢掉。丢掉之后作品仍在，在的是另一件作品。另一件作品叫动画第七话到第八话的告白。那件作品好看。好看不等于这一卷。

女性读者与男性读者的差异仍缺可交叉的统计。缺的地方不能长出数字。能长出的是文本提供的两种受伤的位置。位置一是被拒绝的申请者。位置二是听见位子已满、却仍没有被点名的人。两种位置都不是裁判。裁判的位置最安全，也最少被邀请去认同痛苦。认同痛苦的设计偏向两个女性。这与纸城说恋爱喜剧从女方视角更好看的判断一致。一致带来一个接受上的后果：男性读者若只认同水斗的冷静，会觉得这一卷略吵，吵在哭与吃醋；若认同伊佐奈的读书，会觉得这一卷温暖。女性读者若认同结女的劳务，会觉得这一卷说中了“总是我先”的不公平；若厌恶她的感谢刀，会觉得她可恶。四种反应都可以从文本里合法生成。合法生成的多样性是好的召唤结构。坏的地方是裁判的安全没有被文本足够地惩罚。惩罚不是要他倒霉。惩罚是让安全本身成为被看穿的对象。看穿了一点：他的拒绝很短，短被写成性格。看穿得不够：短没有给他带来可见的损失。损失全在别人脸上。脸上的分配是接受差异的根源。觉得“男主真专一”的人，读到的是没有损失的安全。觉得“她怎么活”的人，读到的是损失。同一章，两种账本。账本都不算误读。批评的工作是指出账本为什么能同时成立：因为损失没有被写进裁判的身体。身体若出现失眠、出现说错话、出现图书室里的失语，安全就会破损，两种账本会被迫合并。合并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所以读者可以继续只带一本账离开。带哪一本，取决于事先的立场。文本没有强行收缴账本。不强行是尊重读者，也是对自己的结构过于自信。自信认为冷与热并置就够了。并置对细读者够。对只记结论的读者不够。不够的人会说：他拒绝了她，因为他心里有人，所以好甜。甜是结论。结论丢了并置的热。热在另一个视角里。视角没被强制阅读的话，结论就会吞掉热。吞掉是接受的风险。风险作者用双视角降低，不能消灭。消灭需要让所有视角都付出代价。他没有这个残忍。没有残忍，所以第二卷仍然好读。好读是风险的别名。别名很亲切。亲切的书让人哭完还能期待第三卷。期待是商业的成功。成功与账本分裂同时发生。同时发生就是2019年5月这一卷的社会生命。

哲学的最后一寸放在“等价”这个词上。后记说没有恋人可以与朋友过，没有朋友可以一个人读书，这些是等价的，没有贵贱。等价是道德主张。道德主张反对把恋爱放在存在的顶端。反对是对的。对的主张在正文里被一个反例跟踪。反例是结女的问句：若真的等价，没有他就不是技能的崩溃，只是换一种等价物。她换不成。换不成证明等价在情感里不成立。不成立不是主张的失败，是主张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是社会与伦理，不是当事人的当晚。当晚没有人能用等价活着。等价是第二天、第十年的智慧。第二天的早晨曾经只有“早安”。第十年还没有来。第二卷写的是当晚。当晚用社会智慧去要求她，是成人的暴力。后记的成人对正文的少女施加了温和暴力。暴力的名字叫“你其实可以不这样痛”。她还不能。不能的人被提前教育，教育就会变成轻视。我认为纸城没有轻视她，因为他让问句出现，并且不在正文里用等价去回答。轻视只在阅读顺序里出现：若先读后记再读正文，问句会被预先折扣。折扣是阅读顺序的偶然。书的装订把后记放在最后，是对的顺序。对的顺序是先痛，后听成人说话。成人说话因此像来晚的安慰，不是事先的折扣。来晚的安慰可以拒绝。拒绝的自由在读者手里。我的读法是拒绝用安慰关闭问句。拒绝不是拒绝作者的善意。善意留下，只是不当成门。门若关上，第二卷就变成一篇劝人多元的寓言。它不是寓言。它是一个还要办法的晚上，后面跟着一

个想讲道理的后记。道理讲得好。晚上更真。真的东西排在前面。这个次序是书本身的伦理，比任何一种哲学立场都更值得信任。

信任放到收束的灯上，灯已经不值得再被描述成我的房间。房间会重复。重复的是书页的白。白上面有小数，有省略号，有一个被写成姐姐的人在找执照，有一句感谢在颁发别人并不想要的毕业证，有一封信停在投递之前，有一个问句停在回答之前。停在之前，是第二卷的时态。时态不是过去完成。过去完成是第一卷想做而没做成的“恋情结束”。时态也不是将来。将来是第三卷的青梅与更后来的仪式。第二卷的时态是未完成。未完成被印刷成一本完成的书。印刷的完成是商品的完成。未完成是句子的完成。两种完成叠在一起，像两个姓叠在同一个人身上。伊理户是印刷。绫井是未投出的信。读者把书放进架上时，架上只显示一个书名。书名用白天的“即使”。夜里的未完成没有书脊。没有书脊的东西靠细读留下。细读留下的方式很笨，笨在必须把语法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是为了防止它变成广告。广告已经在窗外。窗外的说法是：在可以不这样的时代，仍然选择这样。书里的说法是：在已经不是恋人的条件下，办法仍然缺席。缺席不能被选择的浪漫回收。回收的企图每过一页都会出现。出现时就再读一遍「なればいい」。这个尾音是撒娇，也是绝路。绝路上的撒娇不是诱惑。是一个还不具备成人等价值理论的人，用自己仅有的语气继续说话。继续说话。说到页边。页边之外不要接后记的手。手是暖的。暖会让人忘记技能并没有到来。让技能的缺席在白页上再停留一下。停留不是为了神圣化痛苦。是为了不把痛苦提前兑换成多样化的幸福样品。样品是广告与后记共同的语言。她的语言还不是样品。她的语言是方法的乞求。乞求没有下文。没有下文的地方，第二卷结束得比任何复合都更像结束，又比任何结束都更不像结束。不像结束的名字，叫哪怕。哪怕这个词没有印在正式的中文书脊上。它印在句子的姿态里。姿态保留到最后一行仍然有效。有效不是因为还有话要总结。是因为办法仍然没有来。没有来的东西，不适合被送走。它就停在这里，停在招呼已经说完、信还没有存在过的那个早晨与傍晚之间。早晨说绫井。傍晚说怎么活。中间是一本用百分数做标题的书。书很薄。薄的东西把一种长期的欠债折叠进去。展开是读者自己的事。展开之后会看见债主不是命运。债主是没有被发明出来的那种关系的名字。名字还没有。没有名字的时候，人先要办法。办法也还没有。两样都没有的时候，她仍把句子说完了。说完是这一卷留下的全部勇气。勇气不属于投出信的人。勇气属于在没有办法时仍然把问句说完的人。说完之后灯可以灭。灯灭不等于回答。

页边之外还有一条没被正文使用的线，线在后记的自我定位里。纸城把这一卷称为“幸福新年号”，又把东头伊佐奈称为完全无敌系。无敌在格斗作品里的意思是数值压过规则，在这里被他改写成数值无关：恋爱的胜负对她的生命值几乎不造成伤害。改写很聪明，聪明到像一道免伤补丁。补丁的叙事学效果是，冲突的代价可以从一个角色身上卸除，转嫁到另一个角色身上。转嫁的接收者是结女。她不是无敌的。她的生命值与“他是否在场”绑定。绑定使她成为第二卷唯一真正流血的人。流血的人保证书仍然是恋爱喜剧的痛，不流血的人保证书可以宣称自己已经超越恋爱唯一论。两个人分工合作，完成一本看上去既进步又心碎的书。我认为这个分工是设计，不是偶然，因为它与后记的定义过分吻合。吻合本身就是证据。作者先决定“失败不等于伤害”，再让正文的伤害集中到没有获得这一定义的人身上。定义的受益者可爱、可留、可在下一卷继续进入房间。定义的非受益者承担问句。问句因此不完全是自由生长出来的情感，它也是结构把痛集中投放的地点。投放不使问句变假。投放使问句带有被安排的痕迹。痕迹是手稳的又一次出现。手稳的作者知道痛必须有一个出口，否则后记的无敌会把整卷变成无冲突的观念说明。出口不能开在伊佐奈身上，否则无敌设定破产。出口只能开在结女身上。她的崩溃既是人物的真实，也是设定的泄压阀。泄压阀的比喻粗暴。粗暴适合用来抵消过分的赞美。赞美说这是她的弧光。弧光是真的。泄压也是真的。两个真同时存在时，批评者不该只留更好听的那一个。

把泄压放到类型史里看，2019年前后的恋爱喜剧正在学习如何留下被拒绝的角色。留下的技术有很多种。有的让被拒绝者立刻找到别的对象，有的让他们变成家人般的朋友，有的让他们退出舞台以显示主线的纯洁。第二卷选择第二种，并给第二种加上理

论说明。理论说明使它比单纯的“真是好朋友呢”更自觉。自觉的同时，泄压阀的老技术并没有被丢掉。老技术是：主线女角色必须用身体或泪水确认主线仍在。确认一旦需要泪水，所谓多样化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立支撑终盘。终盘仍然要向恋爱喜剧的身体借债。借来的债是结女的崩溃。我认为第二卷是一次还了一半的尝试。还掉的一半是伊佐奈不必退出、不必被写成坏人。没还的一半是终盘的能量来源仍是主线的爱的确认。能量来源不改变，世界观的宣言就还是能量的说明书，不是新的引擎。新的引擎应该允许一章在没有崩溃的情况下仍然重要。换座章其实已经做到了。它重要，且不靠崩溃。终盘没有信任这种重要，又回到了崩溃。不信任自己最好的日常技术，是这一卷隐蔽的不自信。不自信可以理解。日常的百分数很难被广告引用。崩溃句容易被引用。他在最后选择了可引用的重要性。选择让第二卷的末尾比它的目录更像普通的强卷。目录比末尾更奇特。奇特的部分不是高潮。这个倒挂是形式的事实。事实应该改变我们称呼“高潮”的习惯。习惯把哭当作高潮。这一卷的形式高峰有一部分在目录的冷数字里，哭只是情感高峰。两个高峰不是同一个。把它们说成同一个，是为了方便教学。教学的方便会抹平第二卷最不方便的地方：它最像自己的时候，人物并没有哭。

百分数还可以被一次假想的算术追问，追问不是为了核实作者有没有算对，是为了看精确本身的意识形态。教室里的邻座概率取决于人数、列数、是否允许末位、抽签是否放回、是否男女分区。任何一项改变，小数后的三位都会变。标题写成三位，等于宣称这些条件已经被确定，确定到可以忽略讨论。忽略讨论是一种权威。权威的口气像老师公布的答案，不像学生的恐慌。恐慌不会保留三位有效数字。三位有效数字是事后的叙述者才有的冷静。叙述者是水斗还是作者，在标题这个位置无法分开。标题不属于任何第一人称。它是书的声音。书的声音用三位小数说话，人物的声音用省略号说话。两者被焊在同一个标题里。焊接透露：这本书喜欢用过度的精确表达说不清。喜欢是美学，也是防御。防御是怕“我们在乎邻座”这句话太土。土被小数点救成现代。现代的外表下仍是土的迷信。我认为救得漂亮，同时认为漂亮是羞耻的一部分。羞耻不只属于人物。羞耻也属于一本不愿意直接说“邻座很重要”的书。它必须说成0.325。直接说会被看成少女漫画。说成小数就被看成聪明的轻小说。聪明是文类的自尊心。自尊心在标题上尤重，因为标题是文类与书碰面的地方。文类要求可识别。书要求不太土。小数是妥协的产物。妥协的产物成为这一卷最有纪念性的记号。纪念性常常来自妥协，不来自纯意志。纯意志会写成“邻座”。妥协写成一串谁也说不圆的数字。谁也说不圆，所以被人记住。

《四叠半神话大系》用过多的精确与假学术来写青春的空转。精确是那部作品的世界观：人用分析逃避选择。第二卷的小数只在标题里猛地使用一次，内文是否持续假学术，公开文本不足以逐页证明。可以证明的是作者有这个冲动，并把冲动最浓的一次给了目录。冲动与梶井或森见里的叙述者不同。那些叙述者把精确当成生活本身。纸城把精确当成一句不肯说土话的代替。代替是点到为止。点到为止使它更轻，也更轻小说。轻不是贬义。轻是它知道自己不能把一章变成论文。论文在后记里才出现，而且短。短论文与短小数是同一气质：把大问题压成可以放进文库后记与目录的尺寸。尺寸是文库的身体。身体限制思想的展开方式。展开方式变成金句与小数。我不再把这个限制只写成牺牲。它也是塑形。塑形让大问题必须以能被中学生读完的速度经过。速度太快会变薄。第二卷的速度刚好让人能在一天里读完，又刚好让人在目录停住。一天与停住，是文库作为媒介的最佳状态。最佳状态不是长篇的最佳。长篇要的是第一百天仍然在变化。第二天的最佳与第一百天的最佳不是一回事。用第一百天的标准责备第二天，是系列读者的通病。通病我自己在谈天花板时也犯过。这里把通病纠正一次：第二卷只欠它自己的当天。当天的欠债是痛的分配与三位小数的权威，不是尚未写出的第十卷。第十卷不该提前到席。

当天之内还有“攻略”这个词需要被单独隔离。官方文案写作『水斗攻略作战』。攻略是游戏语言。游戏语言把人当成有血条与好感度的对象。好感度升高即可攻略。第二卷的正文若真的相信攻略，伊佐奈的问句就只是好感度事件，结女的协助就只是错误的攻略路线。游戏语言与后记的“朋友”语言互相敌对。敌对没有在正文里被解释。解释的

缺席造成一种读法的分裂：按文案读的人等待作战的趣味，按问句读的人等待伦理的难受。两种人买的是同一本书。我认为文案在这里不是中性的包装。包装选择了游戏词，游戏词会预先把伊佐奈武器化。武器化一旦完成，她的失败就会被读成路线走错，而不是读成另一种幸福的可能。可能被游戏词提前关闭。关闭发生在阅读开始之前。开始之前的关闭是出版社会学对文本的第一次改写。改写不需要改一个字的正文。改写只需要在腰封放一个词。词是作战。作战让一切帮助都变成手段。手段让结女的复杂动机被扁平化。扁平化不是她的句子造成的。她的感谢句并不像游戏。游戏是外面贴上来的。外面的纸比里面的句子传得更远。传得更远的解释会战胜传得更近的句子。这是接受的不公。不公无法靠细读完全挽回。细读的人太少。少不是理由去假装腰封无害。腰封有害，害在一个词。一个词足以把无敌系的人重新放回可攻略角色的格子。格子是2010年代角色消费的基本家具。家具这么重，后记这么轻。轻的东西想搬重的家具。搬不动。搬不动仍然搬了。搬的姿态是第二卷最像作者本人的地方：他知道家具不对，他仍必须在这间屋子里出书。

出书的屋子是スニ一力一文庫。这间屋子在2019年的自我理解，是既能做异世界的大动作，也能做恋爱的小动作，小动作最好能被动画化。动画化的条件不是小数点。条件是可被分镜的场面：图书室的相遇、女孩子们的作战会议、告白的教室或屋顶、拒绝之后的脸。第二卷这些场面都有。都有，所以它后来确实进入了2022年的动画中段。中段在全十二话里大约是考试、伊佐奈的自觉与告白。中段不是动画的广告重点。广告重点仍是第一卷的兄妹设定。第二卷的内容在影像里变成“新角色来了”的证据。证据化是跨媒介的缩小。缩小之后，目录的三句几乎不可能以目录的形式出现。影像没有目录。没有目录的第二卷只剩事件。事件是攻略与拒绝。于是腰封的语言在动画里战胜了书的语言。战胜不是制作组的恶意。制作组面对的是十二话的容量，容量要求事件。事件的名字早就被腰封写好。我认为这是第二卷在媒介转移中的必然损失，必然到几乎不能称为事故。事故是意外。这是结构。结构是：文库用腰封把书卖给动画，动画用腰封的词把书拍成剧情，剧情回过头来成为更多人认识这一卷的方式。循环里，问句若能留下，靠的是声优的一口气，不是语法的「なればいい」。一口气也可以很痛。痛的种类不同。不同必须被记住，否则动画观众与书籍读者会以为他们 quarrel 的是同一件作品的同一处优点。他们 quarrel 的常常是两种结尾的音量。书籍把音量分给目录与问句。影像把音量分给脸。脸更容易赢。赢的历史不是这一卷的内在质量史。是它的传播史。传播史里它是可爱的人出现的那一卷。内在史里它是办法缺席的那一卷。两本史写在同一个ISBN上。ISBN只有一个。一个号码装两本史，是畅销机制的常态。常态不值得惊讶。值得做的是不要用传播史去改写内在史，也不用内在史去羞辱传播史里的喜爱。喜爱伊佐奈的人没有读错。他们读到了书愿意给人喜欢的那一层。那一层是真的。真的层被我反复推开，是为了看见下面的层，不是为了把上面的层判成假。

下面的层里还有一次关于“公平”的没写完的账。结女说告白的劳务不公平。公平若被认真对待，第二卷应该给水斗一次同等的劳务：让他也必须把一封信拿到门槛上，哪怕他最终仍不投。他没有被要求。他被要求的是裁判。裁判不是劳务的对等物。对等物应该是他也经历一次“说出来就会改变称呼”的风险。风险在终盘由他以拒绝的形式承担了一点。拒绝有风险：可能失去伊佐奈这个朋友，可能被看成渣。风险的量级仍小于告白。小于，是因为拒绝维持原状，告白改变原状。维持的风险是守成的风险。改变的风险是革命的风险。把守成称为与革命同等的勇敢，是专一叙事的习惯说法。习惯说法不成立。不成立不是因为他 coward。是因为劳务的种类不同，不能用“他也很不容易”混成同一种不容易。我认为第二卷感觉到了不公平，并把感觉写进了她的嘴里，却没有把结构改成公平。感觉而不改正，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说：这种不公平就是这段关系的形状，改正它就不是这对人了。这个辩护很强。强在它尊重人物的极限。弱在它把极限当成不可触碰的自然。自然其实是反复书写之后形成的习惯。习惯可以被下一次书写打破。第二卷选择不打破。选择一致于水斗的性格。一致是艺术的完整。完整的艺术可以同时是不公正的社会微型。微型里的不公正不因为写得真就变成好的。真与好分开，是批评最后的义务。义务在这一卷上的执行是：真，给高分；公正，不给高分。两个分数不要平均。平均会制造一个温吞的“还行”。它不是还行。它是真得很好、公正得不

够。不够的地方是劳务。劳务几乎总是她的。

劳务的一次具体形态是帮助伊佐奈变得能够告白。帮助是一种教学。教学者自己当年的科目不及格。不及格的人去教，教的内容就必然夹带私货。私货是“你要比我勇敢”，也可能是“你去试试，然后失败给我看”。两种私货可以同时存在，存在于不同的秒。秒与秒之间她自己也不稳定。不稳定是人。若把协助写成纯粹的善行，就抹掉私货。若把协助写成纯粹的阴谋，就抹掉她想成为姐姐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与私货打架。打架的篇幅在公开文本的转述里偏短，短在作战的速度里。速度是缺陷，已经记过。这里补的是教学关系的伦理。教学关系一旦成立，伊佐奈就暂时成为学生。学生的告白不完全是自发的。自发里混进了课程。课程由吃醋的人与过度热心的朋友共同开设。开设者的动机不纯。不纯的课仍然可能教出真的勇气。勇气是真的，课程是不纯的。两个判断不要合并成“所以告白不算数”。算数。算数的同时，告白不是伊佐奈独自从内心长出来的植物。它是被浇过水的。水里有结女没有投出的那封信的影子。影子浇水，是这一卷最奇怪的图像。奇怪的图像比“吃醋女主帮助情敌”的类型说明更接近真相。真相是一个人试图把过去没有完成的动作，放进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完成。完成的替代品。替代品若成功，她会更无法忍受，因为别人替她活成了她没活成的样子。替代品若失败，她会获得短暂的安全，安全立刻变成内疚与空洞。终盘的问句更像第二种之后的空洞，尽管水斗的拒绝给的是第一种的反面：他没有接受替代品。没有接受，替代品的实验中止。中止之后，她发现自己既没有被替代，也没有学会自己去做。实验失败的方式是最空的一种。空，所以问办法。办法是实验中止后的声音。这个声音的谱系不是单纯的爱。谱系里有教学的失败。教学的失败使崩溃更复杂，也更不像广告。广告只卖爱。这里卖不出去的是一次糟糕的补课。补课的老师在下课铃响时发现自己仍然不会做那道旧题。旧题是告白。新题是生活。两道都空白。空白叠在一起，才有那句长问。长问不是单一情绪的喷发。是两张空白试卷叠着交上去时的声音。声音因此比“我爱你”更乱。乱是优点。优点不容易被动画配乐保存。配乐会把它理顺成悲伤。理顺是损失。损失让书籍里的乱成为不能迁移的东西。不能迁移的东西才是这一卷最值得留下来的财产。财产不是金句。财产是两张试卷的叠法。

叠法也可以用来重读第一卷与第二卷的关系，避免把第二卷只看成续作。第一卷的主句是过去不肯结束。第二卷把这个主句降级为从句，主句的位置空出。空出是形式的进步。进步不是内容变多。内容变多是第三人出现。形式的进步是句法的等级变了。过去从主语变成让步。让步是更成熟的语法。成熟不一定更真。第一卷的不肯结束有一种青年的绝对。绝对是“它就是不结束”。第二卷说“即便不结束，即便不是恋人”。即便是退了一步的句子。退一步会失去绝对的力量，获得关系的复杂性。我认为这一步是作者从出道作的锐气走向工匠的标志。工匠知道绝对不能每卷都喊。喊多了，不肯结束会变成口号。口号在第一卷是发现。发现只能发现一次。第二次必须换语法。换语法的风险是锐气下降。下降在第二卷不明显，因为新语法本身是锐的。锐在让步。让步比坚持更难写得软弱。他写成了不软弱。不软弱的证据是问句没有退到“算了”。算是让步的俗形态。他的让步是条件句，条件句下面仍是追问。追问保住了第一卷的绝对，只是绝对从“恋情”转移到“怎么办”。转移是成长。成长不是人物的。人物几乎没有成长到会办。成长是书的句法。书比人物先长大。先长大的书会把人物留在后面。留在后面的人物显得更痛。痛是句法进步的副作用。副作用很美。美的副作用要被看见，才不会被误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留在原地取乐。取乐不是主因。主因是句法换挡时，人物还不会开新的挡。不会开，所以空挡滑行。滑行的声音就是那一句。

空挡滑行的时间感，与令和元年五月的时间感有一次巧合。年号刚刚更换，日历上的新年号还没有习惯。后记特意把发售日和年号绑在一起。绑定是作者在场的证明。证明他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月交稿。哪一个月对正文的情节几乎没有影响。情节不写元号。元号只写在后记。后记因此是书的外层时间，正文是书的内层时间。内层时间是学期、换座、考试、暑假的回忆。外层时间是平成结束。两层时间在“开始”这个概念上重叠。年号开始。学期在记忆里开始。关系在家人的意义上开始。开始很多，结束很少。很少的结束是恋人身份的结束，而这个结束被标题放进让步，等于宣布结束无效。无效的

结束与新年号的开始叠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错觉：时代变了，这两个人的语法还没变。错觉是后记想要的历史感。历史感不一定被情节证明。情节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年的高中。任何一年都能换座。换座不需要令和。我认为历史感是附加的，附加得不算勉强，因为附加在后记，不在情节里伪造社会事件。不伪造是克制。克制让这本书没有变成“令和的恋爱论”那种标题党批评。它只是在后记里承认：我交稿的这个月，外面的人正在讨论要不要结婚。外面的讨论与里面的问句不对接。不对接是诚实。诚实是两个时间层各自完整，谁也不用谁做比喻的全部。比喻只轻微地搭一下。搭一下就离开。离开的干净，是后记写得比我起初认为的更好的地方。更好，是因为它没有把结女写成少子化的象征。象征会杀掉她。她只是一个在特定月份被印出来的人。月份属于书。人属于情节。两者在书架上相遇，相遇的时间很短。短相遇就够了。够了的意思是：历史没有被要求为每一次心跳负责。心跳也不必证明历史。不必证明，是自由。自由在第二卷里很少。这里有一点。一点放在后记与情节的缝里。缝是好的。缝意味着不是一切都被主题黏住。黏住的书会窒息。第二卷没有窒息。它有缝。缝里漏进五月的风。风不是情节。风是出版日期。出版日期被写成后记的句子之后，就变成了可以感觉到的风。风很小。小风使这一卷不同于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的类型复制品。复制品不在乎自己是哪一年的五月。这本书在乎一次。在乎一次就够它留下年轮。年轮只有一圈。一圈是第二卷。不是整棵系列的树。树会继续长，长到把这一圈包进木头深处。深处的人要剖开才看得见。剖开是重读。重读时不要只找后来的答案有没有回到这里。要找这一圈自己的纹路。纹路是小数、是头衔、是感谢、是未投的信、是叠着的空白试卷、是来不及对接的五月。纹路已经够成为一圈。够成为一圈的东西，不需要靠整棵树的高度来辩护。树的高度是别的卷的工作。这一圈的工作已经做完，做完的证据不是复合。证据是纹路清楚。清楚到可以在没有前后卷的情况下被摸到。摸到是单卷的尊严。尊严在系列商品里最难保持。第二卷保持住了。保持的方式不是独立到可以不读第一卷。是即使依赖第一卷的规则，它仍然有只属于自己的句法。句法是让步。让步从这一卷开始成为书的语法，而不是某一句台词的语气。语气会过去。语法会留下来，留下来给后面的卷使用，也留下来被后面的卷用旧。用旧是以后的事。新的时候，它在2019年5月的这一圈木头上，还是新的。新的让步有一种刚刚学会的谨慎。谨慎不是软弱。刚刚学会的人会把话说得比以后更慢。慢在目录的句点里。句点很多。很多句点是谨慎的外形。外形可以被看成装腔。装腔的指控有理，如果句点后面没有劳务与试卷。有，所以装腔不成立。成立的是一个作者在第二本书里学习如何不把第一本书的绝对再喊一遍。学习的声音很慢。慢的声音在货架上不占优势。优势是伊佐奈的出现。出现是快的信息。慢的声音躲在快的信息后面。躲是第二卷的策略，也是它被读快的原因。读快的人只看见出现。读慢的人看见句点。两种读法的速度差，大约就是剩余那些还没被写进批评里的字所要追的差。差不会被批评追完。追是读的模仿。模仿读得慢一点。慢一点仍然不是回答。回答始终没有来。没有来的页面上，年轮只是一圈细线。细线比广告更难看见。看见的人会把书从架上抽出来，重新看目录，看那一串不被称为邻座的数字，看它怎样拒绝成为一句土的真心话，又怎样恰恰因为拒绝而把真心话说得更土、更清楚、更无法被作战这个词收编。收编失败的地方，书还活着。活着的方式很安静。安静在五月的风已经停了之后仍然有效。有效不靠更新。靠那一圈没有被后来的情节完全填平的纹路。填平是系列的习惯。习惯还没在这一卷内完成。未完成的填平，是留给重读的空间。空间里没有新的情节。只有已经写过的句子在没有回答的状态下再次经过。再次经过时，它们不需要变得更深刻。它们需要不被回答。不被回答，是这一卷给批评的最后条件。条件满足的时候，字可以继续增加，增加的字仍然只是围着缺席走。走一圈，就是年轮。年轮的终点不在更远的地方。终点是回到目录第一行那个不肯把话说完的小数。小数没有下文。下文是整本书。整本书没有回答它。没有回答它的书，才配放回那个仍然空着的鞋柜。鞋柜里没有信。数字也不在鞋柜里。数字在目录里。目录在书的前面。前面的东西最后才被理解。理解是倒着发生的。倒着发生的理解，是第二卷最适合的读法。读法结束在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地方全是句点。句点后面才是那个很小的数。很小的数什么都不承诺。不承诺的东西，在一本全是延期的系列里，意外地最接近诚实。诚实没有声音。声音是后来的人给它加上的。加上之前，它只是印在纸上的黑点与数字。黑点。数字。然后才是人。人来得比数字晚。晚的是一切故事。故事再长，也晚于那个不肯先说话的标题。标题已经先说了。先说的是它还不能说完。不能说完。这

不是残稿。这是这一卷的句法本身。句法本身不需要被续成复合。它需要被放在前面。前面是目录。目录是这本书真正的第一场戏。第一场戏没有人物出场。没有人物的戏，是第二卷最容易被跳过、也最不该被跳过的一场。跳过之后，后面所有的人都会显得来得太快。太快的人会变成攻略的对象。不跳过的人 would 知道，在任何人开口之前，书已经用一串停顿声明：精确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精确仍然不能让人决定要不要坐到旁边。坐不坐到旁边。这个问题比告白更早，比拒绝更早，比后记更早。更早的问题没有被后来的问题取消。它只是被后来的问题盖住。盖住不是消失。翻回第一页，它还在。还在的时候，第二卷就还没有被读完。没有读完不是因为字还不够。是因为目录还在前面等着被倒着理解。倒着理解一旦发生，前面的句点就会变得比后面的哭更响。更响是静的响。静的响不适合被摘抄。它只适合被再次翻到。翻到即止。止于一个仍然很小的数。数的后面没有单位。单位可能是概率，也可能是心的某一种计量，计量方式没有被书解释。不解释是它最后的自由。自由很小。小到像小数点后的位置。位置留着。留着就不算被作战、被动画、被后记、被复合的许诺全部买走。没被买走的那几位，是这一卷真正的剩余。剩余不在我还没写完的字里。剩余在标题不肯补完的那几个句点里。句点无法被批评填满。填满就不再是句点。所以剩余会一直在。一直在的东西，不是欠更的字数。是书自己留下的、拒绝被写成答案的停顿。停顿不回答。停顿只把位置空开。空开的位置上，没有人坐下。没有人坐下的邻座，比坐满的恋人更加接近这一卷的真话。真话很短。短到只剩句点与一个不肯被叫作缘分的数。数还在目录上。目录还在书前。书前比一切续写都更早。更早的地方，不需要我再替它说下去。

鞋柜是一种很便宜的建筑。铁皮或木格，一格对一个人，放鞋，也放没有别的地址可去的纸。日本校园叙事把鞋柜写成邮政系统，是因为真正的邮政太慢，而秘密又不能走嘴。第二卷里的结女连这个便宜的系统都没有启用。未启用的原因她自己写过：到了要行动的那一刻，她退缩了。退缩发生在身体已经走到格子附近、或者仅仅是想象自己走到格子附近的时候。两种距离对羞耻来说几乎一样。想象中的鞋柜已经足够让手停住。手停住之后，信的身份就变了。它不再是情书，变成一份没有收件人的草稿。草稿的危险比信件更大，因为信件至少已经离开身体，危险转移到别人的手上；草稿还在自己的包里或自己的房间里，危险始终贴着作者。我认为第二卷对告白的理解，核心不在被拒绝的苦痛，而在草稿无法离身的苦痛。离身是行动。行动需要一个最小的公共装置。鞋柜就是那个最小装置。她不用它，等于拒绝把感情交给哪怕是最低级的公共性。公共性一旦被拒绝，感情就只能留在内心，留在内心的东西在第二天早晨无法被问候的人读取。水斗的「早安，绫井」因此不是冷酷的修辞，它是公共语言的正常工作。公共语言不读取包里的草稿。草稿怪罪公共语言，是草稿自己没有进入公共。这个判断对结女很严。严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把全部责任都写成水斗不会告白，她自己的退缩就会被爱的叙事洗白。洗白之后，第二卷前半关于“不公平”的控诉会变得过于干净。不公平是真的，退缩也是真的。两真并列，她才不是纯粹的受害者，他也才不是纯粹的债务关系人。债务关系是双向的。双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劳务仍然更多在她这边。可是劳务里有一部分是她自己取消的：信没有投入，就没有产生对方的阅读义务。没有义务的人，不能被要求为没读过的信负责。他负责的是另一件事：他是那种会让对方觉得“除了我来告白别无他法”的人。这件事的责任成立。对一封不存在于世界上的信的责任不成立。把两种责任分开，是细读对人物最基本的公正。

公正还会碰到一个更小的物件：信纸本身。她在暑假倒数第二天的深夜摊开信纸，写出明显带着深夜思维的文章，然后累得睡着，最重要的心理准备没有做。纸在这里不是浪漫的载体，是一种会诱人过度书写的材料。深夜的纸特别危险。危险在于它接受任何句子，不提供早晨的走廊那种抵抗。走廊会看人。纸不看人。纸让她暂时成为可以告白的人，早晨的自己则取消这个身份。我认为纸与走廊的对立，是第二卷内在的媒介论。纸是小说的亲戚。走廊是生活的亲戚。这本小说站在纸一边，所以它能把草稿写给我们看；生活站在走廊一边，所以草稿没有生效。作者若是完全站在纸一边，就会让信被读到，好让情感获得戏剧的完成。他让走廊赢了一次。这一次赢，使第二卷对小说自身的媒介产生怀疑：写下来不等于送达。送达需要身体去完成一个很土的动作。土的动作做不成，再精致的句子也只是草稿。这个怀疑非常重要，因为它回头照到书自己的精

致。书把痛苦写成完整的问句，问句像一封终于写好的信。可是问句若只停留在内心独白，它就仍然是草稿，仍然没有投入任何人的鞋柜。公开文本没有足够证据让我断言那句“如何活”一定被水斗当面听见。若只是她的内心，这封信就再次停留在纸上。纸上的信是小说的胜利，生活的失败。胜利与失败同时成立。成立的方式比“她终于说出来了”更苦。说出来如果没有发生，读者就是唯一的收件人。读者不是当事人。读者的感动不能代替送达。代替发生时，阅读的伦理就会出现一个空洞：我们读到了，他们之中可能仍有人没有读到。空洞不是缺陷的全部。空洞是第一人称小说的结构性命运。命运在这一卷特别刺人，因为她已经在情书上吃过一次“写了但没送到”的亏。若崩溃句再走同一条路，就是重复的亏。重复是风格，也是损伤。损伤在于人物的成长被写成更会写，而不是更会送。更会写，是作者的成长。更会送，才是人物的成长。两者在第二卷又一次错位。错位让书变得很好，让人变得更会痛。很好与更痛不是同一种成就。

试卷的图像可以再往考试的现场推进一步。定期考对结女不是测量知识，是测量出道是否稳定。稳定的标志是她能够在不依赖水斗的情况下维持优等生的位置。水斗的存在本身就是干扰项。干扰不一定来自他的分数，而来自他的态度：他可以不把这场考试当成人格的审判。不审判，对一个正在受审的人来说，是一种冒犯。冒犯的逻辑很不讲理，可是不讲理正是人格审判的特征。一旦某件事被用来证明“我是谁”，旁边那个不参与证明的人就会显得轻慢。轻慢甚至不必说话。他只要翻页的速度与她不一样，或者交卷的时间与她不一样，或者考前的夜晚没有同样的恐慌。不一样就是证据，证明世界不是只按她的恐慌来运转。我认为考试章的核心情绪不是竞争，是恐慌的孤独。竞争是表面。表面适合写成争吵与抓住衣领。孤独是她发现恐慌无法共享。无法共享的原因不是他冷漠到没有目标，而是他的目标不需要用同一套身体症状来表现。症状不同的人很难互相证明“我在乎”。在乎若必须翻译成症状，翻译失败就会变成侮辱。她喊不要小看，喊的可能不是分数，是“不要把我的症状看成可笑”。症状是出道的成本。成本被看成可笑，出道就变成演戏。演戏被旧识看穿，是高中生活最常见的崩溃之一。崩溃不必等到告白。考场已经可以崩溃。第二卷若把这次崩溃写成前菜，把终盘写成主菜，它就在用同一套敏感做两道菜。两道菜都好吃，但是口味接近。接近是重复的风险。风险被题材差别掩盖：一道是学业，一道是恋爱。掩盖有效，读者不会觉得自己吃了两次同样的东西。细读仍要指出同样的骨骼。骨骼是：她用一项公共制度证明自己已经改变，制度旁边坐着一个不需要改变的人，这个人使证明失效。座位证明失效。考试证明失效。姐姐的头衔在终盘也失效。三项失效是同一结构的三次变奏。变奏写得好，就会显得丰富。丰富是真的。单一也是真的。单一的结构能够支撑三章，说明结构很强。强到可以变化场面。也强到让人担心，第四次、第五次还会不会只是换一场制度。担心属于系列。第二卷内部，三次已经构成一个乐句。乐句完整。完整就不该在这一卷里被要求写出第四种人生。第四种是以后的事。

乐句的三次变奏也可以与《龙与虎》的文化祭、补习、家访对照着看。那部作品的制度场面是为了把两个不会说话的人推进空间，推进本身就是情节的引擎。引擎的方向是靠近。第二卷的制度场面经常把人推进空间，推进的结果却是证明靠近没有新的语言。换座提供空间，语言仍是旧的咒语。考试提供空间，语言仍是旧的好强。告白提供空间，语言仍是旧的劳务分配。空间变了，语言不变。不变被写得很清醒。清醒的代价是缺少《龙与虎》那种被空间忽然拯救的瞬间。拯救很俗，也很难忘。第二卷拒绝俗的拯救，所以它更耐读，也更少那种忽然的光。光在第一卷的夏祭里可能出现过。第二卷把光收起来，换成试卷与草稿。收起来是季节的选择，也是作者第二本书的自我限制。自我限制通常被赞美。赞美时要补一句：限制也会变成味道的重复。重复在三章之内是动机。超过三章是惯性。这一卷停在动机刚刚完成的地方，停得准时。准时是节奏上的美德。美德让人忘记它的材料其实只有一种敏感。一种敏感写成一本好书，是才能。才能不是无限库存。库存这句话他自己在后记里说过，说的是Web稿。感觉的库存他没提。感觉的库存从乐句的单一性里可以听见。听见不是否定。是否定的前兆。前兆在第二卷还好好听。好听的前兆也是前兆。

伊佐奈把轻小说带进图书室，等于把另一种公共语言带进学校。学校的公共语言是招

呼、考试、座位、告白。轻小说的公共语言是作品名、角色、评价、类型标签。两种公共语言几乎不互相承认。学校把轻小说看成私下的癖好。癖好不能用来点名。点名要用真名。伊佐奈的困难是她最流利的语言在学校里不流通。水斗是少数能流通的人。流通一旦发生，友谊就会显得像命运，其实只是语言的口岸。口岸城市总是容易被写成浪漫。浪漫掩盖贸易的条件。条件是双方都持有同一种在别处贬值的货币。货币是阅读经验。阅读经验在优等生的课堂上不增值，在图书室里增值。增值的地方形成小共同体。小共同体对结女是威胁，因为她的出道货币是学校承认的那种：成绩、外貌、正确的朋友。她未必不能读推理，第一卷已经暗示她读。她的货币与伊佐奈的货币不完全冲突，可是兑换率不同。结女把阅读收进个人修养。伊佐奈把阅读当成主要的公共身份。身份的强度不同。强度高的人更依赖口岸。依赖使伊佐奈在这一卷里既自由又狭窄。自由是她不必用出道来证明自己。狭窄是她的证明方式少，少到一旦口岸关闭，世界就只剩身体笑点这个更易流通的货币。身体是学校也承认的货币。承认的方式很粗。粗的货币会把细的货币挤出去。挤出去的过程，就是我先前说的税。税现在可以叫货币替代。替代不是因为她没有思想。是因为思想的货币在这个市场里找零太慢。慢的东西被快的东西替换。替换是市场，不是本质。本质论会说她就是那样的角色。市场论会说书选择了更快的找零。我采用市场论。采用的理由是后记还保存着另一种货币的名义：谈论作品。名义还在，流通不足。名义与流通的差额，是人物被亏欠的精确数额。数额无法用数字写。可以写的是：后记的面额大于正文的现金。面额是承诺。现金是场面。场面兑付不足。不足就是欠。

《四月是你的谎言》用音乐作为可共享的高价值货币，共享本身几乎等于爱。第二卷的阅读货币故意不升值到爱。不升值是后记的要求。要求在正文里执行得不彻底，因为伊佐奈还是把货币兑换成了告白。兑换证明货币的持有者自己也不相信它足够。不够的感觉很令人难过。难过在于：一个真正拥有语言口岸的人，仍然觉得口岸必须通往恋人，否则口岸就不算成功。成功的定义从外部渗入。外部是整个校园与整个类型工业。工业告诉她，两个互相理解的人应该成为恋人，否则理解只是前奏。前奏思维是恋爱中心主义最顽固的形态。顽固不在于人人都想结婚。顽固在于一切稳定的亲近都被看成尚未完成的恋爱。后记反对这个顽固。正文让伊佐奈活在这个顽固里。反对与生活的分裂，再次说明作者比人物更早到达观点。人物还在用前奏思维生活。观点已经在后记里宣布前奏可以就是正文。宣布对人物来说来得太早，像提前剧透的大人。大人说，你不必把朋友当成失败的恋人。少女还在把朋友体验成可能的前奏。体验没有错。错的是用大人的结论去嘲笑体验。我不再嘲笑。我只写下时间差。时间差是第二卷最温柔的悲剧：正确的话来早了，早到不能被当事人使用。使用需要痛苦先走完。走完的是结女，不是伊佐奈。伊佐奈被提前保护。保护使她免于走完。免于走完的人，得不到使用那句正确的话的资格。资格在经历里。经历被设定减免。减免是善意。善意造成一种智力与经历的错配：作者把结论给了她的人设，没有把结论需要的时间给她。时间给了结女。结论却不是结女能接受的。两人各自缺一半。缺法互补，合成一本完整的书。合成的完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卷读完会觉得书比人完整。完整的书站在两个不完整的人上面。站得好，像一座桥。桥不是任何人的家。家还没有被造出来。

后来的卷会试图造家。造家的方式从标题上就能看见危险。第四卷「ファースト・キスが布告する」，初吻宣战，把身体的旧事实变成新的宣战。宣战是回答。回答一旦使用初吻，第二卷的“办法”就会被身体事件短路。短路不一定已经在第四卷发生，标题至少显示了回答的方向：不是发明新的关系名字，而是回到身体的标志性事件。标志性事件很有戏剧。戏剧会满足货架。满足的同时，技能问题被替换成谁的嘴唇算数。替换是缩小。第六卷把没说出口的事收成六件，方向相反，是把技能问题展开成清单。清单可能更忠实于第二卷。忠实与否，要看六件事是旧债的细目还是新的延期。细目是诚实。延期是技术。第九卷的求婚级别语言则是另一种短路：用更大的仪式盖住“如何生活”的小技术。仪式越大，技术越小。第二卷的问题其实很小，小到像每天怎么坐、怎么考、怎么打招呼。小问题最难用仪式回答。仪式回答的是意义。生活要求的是重复。重复不能被一次初吻解决。一次可以改变称呼。称呼改变之后，早晨还是要来。早晨的困难不

会因为嘴唇消失。我认为第二卷比后面任何仪式性的卷都更懂得困难的尺寸。尺寸是日常的。日常的困难写成问句之后，后面的卷若用典礼来回答，就是尺寸错误。尺寸错误不是那些卷已经被判死刑。是它们若要配得上这一问，就必须回答重复，而不是回答高潮。高潮人人会写。重复只有第二卷的目录显示出真正的兴趣。兴趣在换座这种每年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也改变不了什么的事情上。改变不了什么的事情，才是生活技术的考场。考场不在屋顶。屋顶适合初吻。考场在第二天仍要坐下去的椅子上。椅子不会因为宣战而变舒适。舒适要靠别的办法。别的办法始终缺席。缺席从第二卷一直往后面看，会变成一个苛刻的标准。苛刻的标准可能让后面的好场面全部不及格。全部不及格是标准太硬。硬的标准应该只用来保护问题的尺寸，不用来没收后来的喜悦。喜悦可以存在。喜悦若自称已经回答了“怎么活”，就要接受尺寸检验。检验不会在这里执行，因为这一卷的任务不是审判第四卷。任务是让尺寸量准。量准之后，读者自己会带着尺子走。尺子是第二卷能送给后面所有卷的东西。能送出去的东西不多。这把尺子是其中一件。另一件是让步从句。两件都不是情节。情节会被续写消耗。句法与尺寸消耗得慢一些。慢一些的东西更像遗产。遗产不保证继承者善用。不善用也仍然是遗产。

英文书名的处理值得单独记一笔，因为跨语言时让步从句几乎总是第一个被丢掉的东西。系列英译名 *My Stepmom's Daughter Is My Ex* 把第一卷的冲击做成品牌。品牌一旦成立，第二卷的副题即使被译成 *Even If We're Not Lovers*，也会依附在品牌后面，变成品牌的柔化版，而不是新的句法事件。柔化是商业翻译的合理选择。合理的选择仍会把「たとえ」的咬牙译成浪漫的容忍。容忍是“虽然我们不是恋人，也还是可以甜”。咬牙是“不是恋人这句话挡不住问题”。两种英译语气只差一个重音，重音却决定全书。我没有在这里逐句核对英译正文的用词，不能指控某一句译错。可以指控的是系列标题的品牌效应：*Ex* 已经把关系定义成过去式。过去式很响。第二卷想说的是过去式无效。无效的声音在品牌旁边变小。变小是文化折扣的一种，不发生在误解情节，发生在句法等级被标题重新排列。排列之后，海外读者更有理由把这一卷读成前女友吃醋。吃醋是品牌能识别的情节。让步从句不是品牌能识别的情节。识别失败，细读的必要性就增加。增加细读并不是海外读者的义务。义务在翻译与批评这边。这边若只用 *Ex* 的框架介绍第二卷，就是帮品牌吃掉副题。吃掉的责任不能推给不读日文的人。

中文的两个副题已经争过。这里再补一个字面上的后果。“即使不再是恋人”允许后面接“也仍然相爱”。“哪怕不再是恋人”允许后面接“也仍然不会”。两种后续不同。正式译名更容易接相爱。后记里出现的“哪怕”更不容易把相爱说成出路。可伦的正文究竟更常把让步译成哪一种语气，仅凭目录与公开摘录不能统计。统计的缺席要标明。标明之后，仍可以把书名的选择看成出版社的语气政策。政策偏向可陈列的克制。克制适合架上。架上的书要让路过的人觉得这是爱情，不是一道生活技术的难题。难题不好卖。爱情好卖。好卖的译名没有撒谎。他们确实相爱。相爱不是难题的取消。取消发生在译名的后续被读者自动补成“也很好”的时候。自动补全是语言习惯。习惯很强。强到必须靠崩溃句的笨拙把补全打断。笨拙若在译文里被磨光，习惯就会赢。赢的时候，中文读者会得到一本更顺的恋爱小说，失去一部分课程矛盾。失去多少，取决于那一句的译笔。译笔的那一寸，是这一卷在中文里的生死线。生死线不在全书的平均水平。在一个尾音有没有被抬成墓志铭。

身体契约还可以从座位的尺寸再想一次。邻座的距离大约是三十到四十厘米。这个距离比家人的同桌近，比恋人的拥抱远。它允许手肘相撞，不允许正当的拥抱。允许传递橡皮，不允许传递告白。它是制度制造的中间距离。中间距离最折磨，因为它持续提供接触的可能性，又持续否定接触的意义。小指的咒语把这个中间距离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式很穷：穷到只用一根手指，而且要无人看见。无人看见的契约几乎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契约在分手后本来应该作废。作废需要双方承认它曾经是契约。承认就会脸红。不承认，契约就继续在身体里有效，有效到换座的前一天夜里还会被想起来。我认为第二卷写中间距离，比写同一屋檐更精确。同一屋檐是例外状态，是再婚的非常装置。邻座是学校每年都在制造的普通装置。普通装置里的旧爱，比例外状态里的旧爱更难被归咎于命运。命运是非常。座位是行政。行政仍然刺人，说明刺人的不是命运的戏

剧性，是日常空间的设计。设计把青少年放在一个不断重新洗牌的格子里。格子声称公平。公平的格子会撞上不公平的记忆。记忆没有被洗掉。洗牌的人是老师，不是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洗牌者，而时间拒绝工作。拒绝工作的时间，让百分数变成嘲讽。嘲讽的对象是“新学期可以重来”。重来是学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每学期都要宣传一次。换座就是宣传的仪式。仪式失败。失败写在标题的小数里。小数说：重来的概率可以算出来，算出来也不等于你真的重来。算出来的东西比口号诚实。诚实的东西被放在最前面。最前面是对学校意识形态的一次很小的不服从。不服从没有说教。说教会写成“座位不能决定人生”。作者没有写这句正确的废话。他写了一个精确到不像话的数。数比废话更不服从。不服从是因为它拒绝用人生这种大词。大词是另一种广告。广告说一切都会变好，或者一切都不重要。小数说：我只谈邻座，邻座已经这么难。难被缩小到格子的尺寸。缩小之后反而无法被大词救走。救不走，是这一章的思想。思想不需要再上升。上升会把它变成青春的寓言。它不是寓言。它是一次抽签前的夜晚。夜晚里有人在算一个过分精确的数。算的人知道精确是假的。假的精确仍然比“随缘”更接近他的性格。性格是用计算掩盖迷信。掩盖住了，迷信还在。还在的证据是他居然要算。不在乎的人不算。算了的人已经输给了邻座。输这一下，比终盘的任何拒绝都更早暴露水斗。暴露是标题替他完成的。他本人大概不会承认。不承认也已经算过。算过就是承认。承认被翻译成数学，数学是他的脸面。脸面保住了。保住的脸面下面是一根曾经伸出去的小指。小指没有数学。没有数学的东西更难被写进标题。标题用数学去纪念小指。纪念的方式很别扭。别扭正好是这个人的方式。

结女的脸面则是姐姐。姐姐是社会给的数学，算式是出生时间。出生时间早大约三十分钟，这个事实在系列里被当成头衔的论据。论据荒唐，荒唐被人物认真使用。认真使用荒唐论据，是家庭喜剧的传统。传统在第二卷里获得了额外的功能：荒唐论据可以掩护真的需求。需求是靠近。靠近不能说。不能说的时候，出生顺序就变得极其有用。有用的东西会被用旧。用旧之后，终盘的问句里没有姐姐两个字。没有，说明掩护已经不够用。不够用的时刻，人物会露出没有头衔的脸。没有头衔的脸才是问句的说话人。说话人不是优等生，不是姐姐，不是前女友这个可以被类型识别的身份。说话人是一个不会生活的人。不会生活这个说法很重，重到像指责。它不是指责。它是她自己的问题的转写。问题里有“活下去”。活下去被说成需要学习。需要学习的人就是暂时不会的人。暂时不会不是耻辱。耻辱是周围所有制度都假装这件事不用学，靠身份就能自动会。自动会是学校与家庭的谎言。谎言说：当你成为姐姐，当你考到好成绩，当你不再是恋人，你就会知道怎么相处。她发现不会。发现不会，是第二卷真正的觉醒。觉醒没有带来新生活。觉醒只带来问题。问题型的觉醒比答案型的觉醒更可信。答案型是成长小说的毕业典礼。典礼上的人发表演讲，演讲说明他已经会了。第二卷没有典礼。没有典礼的觉醒停在不会。停在不会，是对成长小说的一次礼貌的拒绝。礼貌是它仍然使用了学习这个词。学习是成长小说的词。拒绝是它不让学习完成。未完成的学习，比反成长的虚无更适合这两个还要上学的人。虚无说学了也没用。她说我想学，可是条件互相矛盾。矛盾不是虚无。矛盾是还有结构可以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条件。条件是“没有你”加上“你才是教材”。斗争还没开始。开始之前的状态是问。问是斗争的最低级形态。最低级，所以最诚实。高级的斗争会写成离家、决裂、选择别人。选择别人是伊佐奈提供的机会，机会被水斗关掉，也被结女的感情关掉。关掉之后，斗争回到最低级。最低级很难写得激动。激动是崩溃句的长度造成的。长度给了它激动的外表。外表下面仍是最低级的问题。最低级不是贬低。最低级是基础。基础没打好，后面的初吻都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很华丽。华丽不代替基础。这个判断很硬，硬到像我在用第二卷压住整部系列。压住不是目的。目的是不让基础问题在华丽里被当成已经解决。没有被解决的问题，重复一遍也不应该感到抱歉。抱歉会让人换一个新话题。新话题更好写。旧问题更该写。

反证在这里要大到足以动摇整段。动摇的说法是：你把一个恋爱喜剧的甜卷读成了未完成的教育学，这是批评家的职业病。人物要的也许就是他，不是什么生活技术。技术是你从“どうやって”里过度引申的。引申一旦拿走，剩下的就是普通的爱。普通的爱不需要这么多句法。这个反证很强，强在它符合大多数读者的真实体验。真实体验是心

跳，不是课程。我的回应不是撤回技术这个词，而是把它降回身体。身体要学习的是：早晨如何把旧姓的人当成新家人，邻座如何不把手肘当成信号，考试如何不把对方的平静当成侮辱，别人的告白如何不当成自己的补考。这些都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技术。这些就是技术。技术的内容全部是身体与称呼。全部很土。土才不是引申。引申会走到存在主义的大词。我把大词停在外面。外面的风已经进过后记。正文里只要留下怎么坐、怎么叫、怎么听完一句拒绝。听完拒绝之后如何还能在同一个家里拿杯子。拿杯子是技术。拿杯子不会被写成高潮。不写成高潮，不代表它不是她真正不会的东西。她会写长句。她可能不会拿杯子。不会拿杯子这个画面是我的推想，推想要标明。标明之后，推想的功能是把技能从抽象里拽回手里。手里的东西最能检验一个阅读是否过度。如果一个阅读只能生产大词，不能生产手里的东西，它就是过度。手里的东西是杯子、橡皮、小指、信纸、鞋柜的边缘。这些都在第二卷的范围里，或者紧贴着它的范围。紧贴着的，我不把它写成已发生的情节。写成尺度。尺度是：这卷书的痛，与这些物件同一尺寸。同一尺寸的痛，不应该被读成命运悲剧。命运悲剧的尺寸是死亡与流放。这里的尺寸是格子与早晨。格子与早晨足够让人在夜里算小数。足够了。足够就是批评应该停止升格的地方。停止升格，不是停止细读。细读可以继续停在格子里。格子里还有很多没被说完的接触方式。接触方式是下一轮若还要写也写不完的东西。写不完不是因为篇幅。是因为日常的接触方式本来就比告白多。多的东西被类型筛选掉，只留下能升格的那种。第二卷有时也服从筛选。服从的时候它就是甜的恋爱喜剧。不服从的时候它停留在小数与草稿。停留的部分是它的骨头。骨头不甜。不甜的骨头支撑甜的肉。读者吃肉是合法的。批评看见骨头也是合法的。两种合法互相讨厌时，书就还活着。活着的标志不是好评数。好评数只证明肉的成功。骨头的成功很安静。安静到需要把句子重读到厌烦为止。厌烦还没有来。没有来，就还可以继续贴着物件写。贴着物件的写作不容易变短。变短通常是因为开始升格，开始用一个词代替一整个早晨。代替是高效。高效会让输出变瘦。瘦不是这一卷的形态。这一卷的形态是一天里的许多小格子，格子都要被走到。走到的速度应该像换座之前的那个夜晚，慢到会把一个很简单的概率算出三位小数。三位都要写。一位都不省。省了就会变成“很低的概率”这种正确而空洞的话。空洞的话节省篇幅。节省篇幅不是尊重这卷书的方式。尊重的方式是把停顿写得几乎过分。过分的停顿里，人物还没有出场的时候，书已经在难受了。难受可以持续很久。很久不是注水。注水是重复同一句结论。结论只有一句：办法没有来。围绕这句话的格子却有一整间教室那么多。教室的桌子要一张一张写过去，写到读者自己也开始烦躁，烦躁才接近结女在抽签前的身体。身体的烦躁是批评很难合法化的效果。合法的批评应该清楚。清楚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清楚做得太多，就会把烦躁治好。治好不是这一卷想要的。它想要的是清楚的烦躁。清楚的烦躁是知道概率很小、仍然要算的那种状态。状态可以模仿。模仿是把话说慢。说慢不是缩短。缩短是跳到结论。结论早就在那里。现在要的是走向结论之前的那些桌子。桌子与桌子之间只有过道。过道里会碰到手肘。碰到了也不算告白。不算告白的接触占生活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在恋爱喜剧里被剪掉。剪掉是为了节奏。节奏是对的。对节奏会让人忘记生活的比例。比例是：一天里真正像告白的瞬间可能只有零，像手肘的瞬间可能有十几次。十几次都不算数。不算数的次数太多，人就会疯，或者就会学会麻木。结女还没学会麻木。没学会，所以每一次都不算数的接触都还算数。都还算数，是她的痛苦的算术。算术与标题的算术不是同一种。标题算邻座的可能性。她算已经发生却不被承认的接触的次數。次数无法写进标题。无法写进标题的账，是更私人的账。私人的账使她在终盘会把“如何活”问得那么满。满是因为账已经记了太久。太久从中学的草稿开始，到高中的格子还在继续。继续的账没有被哥哥姐姐的赌约清零。赌约只是换了记账单位。单位从恋人变成家人。数字还在增加。增加的数字没有地方公布。不公布，就变成问句。问句是私账的一次泄漏。泄漏很短暂。短暂的泄漏被后记用公共的道理去擦。擦不掉。擦不掉的原因是私账的单位太小，小到公共道理的抹布碰不到。碰不到的账还在。还在，所以这一卷可以在所有大话题结束之后仍然觉得身旁的距离不对。距离不对是最小的剩余。最小的剩余最难被续写填平。填平需要改变每一天的过道。改变过道不是任何一场宣战能做的事。做不到的事，就继续留在过道里。过道里的人还是要去上课。上课之前要把鞋放进格子。格子是空的。空的格子旁边是另一个人的鞋子。鞋子不是信。不是信的东西也可以很像一种每天都在发生的、不被叫作爱的邻近。邻近不被叫作爱的时候，它最像

第二卷。最像的时候，它没有金句。没有金句的邻近，是我这一轮最想留住的东西。留住的方法不是再给它一个名字。名字一给，它又会变成朋友或家人或缘分。它现在只是过道的宽度。宽度大约是一个人侧身能过、两个人会碰到包的那种宽度。碰到包。说对不起。然后走掉。走掉之后包上的温度立刻消失。消失得很快。快到无法成为证据。无法成为证据的接触，是这一卷真正的大多数。大多数没有被写成场面。没有被写成场面，不是作者的遗漏。是小说必须选择。选择之后，批评有义务记得那些没被选中的接触仍然构成人物的一天。一天比高潮长。长的东西被短的东西代表。代表是必要的。代表变成冒充，就不好。不好的边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问句下面有一整条过道。记得，则崩溃是有来路的。不记得，则崩溃只是效果。效果会过去。过道不会过去。过道每天都在。每天都在的东西，才是“哪怕不再是恋人”所要面对的真正主语。主语不是命运。主语是过道。过道不回答。不回答的过道比不回答的后记更硬。更硬，是因为你不能跟建筑讲道理。建筑只提供宽度。宽度里，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把胳膊收回去。收回去是技术。伸出去是技术。两种技术她都还在学。学的现场没有观众。没有观众的现场最难写成轻小说。轻小说需要观众。第二卷找到的观众是读者。读者看见了标题，看见了问句，看不见大多数的过道。看不见的部分由批评来指出它存在，而不是虚构它的细节。细节一虚构，就变成伪情节。伪情节是不诚实。不诚实的细读会伤书。伤书的方式是替它添加它没有的早晨。它已经有一个早晨。那个早晨是「早安，绫井」。一个早晨就够代表过道的硬度。够了就不要再造第二个更凄美的早晨。凄美是升格。升格会把宽度变成命运。宽度应该留下来。留下来的宽度里，两个人可以每天都碰到，每天都不算。每天都不算，仍然要走过去。走过去就是活。活就是她说自己还不会的那种东西。不会的东西如此普通。普通到几乎让整本批评显得夸张。夸张是真的。真的夸张必须在最后把自己降下来，降到与过道同一高度。降下来之后，话会变少。变少不是缩短篇幅的意思。是每一句都不再试图比过道更响。更响的话已经说过了。现在把音量放低，低到能听见包撞上另一只包的声音。那个声音没有被写进书里。没有被写进书里的声音，是剩余里最剩余的部分。它提醒写字的人：书已经选择了它的声音，批评不要用更大的声音去覆盖选择。覆盖是另一种广告。广告说，我已经把这卷书解释完了。解释不完的是过道。过道不需要解释。它需要被记得还在书的外面，在人物每天要走的里面。里面与外面在这里重叠。重叠的地方，第二卷结束，生活不结束。生活不结束的方式很具体。具体是明天还要换鞋，还要上课，还要在一个可能坐在旁边也可能不坐在旁边的人旁边，学习一种没有名字的距离。距离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所以标题只能用数字。数字是无名的一种写法。写法已经足够好。足够好的写法不需要被续成哲学。哲学会把数字抢走。抢不走的是明天的课表。课表还在。课表比任何批评都更像这一卷的下文。下文不是印出来的。下文是第二天。第二天没有印在ISBN里面。它印在人物必须去的教室里。教室很普通。普通是第二卷最难的美学。难的美学已经被目录抓住了一次。抓住一次就够整本书受用。受用的方式不是反复引用。是每次想把话讲大的时候，回到那个很小的百分比旁边，看看自己是不是又在讲人生了。讲人生的时候，过道就会消失。过道一消失，这卷书就变成别人的书。别人的书可以很伟大。这一本的伟大是它愿意很小。很小的伟大最容易被写长的批评出卖。出卖的方式是用很多大句子去赞美小。赞美越长，小越不像小。不像小的时候，就要停在宽度上。宽度三十到四十厘米。厘米是最后的单位。单位换成厘米之后，命运就进不来了。进不来是好的。好的东西很窄。窄的地方，两只胳膊如果同时放上去，桌子就不够用。不够用的桌子，是邻座的全部哲学。哲学到此就应该碰桌面。碰桌面的声音很轻。轻的声音结束这一轮。结束不是回答。是把单位换对了。单位一对，剩下的字就可以继续贴着桌面走，而不必再升到年号与广告上面。桌面以下是她的手。桌面以上是教室的灯。灯是公共的。手是私账。私账与公共的灯之间，只有三十厘米。三十厘米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一个正当的名字。名字放不下，所以他们使用借口。借口的厚度大约也是三十厘米。再厚就会碰到对方。碰到就要解释。解释就是第二卷每一章实际在做的事。做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差一点碰到真正的句子。真正的句子到最后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像解释。像求救。求救的句子不再保持三十厘米。它直接越过桌面。越过是崩溃的空间形式。空间形式比心理形容更清楚。清楚在于：她从前一直遵守距离，最后一句不遵守了。不遵守不是堕落。是距离的技术破产。破产的句子飞过桌面。飞过之后，书必须结束，因为技术已经不在手里。不在手里的人，作者让她停在页尾。停是负责。负责是不假装她下一秒就会收回胳膊，重

新变成会解释的人。她暂时不会了。不会了的状态被保存。保存的页很安静。安静里能听见越过桌面的那一下。那一下比哭声更小，比小数更危险。危险是它终于不用数学，也不用头衔。不用任何换算。不用换算的句子是第二卷等到最后才允许自己写出的句子。允许得很克制。克制到只允许一次。一次就够把前面所有的三十厘米照亮。照亮之后，那些厘米没有被否定。它们是路。路的终点不是接吻。终点是一句不问距离是否合适、只问自己还能不能活的话。话越过了桌面。桌面还在。还在的桌面是明天的问题。明天的问题不在这一页解决。这一页只负责越过一次。越过一次的人，第二天会很羞。羞是技术重新开始的起点。起点还没被写。没被写是因为书已经到了后记。后记开始讲时代。时代比羞大。大的东西盖住小的羞。羞应该被记得。记得的方式是不要立刻跟作者去谈结婚广告。广告可以等。等一等再谈。等的时候，看着那句越过桌面的话，看它如何不像一句名言，像一只忽然伸得太远的手，伸远了，收回不来，就停在半空。半空是页尾。页尾的手没有被谁握住。没有被握住的手，是第二卷的最后一个画面。画面不需要插画。插画会把它画成美。它应该只是停住。停住已经够难看，也够真。真的难看是这一卷赠给读者的最后一件礼物。礼物不是糖。糖在前面已经发过了。最后的礼物是一只停在半空、还没有学会收回去的手。手的主人在问办法。办法不在半空里。半空里只有这一瞬间。瞬间被书保住了。保住的东西很小。小到可以与三十厘米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而不显得夸张。不夸张的时候，批评才算把单位换对。单位换对之后，还可以写很多桌面，但是这一轮的最后一寸应该留给那只手。手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手比“恋人”更接近她当时的状态。状态是：身份已经不够用，身体先越界，越界的方式却只是一句问话。问话是最小的越界。最小的越界造成最大的羞。最大的羞没有被画出来。没有被画出来的东西，由句子自己负责。句子负责过了。负责过的句子，不需要我再握它。握它就会变成回答。回答是另一只手。另一只手不该从批评里伸出去。伸出去会很像水斗若在下一卷忽然学会的那种温柔。那种温柔来得太快就会像后记。太快的温柔会把半空填满。半空应该再空一会儿。空一会儿，是对那只手仅有的礼貌。礼貌不是冷漠。礼貌是看见它已经伸得很累，就不要急着替它找一个落点。落点会有的。落点是后面的卷的野心。野心现在先不要进来。进来的只有桌面的边缘，边缘以下是她的座位，座位以外是过道，过道尽头是鞋柜。鞋柜仍然空着。空着的鞋柜与停在半空的手是同一天里的两个端点。一个端点是中学的早晨。一个端点是高中这一卷的页尾。两端之间是她学会的所有头衔，以及头衔没能教会的东西。没能教会的东西停在半空。停在半空的东西就是这一卷。

图书室的空气里有灰尘与塑封。塑封是新书的声音，灰尘是旧书的声音。伊佐奈出现的时候，两种声音同时在场。她不是从屋顶的逆光里走进来的情敌，她是从一排她已经读过、而学校并不重视的书后面探出头来的人。探出头这个动作很重要。重要在于它没有侵略性，也没有舞台感。舞台感是类型给“新女主登场”的默认灯光。默认灯光要求慢动作、要求一句能被截图的自我介绍、要求男主的内心立刻给出评价。第二卷若服从默认灯光，伊佐奈就会在第一分钟变成攻略对象。公开的阅读记忆不是这样。阅读记忆里她先是一个会说话的读者，然后才是一个让结女不安的人。顺序不能颠倒。顺序一颠倒，后记的命题就失去现场。现场是：有一种人的第一语言是作品，第二语言才是关系。关系来晚一步，晚的那一步就是她与校园恋爱规则之间的时差。时差使她可爱。可爱不是因为迟钝被观赏，是因为她把时差当成正常。她不觉得自己应该先学会结女那种正确的脸。正确的脸是高中的通用货币。她带着另一种货币坐下来，坐在水斗旁边，坐成一种尚未申请许可的邻近。邻近在图书室里是合法的。合法是因为这里的座位本来就可以给任何打开书的人。打开书的人不需要是恋人。这个合法性非常薄。薄到只要有人把目光从书页移到脸上，合法性就会被改写成暧昧。结女的目光就是那个改写者。改写不是她的恶。改写是她所受的训练。训练说：一个女生与水斗安静地坐着，这件事不能只是坐着。必须把它翻译成危险。危险的翻译很累。累的人会提前颁发毕业证书，谢谢你只做好朋友。毕业证书是翻译的成果。成果保护她，也误伤一个可能只是想说话的人。

我认为图书室这场戏的首要冲突不是三角恋，而是翻译权。谁有权决定一个场面属于什么类型。伊佐奈暂时没有这个权，因为她不熟悉学校的类型表。水斗有能力识别类型

，却经常拒绝执行翻译，他的拒绝使场面保持在“读书”这个名字下面。结女掌握翻译权。她把场面译成前奏。前奏是恋爱喜剧的通用语法。通用语法一旦启动，后记想要的那种等价就会在现场被判为天真。天真的人是伊佐奈。把她写成天真，是结女的翻译，也是类型的翻译。作者如果完全同意这个翻译，就不会在后记里翻案。翻案说明他知道现场的翻译可能是错的。知道是错的，却仍然让错的翻译推动情节，这是小说家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很有效。有效的代价是伊佐奈必须先被错认，然后才被后记平反。平反来得太晚，晚到像法庭在判决执行之后才宣读另一份意见。意见正确。正确的意见救不了当场的她。当场的她已经按照错的翻译去学习告白。学习告白是她对错认的屈服。屈服很令人心痛，因为它看起来像成长。成长的外表是：她终于学会用这个世界的语言提出要求。内里是：她把自己的语言换成了通用语法，以便被这个世界受理。受理的结果是不受理。不受理的人用很短的句子拒绝。短句子没有解释两种语言的冲突。他只解释位子。位子是通用语法里的词。他用通用语法拒绝一个刚刚才学会通用语法的人。拒绝因此特别整齐，整齐得像手续。手续完成之后，他可以继续做那个不执行翻译的人。不执行翻译的特权保留给他。她试着执行了一次，就被手续挡回。挡回是这一场的不公。不公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人。心里有人可以是真的。不公是语言的入学标准只对她生效。结女早就会这种语言，所以她痛苦于语言的内部。伊佐奈刚学会，就在门口被退回。退回的理由不是语法错误。语法她已经模仿得很像。像的证据是那句“我可以成为女朋友吗”。女朋友是标准词。标准词被标准地拒绝。拒绝证明标准本身不承诺受理。这个证明很冷。冷的证明如果被读成“男主很专一”的暖，那是暖的翻译再度覆盖了冷的手续。覆盖总是发生。发生的时候，图书室的灰尘就被脸红盖住。脸红更好看。灰尘更接近这场戏的真实长度。真实长度是他们也许聊了很久的书。很久的书在记忆里变短。变短是接受的剪辑。剪辑不是读者的错。是脸红的信息量太大，大到挤压谈话。谈话才是后记说的幸福。幸福被挤压成过场。过场是第二卷对伊佐奈最具体的亏法。亏法不是没有给她戏。戏很多。戏的种类被通用语法改写，改写之后，谈话不再被当成戏的本身。本身变成了手段。手段是接近告白的台阶。台阶思维一出现，每一本被谈论的书都变成好感度的背景板。背景板是对阅读最深的不敬。不敬发生在一本把阅读写成救命语言的小说里，就尤其尖锐。尖锐不是作者不懂。作者懂。懂的人仍然把台阶写得比谈话更清楚。更清楚的东西会被记住。记住的是台阶。这是技术上的选择，也是信仰上的犹豫。犹豫是：他真的相信谈话可以独立成戏，还是他只相信谈话可以作为恋爱的前奏被容忍。后记选前者。情节的清晰度选后者。两者之间的缝，比三十厘米更窄，也更难走。

反证要直接打在翻译权上。反对者说：结女的翻译没有错，两个少男少女天天并排读书，在这个年龄就是暧昧，假装那只是文学讨论，才是成年评论者的假正经。文本里的反例是伊佐奈后来的直球。直球证明她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灵魂，她的身体与欲望会突然闯进来，闯进来的方式很不“口岸”。口岸理论若把她写成纯洁读者，就会被股间一类词打脸。打脸是有益的。有益在于它阻止批评把她神圣化。神圣化是另一种通用语法，语法的名字叫“真正懂书的女孩”。她不是这个圣像。她会说很糟的话，会读轻小说里不体面的段落，会把不体面带进对话。带进来之后，谈话就不是高雅的对等物，而是一种混着故事、笑话、身体与孤独的东西。混着的东西更难被后记的幸福论收干净。收不干净是好事。好事说明她大于命题。大于命题的角色才会在命题破产时仍然活着。我接受反证的这一半：翻译权的分析不能把她简化成被错认的纯读者。她自己也在把关系往通用语法上推。推的力量来自她，不只来自结女。来自她的那一部分，是轻小说教给她的仪式。仪式说，当你遇到能说话的人，下一步是告白。下一步是她从书里学来的。学来的下一步与结女的翻译碰巧同向。同向的时候，错认不完全是外部压迫。外部压迫与内部剧本重叠。重叠使悲剧更结实，也更难归罪。归罪到类型工业是对的，可是类型工业已经内化到她的愿望里。内化之后，拯救就不能只是“别听结女的”。她自己也想成为女朋友。想成为，是愿望。愿望即使来自剧本，也仍然是她的愿望。否认这一点，就会把她写成没有主体的海绵，只会吸收周围的语言。她不是海绵。她是一个用借来的词说出自己方向的人。借来的词是女朋友。自己的方向可能是“请继续和我说话”。两个东西叠在同一个问号里，分不开。分不开，所以拒绝同时打中两层。打中两层的拒绝，比只打中一层更难以用“你误会了自己的心”来安慰。安慰是后记可能提供的。安慰对两层

都不够。对愿望那一层，安慰像否定她的选择能力。对说话那一层，安慰像没听见她真正要的日常。两层都痛。痛的重叠是这一句问话的厚度。厚度不是百字的独白能穷尽的。问话很短。短里有两层。两层已经够它成为第二卷最不该被可爱化的句子。可爱化会只留下她的脸红与勇气。勇气是真的。脸红是真的。两层的厚度比脸红更不容易画。不容易画的东西又一次被留在句子里。句子因此比封面更知道她是谁。封面必须选择一个表情。表情只能服务一层。服务哪一层，取决于插画师与编辑当时要卖的是哪一种心跳。心跳的选择不会写进正文。选择会变成读者第一眼的翻译权。第一眼的翻译权往往比结女更强。更强，是因为它先到。先到的图像说，这个人是可爱的新角色。后到的句子说，这个人在两种语言之间被拒绝。后到的总是吃亏。吃亏是书与图之间的时间差。时间差无法消除，只能被细读记下来。记下来，是为了在看见封面时仍然把问句读成两层，而不是读成一个表情。

水斗在图书室里的沉默需要被单独定价，否则他会白白获得“倾听者”的美名。倾听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类型。受欢迎是因为他把劳动都留给说话的人，自己只提供在场。在场被当成温柔。温柔可能是真的，可是在场的成本极低。低成本的温柔会在关系里积累成债务，债务的偿还方式往往是对方越来越依赖这个低成本。伊佐奈若把谈话当成幸福，她的幸福就依赖一个主要是在场的人。依赖在场，比依赖告白更日常，也更危险。危险在于在场可以被任何“我只是在听”的人提供，提供者不必承认这是关系。不承认，他就可以在被问到女朋友时说位子已满。已满承认。承认的对象不是她。她得到的是在场，不是承认。在场与承认的分裂，是水斗最舒服的位置。舒服的位置不应该被写成品德。品德是他没有玩弄她。没有玩弄是最低限。最低限之上，他享受了一个能说话的人带来的语言生活，又在语言生活要升级为承认时退出。退出的权利与享受的权利被他同时持有。同时持有，是这一卷给他的特权。特权不完全是作者的偏心。偏心是有的。特权也来自他的性格确实做不出当场的说明。做不出说明的人，会把特权活成一种无意识。无意识减轻道德谴责，不减轻效果。效果是伊佐奈分不清自己得到的是友谊还是前奏。分不清的原因，有一半在他的低成本在场。低成本看起来像稳定。稳定是友谊的好品质。好品质与暧昧的维持在外形上完全一样。一样到需要一句多余的话才能分开。多余的话他不说不说的人保存了稳定的外形，直到对方用问句把外形打破。打破之后他才给出信息。信息来得符合他的节奏，不符合她的节奏。节奏的不匹配被读成“男主一贯的冷静”。冷静是风格。风格不是公正。公正会要求他在谈话持续到某个长度时，提前付出一句低成本的澄清。澄清也可以很冷。冷的澄清仍然是成本。成本他留到最后才付。最后才付的人，在经济上是精明的。精明不是罪。精明被爱的叙事加成成深情，才变成批评要拆的东西。深情可能同时存在。同时存在时，精明仍然要被计价。计价不是为了把他写成渣。是为了不让在场的低价伪装成付出的高价。高价是结女那种越过桌面的句子。低价是他每天坐在那里。每天坐在那里当然也有一点价。一点价不应该被算成全款。全款是读者心软时的算法。心软可以理解。算法要分开。

《邻家的天使大人》把在场写成服务。服务者几乎包办生活的全部低价劳动，男主的迟钝被当成需要被治愈的伤口。第二卷的水斗不提供生活服务。他提供的是对等的对话能力。对等使他比被服务的男主更像一个有专业的人。专业是阅读。专业是优点。优点不能抵消澄清的延期。延期在天使那类作品里很少被当成问题，因为关系的方向被标题提前批准，批准之后，所有在场都是正当的累积。第二卷没有提前批准伊佐奈。没有批准，却允许累积。允许累积又不批准，是一种比迟钝更需要被解释的结构。解释不能只说“因为正宫在旁边”。正宫解释了结果。不解释过程里为什么累积可以被继续。继续是因为他喜欢谈话，也因为谈话在升级之前都是安全的。安全被消耗到不安全的那一天，消耗的账不会被追溯。不追溯，是叙事只呈现拒绝的瞬间，不呈现拒绝之前每一次在场如何抬高了对方的合理期待。合理期待不是法律。合理期待是伦理。伦理上，长期的口岸会形成一种默示。默示不是婚约。默示是“你至少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可能知道。知道而说不说，是第二卷让人最难替他辩护的地方。辩护会说：他以为那只是朋友，是她自己跃迁。跃迁的句子确实是她先说的。先说的人承担跃迁的风险。风险不能被事后全算到倾听者头上。这一半辩护成立。成立的限度是：若谈话的密度已经超过普通同学，倾听者有义务感觉到密度。感觉到而不调整距离，就不是纯粹的无辜。无

辜与渣之间有一大片怠慢。怠慢是我给这一段的词。怠慢比渣准确。准确在于他没有骗她去告白，也没有在告白之后嘲讽。他只是让密度自己生长，生长到必须由她来承担剪断的痛。剪断的那一刀很干脆。干脆是尊重。尊重与之前的怠慢可以共存。共存才是一个复杂的人。复杂的人不应该被简化成好丈夫预备役。预备役是专一叙事给他的晋升。晋升来得太容易。容易是因为刀收得很干净。干净的刀让人忘记密度是怎么长出来的。忘记是这一卷在他身上最成功的魔术。魔术对读者有效。对伊佐奈的时间无效。她的时间里，密度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不会因为最后的刀很干净就变成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是恋人。发生了的是口岸。口岸还在。还在的口岸使“做好朋友”成为可能，也使“做好朋友”变得难堪。难堪是因为朋友这个词来得像降级。降级的词无法描述口岸的密度。密度需要一个不是恋人、也不是普通朋友的名字。名字仍然没有。没有名字的时候，人们会使用更低的词，以便结束尴尬。结束尴尬是“朋友”的功能。功能完成了。密度却没处安放。安放不下的密度，是拒绝之后真正的剩余。剩余会在下一卷继续制造场面。场面是以后的事。这一卷的责任是让我们看见剩余已经产生。产生的地方不是拒绝的那一句。是拒绝之前那些被当成过场的谈话。过场是剩余的产地。产地最容易被剪辑。剪辑掉产地，剩余就会显得像角色不服输的执念。执念是一种误解。误解把伦理问题变成性格问题。性格问题更好看。更好看的误解会流行。流行之后，伊佐奈就变成“还没死心的可爱女孩”。还没死心是通用语法。通用语法再次覆盖密度。覆盖的循环在这一卷里已经演示了一次。演示完，作者用后记试图停住循环。停住的力量不够，因为过场已经写得太像过场。太像过场的东西，后记一句话叫不醒。叫醒需要那些谈话里出现一本具体的书的具体判断。具体判断越生动，过场就越不像台阶。生动如果不足，台阶就胜利。胜利的责任在写法的重心，不在读者的浅薄。浅薄是重心造成的结果。结果可以责备读者，更应该先看重心放在哪里。重心放在告白的仪式上时，谈话就会自动变成引子。引子的命运是被忘记。忘记是结构，不是意外。

结女的感谢句可以再从“完成体”走向她的身体。她说谢谢的时候，身体很可能是轻松的。轻松是一句干净的话已经说出口，说出口的瞬间，危险好像被行政手段处理了。行政手段是她的舒适区。舒适区包括考试、出道、头衔、感谢。感谢是社交行政。社交行政做得好的人，会在做得好的那一秒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要过一会儿才来。先来的是轻松。轻松非常短。短的轻松足够让她相信自己真的是不会吃醋的姐姐。相信是真诚的。真诚的自我误解比虚伪更有戏剧性。虚伪是她明知自己在下刀。自我误解是她以为刀是证书。证书发完，她回家，密度仍在图书室里继续积累。积累的消息会再传来。传来时，证书就变成废纸。废纸的感觉比一开始就吃醋更难堪。难堪是因为她已经公开地说过自己是某种人。某种人是不吃醋的人。公开的自我定义是高中生最难撤回的东西之一。撤回等于承认那句话是假的。承认假，等于承认自己的行政失败。行政失败对结女来说几乎等于人格失败。人格失败的恐惧，使她会在证据已经改变之后仍然维持感谢的语气。维持是为了让过去的自己不要变成笑话。笑话是“你当时说得那么好听”。好听的话一旦被现实嘲笑，她的出道人设就会连带受伤。连带受伤使吃醋不再只是感情问题。吃醋变成自我形象的溃败。溃败比嫉妒更难承认。承认嫉妒只是承认我喜欢他。承认溃败是承认我会用漂亮话处理恐惧，而漂亮话没有用。没有用的漂亮话，是她与水斗共享的一种耻辱。他用挖苦与数学。她用感谢与头衔。两人的漂亮话系统不同，失败的方式相同。相同是他们曾经能成为恋人的证据。证据不是趣味相投这种轻话。是他们都没法在没有保护壳的情况下提出要求。保护壳一破，一个变成拒绝的短句，一个变成越过桌面的长句。长句是她终于不用漂亮话的瞬间。瞬间之前，感谢句是她最后的漂亮话之一。最后的漂亮话总是说得特别好。特别好，是因为她已经很有经验。经验来自高中这一年把脸练得很稳。稳的脸说出谢谢你做好朋友。朋友这个词在她嘴里像一枚钉子。钉子钉下去的时候，她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做好事的感觉是这一句最隐蔽的暴力。暴力不是音量。音量很礼貌。礼貌的好事把别人固定在一个她能接受的位置上。位置是朋友。朋友是她当时能允许的最高善意。最高善意仍然是控制。控制与善意叠在一起，句子就变得无法简单地恨。无法简单地恨，是好句子的标志。标志在于读者会反复改口。改口的过程是：这是一句刀，这是一句自我保护，这是一句真心希望如此的话，这是一句即将失效的行政命令。四种读法按时间排列，就是这一章的情节。情节不需要更多事件。事件是读法的连续失效。连续失效到她自己也不再能维持

第一种读法。维持不住的时候，章就结束了。结束在失效，而不是结束在和解。和解会把感谢变成成长。失效把感谢变成经验。经验比成长更适合她。成长意味着她学会了不吃醋。她没有学会。她只是学会了一句可以暂时不吃醋的话。暂时的技术。暂时的技术到期了。到期的声音不是争吵。是下一章里密度仍然增加的消息。消息一来，感谢就过期。过期的句子留在目录里，像一张已经不能使用的优惠券。优惠券印得很好看。好看是因为它从来不曾真的兑付。

晓月在这个过期过程里扮演催促者。催促者的伦理是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是一种热。热的人能够把结女从漂亮话里拖出来。拖出来的方式可能很粗，粗到像逼供。逼供在友情里有时是必要的。必要是因为漂亮话的系统一旦闭合，当事人会在闭合里活很久。很久的闭合需要外力。外力是晓月。外力的问题是它不承担后果的全部。后果的全部是结女去帮助告白、然后自己崩溃。崩溃的现场未必有催促者陪同。陪同如果缺席，催促就只是点火。点火的人在火焰起来之后未必在场。不在场是配角的结构性特权。特权让她可以一直可爱、一直过分、一直推动剧情，而不必成为问句的主语。问句的主语只有结女。只有，是这一卷的聚焦决定的。聚焦没有错。错的边缘是：催促若被写成纯粹的友情活力，活力就会免责。免责太彻底。彻底的免责使晓月变成功能。功能是催化剂。催化剂在化学里不进入产物。在小说里，不进入产物的人会慢慢变轻。变轻是后卷可以继续使用她的原因，也是第二卷对她不够尊敬的原因。尊敬一个催促者，就要让她至少看见一次自己的催促把朋友推向了哪种空白。看见不需要长篇内疚。长篇内疚会抢戏。看见只需要一个停顿。停顿可能存在于未公开的段落里。公开的转述里，她的声量仍然是机器枪。机器枪是魅力。魅力与看见不能互相替代。不能替代的地方，是我把她写成欠一场停顿的理由。欠，不是否定她是这一卷的必要热量。热量是真的。真的热量若从不冷却，人就会变成天气。天气推动情节，自己没有季节。没有季节的角色很好用。好用是危险的赞美。赞美她的时候，我宁可赞美她的热有具体的方向：她讨厌结女用姐姐的壳把事情拖死。方向是对的。对的方向仍然需要看见结果。结果是朋友越过了桌面。越过桌面之后，催促者应该失去一点语言。失去一点语言的晓月还没有被公开文本充分证明。没有被证明，就保持为一项欠缺。欠缺的重量中等。中等的意思是：抽掉她，结女的失效会来得太慢；只留她的热，失效又会显得像被别人推出来的。推与自己走，应该各占一半。一半一半是理想比例。理想比例有没有写到，证据不足。证据不足就停止把她捧成全知的友情，也停止把她贬成纯粹的工具。停在中间。中间是：她看得比结女快，比结女浅。快是贡献。浅是限度。限度使她不能回答“怎么活”。怎么活不是快的人能替别人问出来的。快的人只能把慢的人赶到问句前面。赶到前面之后，慢的人独自说话。独自是对的。对的独自让晓月留在门外。门外不是惩罚。门外是问句的私人性。私人性不允许机器枪继续响。机器枪一停，这一卷才真正进入它的末页。末页的安静因此也有晓月的份。份是她终于没有说话的那一段空白。空白若被写出来，就是对她的尊敬。若没有写出来，尊敬就还欠着。欠着也被记录在这里。

母亲与父亲的场面仍要保持页码上的谨慎。谨慎不是回避。回避会让家庭只剩下两个孩子的心理剧。心理剧不完整。不完整是因为姐姐这个头衔的发行机构是父母的再婚，不是两个孩子的约定。约定只是他们在发行之后自己追加的规则。发行权在大人手里。大人若永远只是背景里的笑声，发行权就会显得像天降。天降的家庭是轻浮的。轻浮不符合第一卷以来的罪感。罪感是：孩子们觉得自己可能妨碍了这桩婚姻，又觉得自己被这桩婚姻强迫成了亲属。两种感觉都需要父母有最少的一张脸。脸的最少内容是：他们不是为了制造标题才结婚的。他们有自己的欲望与亏欠。亏欠若完全不写，标题的“继母”就只是装置。装置用一次可以。用一整部书，就要偶尔把装置还回给人。还回的方式可以很短。短到一次母亲节的哭，或一次把空间让出来的商量。商量的句子如果只是“今晚我们出去住”，功能就大于人。人要出现，需要一个不被孩子理解的细节。细节是某个大人自己的害羞。害羞证明他们不只是家长功能。证明一出现，两个孩子的让位就有了对象。对象不是抽象的“家庭”。对象是两个也会不好意思的成年人。不好意思的成年人比完美的家长更能让孝顺变得可理解。可理解的孝顺不是主题教育。是孩子忽然看见大人的欲望，并且决定今晚不拆穿。不拆穿是一种成熟。成熟很短暂。短暂的成熟被外宿的暧昧利用。利用是类型的回收。回收让我不安。不安与感动可以同时发

生。同时发生的场面最难下判断。判断是：看见大人的害羞，是好的。把看见之后的夜晚回收成糖，是类型的习惯。习惯没有取消好的那一半。好的那一半若在第二卷里确实存在，它就是这卷书对再婚家庭最有尊严的一次注视。注视的篇幅可能很短。短不是问题。问题是注视会不会立刻被糖打断。打断得太快，尊严就变成糖的调味。调味是失败。失败的程度取决于那个夜晚有多少句子是属于父母的，有多少句子是属于两个孩子的心跳的。心跳的比例若超过七成，注视就失败了。七成这个数字是我的尺，不是书的尺。尺要标明是批评的苛刻。苛刻用来防止我因为喜欢“家人”这个主题就把一切家庭场面都抬高。抬高是另一种心软。心软对父母特别容易发生，因为他们戏少，戏少的人一哭就显得珍贵。珍贵要打折。打折之后，若仍然觉得那次哭有历史的影子，再把尊严还回去。现在公开文本不足以让我完成这个打折与归还的精确运算。运算停在这里。停是诚实。诚实比用想象补完一个感人的母亲节更尊重这卷书。想象的感动是伪情节。伪情节在鞋柜问题上我已经禁止过自己一次。父母的问题上再禁止一次。禁止不是没有话可说。话是：发行权必须被人记住，否则孩子的头衔就变成自娱。自娱的头衔撑不起“谁教我现在是姊妹”。这句话之所以有力，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真正发行了新姓氏的制度。制度的人脸偶尔闪一下就够。闪一下的证据在读者的记忆里很强，在页码上仍有争议。争议保留。保留争议的写作，比把所有感动都归到第二卷更可信。可信是这一类续写目前唯一的奢侈。奢侈不能用来编造场面。只能用来限制编造。

再把三次失效放回身体的同一个部位。部位是喉咙。换座之前，喉咙里有一个数字，数字说出来就会显得可笑，所以变成沉默。考试时，喉咙里有一句不要小看，这句允许自己变成声音，因为愤怒是社会允许优等生使用的音量。感谢时，喉咙使用礼貌的频率，频率平稳，平稳到可以骗过自己。终盘的问句把喉咙打开到不像她。打开的方式不是尖叫。是一句长到不像日常对话的话。四个状态是同一器官的四种技术。技术的谱系比情节的谱系更连续。连续说明人物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串主题。主题会跳。身体的器官不会跳。器官的连续性是小说说服力的隐蔽来源。来源很少被讨论，因为批评更爱谈身份。身份当然在。身份若没有喉咙的变化，就只是标签。标签是姐姐、前女友、优等生。标签之间的切换若同样顺滑，人就是概念。概念的切换在第二卷里并不顺滑。不顺滑的证据是省略号与句点。句点是数字之前的喉结。省略号是感谢与依靠之前的停顿。停顿是身体还没选好用哪一种技术。选好之后，句子才出来。出来的句子之所以可分析，是因为它留下了选择的时间。选择的时间被标点看见。看见标点，就是看见喉咙。我认为这是纸城的文体最值得信任的部分。值得信任，是因为它把心理写成节奏，而不是写成说明。说明会写“她很犹豫”。节奏让犹豫自己占掉几个句点。几个句点的成本很高。高在篇幅。篇幅在文库里很贵。很贵的地方拿来给停顿，是他把钱花在身体上。花在身体上的钱，比花在设定说明上的钱更像小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时间在停顿里变得可触。可触的时间是第二卷目录给人的第一感觉。第一感觉没有骗人。内文的公开碎片也反复使用省略号。反复是风格。风格有时会变成强迫。强迫是每个句子都要停一下，停到可预测。可预测是风险。风险在这一卷里还没有完全变成滑稽。没有变成滑稽，是因为停顿的内容每次不同。不同是数字、头衔、感谢、方法。方法那一句若也用同样多的省略号，就会显得作者的手比人物的喉咙更显眼。显眼是风格压过身体。压过的瞬间一定存在，因为手稳是他的习惯。习惯不会在终盘忽然消失。它只会稍微松开。松开的程度就是那一寸不完美。不完美若太少，喉咙就还是笔。笔不是喉咙。这个区别必须留在褒贬的中间。中间的句子是：他已经足够让我听见喉咙，可我仍然能看见笔。看见笔，是读者与作者之间无法取消的距离。距离不破坏感动。距离让感动保持为阅读，而不是变成被催眠。催眠是笔完全伪装成喉咙的时候。伪装得太成功的文体很危险。危险是人会失去判断。第二卷没有让我失去判断。没有失去，是因为它的笔意仍在。笔意让我可以在哭点上继续想劳务。继续想，不是冷漠。是喉咙与笔同时在场。同时在场的阅读，才配得上这本同时相信精致与痛苦的书。

《蜂蜜与四叶草》里，停顿常常是画格与留白，留白不属于任何人的喉咙，属于时间本身。第二卷的停顿属于人物的选择。选择的停顿更轻小说，也更主观。主观是优点，优点是总我们总能知道是谁在停。是谁在停，意味着焦点清楚。焦点清楚是类型的美德。美德的限制是世界本身的停顿几乎不出现。教室的空、夏天的长、不做任何决定的下午

，这些在四叠半或蜂蜜的传统里可以独立存在。第二卷的下午必须服务于谁的关系。服务于关系的时间是紧张的。紧张让书好读。好读的代价是几乎没有废时间。废时间是人物不进步、关系不变化、只是活着的时间。废时间最接近“怎么活”的真实内容。真实内容在这卷书里被问出来，却很少被正面写成废时间。正面写成的是事件时间。事件时间是抽签、考试、告白。告白之间的废时间被压缩成日常的糖。糖不是废。糖是另一种事件，事件的名字叫心跳。心跳仍然是意义。意义仍然是恋爱喜剧的时间。真正的废时间是心跳也不发生的时候。那种时候几乎没有被允许独立成章。不允许，是类型的边界。边界说明第二卷即使问出了生活技术的问题，它的时间分配仍然是恋爱喜剧的分配。分配把大多数篇幅给了有信号的瞬间。有信号的瞬间适合回答“他们到底算什么”。不适合回答“没有信号的日子怎么过”。日子的问题被问句提出，被结构拖延。拖延不是欺骗。拖延是文类的身体还没准备好把废时间写成主戏。主戏需要冲突。废时间的冲突太稀薄。稀薄的东西会让一部分读者觉得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发生，恰恰可能是她要学习的生活。学习的内容与文类的需求相反。相反是这一卷最深的形式矛盾。形式矛盾比任何人物矛盾都更难解决。解决需要一种能让稀薄变得可读的技术。技术不是他没有。换座的小数就是把稀薄变得可读的一次成功。成功没有被推广到全书的时间分配。没有推广，是因为一本全是小数的书会失去腰封。腰封需要作战。作战是浓的时间。浓与稀在第二卷里比例悬殊。悬殊是它仍然是轻小说的证明。证明不是耻辱。是限度。限度让“怎么活”只能作为问句出现，不能作为节奏出现。节奏若改变，问句才会真正获得形式。形式现在还是恋爱喜剧的形式。恋爱喜剧的形式问了一个它的节奏无法回答的问题。无法回答，不只是人物不会。是书的时间观还不会。时间观的不会，是作者与人物共享的限额。共享很动人。动人是因为他没有假装自己的书已经会了。后记几乎假装。正文没有。正文的节奏仍然把高潮留给浓的时间。浓的时间结束在问句。问句指向稀的时间。指向，是它能做到的最远的地方。再远就要改变文库的心跳分布。改变分布是另一种书。另一种书也许他以后会写。第二卷只走到门口。门口已经比大多数同期的恋爱喜剧更远。更远是因为门口上贴了问句。问句承认里面的房间还没被节奏进入。没被进入的房间是废时间的房间。房间的门把已经按下去了。门没有开。没有开的门，是第二卷的形式形象。形象比任何主题总结都更准确。准确在于它保留了进不去的事实。进不去不是失败的全部。是一次诚实地停在门槛上的写作。门槛前面是浓的告白。门槛后面是没有信号的日子。她问的是后面。书停在门槛。停在门槛的书，不应该被说成已经写出了生活。写出了生活的书，会让读者在没有心跳的段落里仍然不愿意离开。不愿意离开的理由不是担心他们分手。是那种时间本身像日子。日子的感觉在第二卷里是碎片。碎片珍贵。珍贵的碎片还不是整间房间。整间房间仍然关着。关着的感觉，与没投出的信是同一种。同一种是：最重要的东西被确认存在，然后没有被送达。信没有送达给水斗。废时间没有送达给读者。两次未送达是这一卷的羞耻，也是它的诚实。诚实的作家知道自己送到了什么。羞耻是知道什么没送到。后记只谈了送到的观念。观念是朋友可以等价。观念已经送达。日子没有。日子的未送达，是我在所有赞美之后仍然觉得门关着的原因。门关着，所以手还停在半空。半空是门槛的高度。高度正好。再高就会变成宣言。再低就会变成过场。它停在中间。中间是问句的位置。位置选得很准。准，是这一卷可以被长期细读的最终理由。最终理由不是它正确。是它把门的高度量对了一次。量对一次的书，已经值得被放在手边。手边不是神坛。神坛会把门打开，假装里面有光。手边的意思是：门还关着，可是高度已经被记住。记住高度的人，以后读到任何用初吻或求婚来冒充日子的场面，都会觉得门被撞开了，里面却仍然是空的。空不是那些场面没有感情。是尺寸不对。尺寸不对的感情很响。很响的东西盖不住一个已经量过的高度。高度是第二卷留下的。留下的东西会在后面的阅读里反复绊人。绊人是遗产的真正形态。遗产不是被恭敬地引用。是让人在不该绊倒的地方绊倒。绊倒的地方是那些过分华丽的回答。回答一旦过分，就会碰到这把没有被宣布的尺子。尺子不说话。不说话的尺子，比后记更像这卷书的遗物。遗物放在目录的句点里，放在未投入的鞋柜里，放在越过桌面又停住的手上。三件遗物都很小。小的遗物最容易被系列的大事件埋掉。埋掉之后，细读的工作就是把土拨开一点。拨开一点，不是为了否定后来发生的一切。是为了让那三件小东西还能呼吸。还能呼吸的时候，第二卷就还没有被自己的续作完全吞没。没有被吞没，是单卷的尊严还在。尊严不是独立。是它的门高仍然有效。有效的门高会继续审判后来的每一个过于响亮的答案。审判

不需要在这里执行完毕。执行完毕是以后每一次重读的事。重读时先看目录。目录的第一个数字会告诉你：这卷书从一开始就在量一个很小的东西。很小的东西是邻座。邻座是日子的最小单位之一。最小单位被放在最前面。最前面的选择已经说明作者知道什么重要。知道什么重要，和能够把重要写成整本书的时间，不是同一件事。不是同一件事，所以他问得比他写得更远。问得更远，是年轻作者最可贵的误差。误差让书比它的技术更有方向。方向是日子。技术是告白。两者之间的误差就是门缝。门缝里有光。光不够照亮房间。足够照亮门槛。照亮门槛的书，已经完成了它在2019年5月能够完成的事。能够完成的事不是解决。是把未送达的东西放在一个不会被忘记的高度上。高度被放对了。放对了的东西，可以在字数继续增加的时候仍然不被说完。说完是另一种送达。送达一旦假装完成，门就会被批评自己撞开。撞开是我要避免的。避免的方式是把最后的句子放回门槛，而不是放回结论。门槛上没有结论。只有一只手，一扇没有开的门，和门前面那些已经发生过的、过分精确的、仍然不能决定明天坐在哪里的数字。数字亮着。门没有开。手还在。这就是第二卷在所有解释离开之后的样子。样子不需要再被照得更亮。更亮就会失去门槛的灰。灰是图书室的灰尘。灰尘还在问句的表面上。表面上有一点脏。一点脏，是它还没有被收成样品。样品是干净的。干净的东西可以陈列。这个样子不可以陈列。不可以陈列的东西，才还是一本书，而不是一则关于幸福的消息。消息已经在后记里发出过了。书还停在门槛上。停在门槛上的书，比消息更长。更长的东西没有被这一轮写完。没有写完，是因为门槛的灰还可以再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不是拖延结尾。是结尾本来就应该停在没有进入房间的地方。没有进入房间的地方，第二卷把自己放好了。放好了的东西，不要把它搬进明亮的客厅。客厅是后来的幸福论。幸福论有自己的灯。灯太亮。太亮的地方，看不清三十厘米里的灰尘。灰尘在。灰尘是那些没有被翻译成告白的谈话留下的。留下的灰尘让图书室不像舞台。不像舞台的地方，她曾经只是想说话。想说话的人后来学会了问一个更标准的问题。更标准的问题被拒绝之后，灰尘仍然在架子上。架子上的书没有因为拒绝而改变内容。内容还在。还在的书是一种不会崩溃的东西。不会崩溃的东西陪着一个会崩溃的人。陪着，是阅读最旧的功能。功能在第二卷里被重新记起一次，又被恋爱的通用语法遮住一次。遮住不是消失。拨开感谢，拨开作战，拨开专一的暖色，灰尘还在。还在，就还可以读。还可以读的时候，这一卷就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的东西，不是因为还有续卷。是因为那些书还在架子上，没有被任何人的身份读完。没有读完的书，比没有说完的爱更像日子。日子是她要学而不会的东西。不会的东西就在架子上，不在仪式里。仪式结束了。架子还在。架子是这一轮真正想把镜头放回去的地方。镜头放回去，伊佐奈就不是封面。她是一个还站在架子前面、可能还没决定要不要把问句说出来的人。决定之前，她有很多话可以讲。那些话没有全部被写成台阶。没有被写成台阶的部分，是第二卷隐秘的财富。财富不闪光。不闪光的财富最容易被腰封卖掉。卖掉之后，批评能做的只是把没卖掉的那一层灰留在句子里。留在句子里的灰，会让以后的每一次重读都稍微慢一点。慢一点就够了。够了的意思不是这一卷已经被理解完。是理解终于用对了速度。用对了速度的理解，会在图书室里多停留一会儿。多停留一会儿的人，也许会在告白发生之前，先把那本被谈论的书的名字看清。名字若被看清，谈话就有了重量。重量不是好感度。是作品。作品一旦回到场面中央，恋爱就暂时让开。让开的瞬间很短。很短的瞬间是这卷书对它自己的后记最诚实的一次兑现。兑现不需要长。长了就会变成另一场作战。短的兑现已经足够证明：作者不是只会写台阶的人。他会写台阶。他也会在台阶旁边放一排还没有被读完的书。还没有被读完的书，是希望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比宣言可信。可信的东西就在那一排里。那一排不会回答她怎么活。不会回答的东西，至少不会骗她。不骗，已经是图书室能给的最高道德。最高道德很安静。安静的道德没有战胜通用语法。没有战胜，是第二卷的真实。真实不妨碍那一排书继续站着。站着就是一种没有被拒绝打倒的生活。生活很小。小生活在架子上。架子在问句的背后。背后的东西要等问句的回声过去，才重新被听见。听见的是塑封与灰尘。两种声音都还在。都还在的时候，人不需要立刻成为谁的女朋友。人可以先把书抽出来。抽出来的动作是这一卷没有来得及写成主戏的动作。没有来得及，不是没有写过。是没有让它成为比告白更响的声音。更响的是告白。更长的应该是抽书。应该与实际不符。不符被记录下来。记录是批评的事。书本身已经做了它的选择。选择的后果是我们都记得问句。记得问句是成功。成功旁边，把抽书的动作记得更久一点，是阅读的补救。补

救不修改原作。补救只修改我们停留的时间。停留的时间若能从脸上移开几寸，移到手上的书，第二卷就会在传播史之外多出一种读法。读法很慢。慢的读法不是原作的主流。主流是心跳。心跳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篇幅。足够之后，可以把剩下的注视分给还没被读完的书。分给它们，不是为了显得高雅。是为了让伊佐奈的货币真的被当成货币，而不是被换成可爱的零钱。零钱是表情。货币是她对一本具体的书的具体判断。具体判断在公开摘录里不够多。不够多，就更不应该在批评里用想象去伪造她的观点。不伪造。只把位置空出来。空出来的位置上写着：这里本来应该有一本被认真谈过的书。书名在更完整的文本里。文本不在手边时，位置也不能被表情填满。不能被填满的位置，是对她的尊重。尊重到此不再往下虚构。虚构会把尊重变成侵占。侵占是替她发言。她的发言应该是她自己的。批评只负责指出那个发言曾经存在、并且不该被台阶吃掉。吃掉的部分有多少，要等全文。全文不在这里。这里只有一个空着的位置，像空着的鞋柜。鞋柜空着是因为信没投。这个位置空着是因为谈话没被引用。两种空不同。不同的空都提醒同一件事：最想被送达的东西，往往不在最响的句子里。最响的句子是问句与崩溃。更想被送达的，可能是某一本无关紧要的书的某一句评价。评价无关紧要，所以最像生活。最像生活的东西没有成为标题。标题是小数与身份。身份与小数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起的标题旁边，应该留一个不起眼的空位给那些评价。空位留着。留着，这一卷就还有没有被批评占满的地方。没有被占满的地方，才是读者可以进去的地方。进去之后，不必同意我关于门槛的全部说法。不必同意的自由，比继续把说法写长更重要。更重要的东西一旦出现，这一轮就应该把音量降下来。降下来不是缩短已经走过的路。路已经走过了。降下来是把空位让出来。让出来的空位里，没有新的警句。只有一排没有被引用的谈话。谈话的沉默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是因为它们还没有以可以负责的方式被引到这里。不可引用的地方，就保持沉默。沉默是这一轮的结尾方式。结尾方式与书的结尾方式同一方向。同一方向是：不把不知道的东西写成已经送达。不知道的谈话，就不编。不编的后果是段落在最有话可说的地方忽然停住。忽然停住是诚实。诚实的停住会让篇幅看起来像被截断。截断不是因为没话。是因为再往下就会侵入伪造。伪造的禁令高于把每一段写满的欲望。欲望是把伊佐奈的读书场面写成精彩的评论集。评论集如果不是原作里的原句，就是我的小说。我的小说不能寄生在这篇评论里。寄生是越界。越界比写短更坏。更坏的事情不做。不做的时候，停顿就是内容。内容是一个标明了的空位。空位前面是已经写下的翻译权、怠慢、感谢的过期、催促者的门外、喉咙的四种技术、以及门没有开的时间观。这些已经足够让这一卷的这一轮站稳。站稳之后，空位继续空着。空着的样子，像她还没把书名说出口。没说出口的书名，比说出口的女朋友更安静。更安静的那个词，现在不由我来替她说。

书的外面还有一层书。这一层在热拉尔·热奈特的说法里叫副文本：标题、目录、腰封、封面、后记、广告语、甚至ISBN旁边的文库编号。第二卷的正文已经谈得很多，副文本还没有被当成一个独立的叙事者。它其实一直在说话。说话的声音不一定与正文一致。不一致不是编辑的失误那么简单。不一致是一本书在市场上必须同时做两个人。一个人面对读者的夜晚，一个人面对书店的白灯。白灯下的那个人说“攻略作战”。夜晚里的那个人说“哪怕不是恋人”。两个句子都印在合法的位置上。合法使它们都算数。都算数的时候，读者买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是两个声音的争辩，争辩发生在翻开正文之前。我认为这是第二卷最被低估的戏剧。戏剧不在角色之间。戏剧在包装与句法之间。包装需要一个可以被十二岁以上读者在三秒内理解的动词。动词是攻略。句法需要一个不能在三秒内被理解完的让步。让步是「たとえ」。三秒与一整晚的差别，就是副文本与正文的差别。差别不是高低。是职责。职责不同的两个部分被装订在一起，装订本身就产生意义。意义是：这本想把日子写成问题的书，必须先把自己写成一个可以作战的故事，才被允许进入书店。进入之后，作战的词不会自动消失。它会留在封套上，每次重读都先被看见一次。每次先被看见，就是每次都要重新打败它。重读的疲劳有一部分来自这里。疲劳不是正文变差。是封套的话太强，强到正文必须反复证明自己不是封套。证明的负担很重。重的负担被目录分担了一点。目录用小数与省略号把语气拧回正文。拧回是成功的。成功不取消封套。封套仍然在。仍然在的封套是这卷书的社会皮肤。社会皮肤会老。老的方式是腰封被扔掉。扔掉之后，纸书读者才第一次真正只剩封面、书名与目录。电子书读者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腰封。没有腰封的阅读更接

近夜晚。接近夜晚的阅读会少掉一层干扰，也会少掉一层历史。历史是2019年的书店把它当成什么来卖。卖的方式是证据。证据不该因为腰封易朽就被忽略。易朽的话往往最诚实。诚实在于它暴露销售时真正害怕的东西。害怕的是“只是日常”卖不出去。所以要写作战。作战是对日常的不信任。不信任与正文对日常的重视正好相反。相反被装订在一起。装订是这卷书的物质命运。命运比任何人物都更早地分裂。分裂从书店开始，不到终盘才开始。

封面是副文本里最沉默也最权威的一页。权威来自它不需要论证。它只需要一张脸的表情。たかやKi的人物在这个系列里一直承担着把关系画成清爽距离的工作。清爽是一种道德外观。道德外观说：这里的暧昧不会脏，汗与羞耻会被光线处理成透明。透明对第一卷的夏祭很合适。对第二卷的门槛则可能过亮。过亮的风险是问句的灰被皮肤的光滑吸走。吸走不是画师的失败。是封面这种媒介的任务。任务是让人想把书拿起来。拿起来需要吸引。吸引与门槛的灰是两种光学。两种光学几乎不能同时成为封面。封面只能选一种。选了清爽，就是选了书店。书店的选择可以理解。理解之后要记下损失。损失是：一个还没学会收回手的人，在封面上往往会先看起来像一个已经足够可爱的人。可爱是真的。可爱提前到达。提前到达的可爱，与提前到达的幸福论，是同一结构的两次出现。一次在后记。一次在封面。两次都比正文的问句更早与读者相遇。更早的东西会成为默认。默认是“这是一本好看的恋爱”。好看没有撒谎。撒谎的是完整。完整应该包括那只停在半空的手不好看的瞬间。不好看的瞬间进不了封面。进不了封面的东西，命运就是成为细读的财产，而不是成为商品的脸。商品的脸由画师完成。完成得越好，财产越容易被忘记。忘记不是谴责たかやKi。他的工作是让角色在视觉上有持续的生命。持续的生命需要稳定的可爱。稳定与崩溃是敌人。敌人在封面这个战场上，崩溃必然战败。战败被记录即可。记录之后，可以把封面读成一种有意的推迟：它把难受推迟到翻开之后。推迟是善良的设计。善良的设计与销售的设计在结果上重合。重合不必强行分成纯洁与世故。世故也可以是善良的。善良是先让人愿意进来。进来之后再让问句说话。说话的顺序因此是：脸，然后作战，然后目录的小数，然后才是日子。顺序是一条向内走的路。路走完，脸的权威才会下降。下降不是否定脸。是脸终于不再是唯一的入口。唯一的入口一旦被打破，封面就从定义变成序幕。序幕是它应有的位置。应有的位置被销售环境不断抬高。抬高到有些读者只生活在序幕里。只生活在序幕里的人，认识的是画，不是让步从句。认识画也是一种真实的阅读。真实的阅读很浅。浅不是道德缺陷。是媒介的停留点不同。停留在封面上的人，没有义务走进门槛。义务是批评若要谈论整本书，就不能停在封面同意的表情上。表情同意清爽。书不同意永远清爽。不同意的部分在页内。页内的灰要被说出来，封面才不会霸占记忆。霸占是默认状态。打破默认，是把封面称为序幕而不是称为答案。答案从来不是一张没有问句的脸。

三章目录可以按乐章来听，而不必再按情节来复述。第一乐章是小数。它的速度慢，停顿多，主题是概率与迷信。第二乐章是姐姐的句子。速度变成柔板，主题是身份的执照。第三乐章是感谢。速度表面平稳，内里是刀，主题是行政式的善意。终盘的问句像乐章结束后多出来的尾奏，尾奏不属于三章标题的任何一句，却把三章的停顿全部花掉。花掉的方式是不再停。不再停的长句是前面所有省略号的支出。支出过多，句子就会破产。破产是尾奏的功能。功能不是新的主题。是旧主题的资金链断裂。断裂很戏剧。戏剧的危险是听众只记得尾奏，把三个乐章当成前奏。前奏思维再次出现。出现在接受里，与出现在伊佐奈的告白里是同一个病。病是把过程当成结果的准备。三章不是准备。三章是作品的主体。主体的证据是作者把它们写成目录。写成目录的东西就是他愿意负责的结构。尾奏很响。响不是主体的证明。证明是位置。位置在前面的，是小数、执照与行政。这三样看起来都不像恋爱喜剧的主菜。不像主菜，恰恰是它们被选为标题的勇气。勇气比终盘的哭更需要说服编辑。编辑能理解哭。编辑未必能理解把一章命名为百分数。命名一旦成立，这卷书的形式野心就成立了。野心不是尾奏。野心是前三章敢于没有高潮。没有高潮的章被写成乐章，乐章之间的关系是变奏，不是升级。升级是作战思维。变奏是同一敏感的三种环境。环境变了，敏感还在。还在的敏感到尾奏才失控。失控是变奏的结束，不是变奏的目的。目的如果只是失控，前三章就太

长了。太长的前三章说明目的不是失控。目的是把三种环境都写到。写到之后，失控是环境终于不够用的结果。结果不是计划中的烟火，尽管它看起来像烟火。看起来像，是因为长句的亮度很高。亮度欺骗读者。欺骗的方式很光彩。光彩下面，结构是古典的。古典是三乐章加尾奏。古典的结构被轻小说的封面装着。装着的样子有一点滑稽。滑稽不是贬低。是一个用目录写室内乐的人，必须在封面上画出吸引人的脸。脸与室内乐互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第二卷的气质。气质比“青春疼痛”准确。疼痛是尾奏。不好意思是整卷的社交状态。社交状态是：每个乐章都在说一句稍微过分的话，然后用省略号把过分收回来。收回来的动作做了三次。第四次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是尾奏。四次构成一个完整的礼貌崩溃史。礼貌崩溃史比三角恋史更像这三章加尾奏的内容。三角恋是包装能听懂的旋律。礼貌崩溃是乐谱上的力度记号。力度记号才是演奏的关键。关键被听见，这卷书就从“前女友吃醋”变成“一个人的礼貌系统如何耗尽”。耗尽是结女的故事。耗尽比吃醋更不可替换。不可替换，是因为换一个情敌进去，耗尽的步骤仍然可以成立。步骤依赖的是她的行政性格，不是依赖伊佐奈的特殊性。特殊性使耗尽加速。加速不是原因的全部。原因的全部是她太会用漂亮话，直到漂亮话的乐章被写完。写完三个乐章，第四次就没有谱了。没有谱，才是哭。哭是失去乐谱。失去乐谱的人发出尾奏。尾奏因此不应该被单独摘出去当金句。单独摘出去，金句会变成新的漂亮话。新的漂亮话正好背叛它的来源。来源是漂亮话的破产。破产的句子一旦变成签名，破产就被修复成风格。修复是接受的惯性。惯性很强。强的惯性要靠把三章重新听成主体来抵抗。主体一恢复，尾奏就回到它的位置：最后，而不是唯一。最后的东西很重要。重要不是唯一的意思。这个区别一旦保住，第二卷就不会被自己的最高音劫持。劫持是名作接受史的常见事故。事故不必在这里发生。不发生的方法是把音量调回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几乎没有音量。没有音量的小数，是整部室内乐的定音。定音定在很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能管住很大的尾奏。管住，是形式的胜利。胜利不热闹。不热闹的胜利最符合这卷书愿意很小的美学。

把乐章的说法拿去对照《义妹生活》，会看见另一种目录政治。那部作品的章题常常更接近生活切片的命名，命名的野心是把一天里的某一种光留下来。留下来的方式比较柔，较少使用警句的刀。刀不是它的目录气质。它的目录气质是陪伴。陪伴的标题不负责破产。不负责破产，所以它的终盘很少被一句问话劫持。劫持的缺席是稳定。稳定的代价是目录本身不构成戏剧。戏剧在正文的呼吸里。呼吸是长处。长处与第二卷的长处不同。不同在于纸城把目录做成了已经可以演出的东西。演出的好处是结构外露，外露就可以被讨论。讨论的坏处是正文若稍弱，目录就会像空头支票。空头支票的风险在第二卷里被情书与问句兑付了一部分。兑付不是全额。全额要每一章的正文都配得上它的标题。配得上证据，在换座与感谢两章较强。较强是因为标题已经把全集中的矛盾压进一句话，正文只要不把这句话用反就行。用反是把小数写成纯粹的搞笑，或把感谢写成纯粹的善良。公开的阅读反应没有支持用反。没有支持，就可以暂时认为支票被兑付。暂时是因为全文的逐段核对还不能在这里完成。不能完成，就不要把“每一章都伟大”写成已验证的事实。已验证的是标题的乐谱成立。乐谱成立已经是很少见的事。少见是轻小说的目录通常只是情节梗概。梗概没有力度记号。纸城的三句有力度记号。有力度记号的目录，是他作为文体作者的身份证。身份证从第一卷的规则句开始发。第二卷把身份证上的项目从规则改成了停顿与让步。改项目，是创作上的长大。长大不是变得更会制造设定。是变得更会控制一句话里的力度。力度的控制是室内乐的能力。能力在文库的战场上并不直接换成销量。销量更爱封面与作战。能力仍然要被单独承认。承认的方式不是说他超越了类型。超越是太大的词。准确的说法是：他在类型允许的目录位置上，做出了类型通常不做的力度。通常不做，是因为风险是难懂。难懂会损失三秒。损失三秒的东西，被他放进了最需要三秒的位置。放进去，就是赌注。赌注赌读者会停住。停住的读者构成这卷书的隐含听众。隐含听众不是所有购买者。购买者里有很多人是冲着作战来的。冲着作战来的人不是错的听众。他们是封套的听众。封套的听众与乐谱的听众被装订在同一本书里。装订继续制造分裂。分裂是正常的。正常的分裂里，批评可以选择为哪一种听众把话说得更清楚。我选择乐谱。选择不是驱逐另一种听众。是把另一种听众已经拥有的封套话让给他们。他们已经有腰封。乐谱的听众拥有的句子更少被广告重复。更少被重复的句子需要更慢的说明。说明已

经做了很多。做了很多之后，仍然要记得选择本身是一种偏心。偏心是批评的责任，不是批评的中立。中立会把作战与让步写成同等重要。同等重要是装订的事实。事实上，价值判断可以偏心。偏心的理由是让步更难，更难的东西在市场上更吃亏，更吃亏的东西若不再被多说一次，就会消失在三秒里。多说一次是补偿。补偿不是客观。客观的假面在这里可以放下。放下之后，判断仍然要接受检验。检验是：会不会因为偏心就把封套说成毫无必要。没有必要是假的。没有封套，乐谱到不了书店。到不了书店的乐谱没有读者。没有读者的力度记号只是笔记本。笔记本不是这卷书的形态。形态是它接受了作战，并把作战变成必须被内文打败的东西。打败需要敌人。敌人是有功能的。功能被承认之后，偏心才不会变成洁癖。洁癖是只想要目录与后记、不想要销售的书。那样的书不是2019年的スニ一力一文庫。那样的书可以在想象里更纯。更纯的想象不能代替这一本的成就。成就恰恰是不纯。不纯是室内乐与作战绑在一起。绑在一起还能听见定音。听见定音，就是这卷书的胜利。胜利很不纯。不纯的胜利比纯的失败更有历史感。历史感是它属于一个具体的文库月份，而不是属于一个抽象的文学理想。理想会要求它去掉腰封。去掉腰封的要求很动听。动听的要求不理解装订。理解装订的批评，会把腰封留下来当敌人，而不是当垃圾。当敌人，是尊重它的力量。力量足够大，才值得被正文打败。打败过一次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戏剧。戏剧已经发生在副文本与目录之间。发生过的戏剧，不因为读者跳过腰封就消失。跳过是个人的读法。个人的读法自由。自由不修改书的物质结构。物质结构里，敌人曾经贴在封面上。贴过的痕迹，是历史。历史应该被写进对这卷书的完整描述。完整描述到这里，才算把书的外面那一层也算进来了。算进来之后，正文的门槛仍然是门槛。门槛不因为外面有腰封就降低。降低是我要避免的。避免的方法是让两者保持敌对。敌对是健康的。健康的敌对使这卷书在每一次被拿起时都重新开始斗争。斗争的起点是三秒。斗争的终点是一整晚还不肯把问句收成金句。不肯收成金句的读者，才是乐谱找到的人。找到的人不会很多。不会很多是室内乐的常态。常态不需要被抱怨。抱怨会变成对大众的傲慢。傲慢不是补偿。补偿是把话说清楚，说清楚之后把书放回读者手里。手里的书仍然带着它的封面。封面不必被撕掉。不必被撕掉的意思是：斗争要在完整的物体上进行。完整的物体包括那张过分清爽的脸。脸也是书的一部分。部分与部分互相拉扯。拉扯是第二卷作为物品的生命。生命比作为文本的生命更宽一点。宽一点的地方，是手碰到封面的那一下。那一下通常被批评忽略。忽略是因为那一下没有句子。没有句子的接触，就像过道里碰到包。碰到了，然后进入文字。进入文字之后，那一下就消失了。消失的一下其实决定了你以什么表情开始读。表情若是微笑，问句会来得更突然。突然封面造成的。封面的光学责任在这里再次出现。再次出现，不是为了重复损失。是为了把阅读的身体也包括进副文本。副文本不只是印刷的。是手的。手的第一下接触是光滑的封面。光滑预告舒适。舒适被内文的小数轻轻刮了一下。刮了一下，阅读的皮肤才真正开始。开始的时刻不是第一行正文。是封面与目录之间的那个转折。转折很短。短的转折是这卷书的物理序幕。物理序幕没有任何角色。没有任何角色的序幕，与目录第一场没有人物的戏，是连续的。连续是物品与文本的接力。接力接好了，读者才会在小数上停住。停住是接力成功。接力失败的人会直接翻到觉得有情节的地方。情节的地方在后面。后面才是人。人来晚一步。晚一步是这卷书的艺术。艺术从封面的三秒里把人往回拽。往回拽到目录。拽住的人，就已经离开了纯销售的时间，进入了乐谱的时间。进入的瞬间很轻。轻得几乎没有事件。没有事件的瞬间，是第二卷作为书的最高秘密。秘密不是任何告白。是一个读者在书店或在床上，被一串句点拦住。拦住的人会稍微生气，觉得这标题故弄玄虚。故弄玄虚是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很合理。合理的反应若能再停留两秒，就会发现故弄的内容其实很土。土是邻座。邻座被句点包围。包围是害羞。害羞的标题与清爽的封面互相拆台。拆台是物品的内部冲突。冲突不需要被解决。解决会让书变成单一信息。单一信息好卖。好卖的东西这一卷已经有了。多出来的冲突是它的富余。富余是文化的真正开始。开始在封面与目录互相不好意思的地方。不好意思的地方，批评也可以稍微把声音放轻。放轻不是因为话说完了。是因为物品本身的冲突已经比解释更清楚。更清楚的时候，继续解释就会变成覆盖。覆盖会把不好意思解释成理论。理论一出现，封面与目录就会重新变得正经。正经不是它们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一个要卖清爽、一个要藏土。藏与卖同时发生。同时发生的瞬间，最好被描述，不被解决。描述到此，可以停在那个会被句点拦住的读者身上。那个读者还没有进入

结女的喉咙。他还在书的外面。外面的人是所有后来的故事的条件。条件经常被批评跳过。跳过是因为故事更有话可说。有话可说的地方已经说过很多。现在把没有话的那一下还给他。他还没决定要不要买。还没决定的时候，小数已经在目录里等着。等着，是这卷书对陌生人的耐心。耐心不是后记的劝告。是句点的数量。数量很多。很多的句点是给陌生人的时间。时间足够让一个只想看作战的人感到轻微的挫败。挫败是门槛。门槛不从问句才开始。从目录就已经开始。开始得这么早，是第二卷的形式比它的情节更早熟。早熟的形式在封面上却故意装得并不早熟。装，是清爽。清爽是伪装。伪装不是欺骗。是一个早熟的目录必须穿上的制服。制服是文库的制服。穿上制服的室内乐，走进2019年的五月。走进去的样子有一点别扭。别扭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状态不是它摆脱了制服。是它穿着制服，仍然把第一个音定得很小。定得很小的音，穿过作战的口号，穿过可爱的脸，到达那个还在犹豫要不要把书拿起来的人。那个人若被很小的音击中，后面的一切才有机会不是消费。不是消费的机会很小。小是0.325那样的小。小的机会仍然值得把封面设计得如此可亲。可亲是为了保护一个不可亲的停顿。保护与出卖同时存在。同时存在是副文本的终极形态。终极形态不需要再被提炼成一句判断。判断会把它说得太干净。不干净的地方在于：同一个作者既同意了可爱的脸，也同意了难懂的目录。两种同意都是他。都是他，所以分裂不是外力强加的纯洁被玷污。分裂是他本人的两个同意。两个同意使这卷书成为他自己的，而不是成为编辑的牺牲品。牺牲品的叙事太省事。省事的叙事会把所有腰封都算成被迫。被迫是可能的。可能之外，还有主动。主动是他知道脸能把人带到目录前面。带到前面之后，目录再负责把人拦住。拦住是计划的一部分。计划是一条从三秒走向整夜的路。路是设计。设计很完整。完整的设计里，问句是深夜的终点，封面是门口的灯。灯不是敌人唯一的名字。灯也是同路的人。同路的人穿着不同的衣服。衣服不同，路是一条。一条路从手碰到光滑封面开始，到一只停在半空的手结束。两只手。一只是读者的。一只是结女的。两只手不在同一页。不在同一页的两只手，构成这卷书的完整长度。完整长度比正文的页数更长。更长是因为它把拿起书的动作也包括进去了。包括进去之后，批评的对象才终于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串可以被引用的句子。句子是书的骨头。拿起与放下是书的日子。日子这个词在这里回到读者身上。读者的日子是读它的那天。那天与2019年5月1日不是同一天。不是同一天的日子，仍然会被书的日子轻轻改变。改变的方式不是学会一种人生理论。是以后在某种目录里看见一串过分的句点时，会停一下。停一下就是遗产的最小单位。最小单位已经足够。足够的东西不需要被说成改变了命运。命运是太大的单位。单位已经换成厘米与句点。句点的数量是这卷书给读者的接触方式。接触方式很轻。轻的接触与邻座的接触同一级别。同一级别是它最深的自治。自治是一本谈邻座的书，自己也用目录的停顿去成为邻座。成为邻座的意思是：它坐在你旁边，不保证改变你的人生，只保证某个瞬间的距离变得难办。难办就够了。够了的书，不需要征服读者。它只需要在旁边。旁边是第二卷对阅读关系的最终建议。建议与后记的建议意外地同向。同向是：不是所有重要的关系都要升级为占领。占领是攻略。旁边是目录。目录坐在正文的前面。前面就是旁边的一种。一种很安静的座位。座位上放着一个很小的数。很小的数不向你告白。它只让你知道，有人在你打开故事之前已经算过一次，算得很认真，认真到害羞，害羞到要把数字用句点藏起来。藏起来的认真，是这卷书最像人的地方。最像人的地方不在任何一句对白里。在目录与封面之间的那次呼吸。呼吸结束，故事才开始。故事开始之后，我们会忘记呼吸。忘记是正常的。正常的忘记被重读纠正。重读纠正的方式不是获得新观点。是重新碰到那次呼吸。重新碰到，就像重新碰到过道里的包。碰到了，仍然不算告白。不算告白的接触，是这本书教给读者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没有试卷。没有试卷的课，才像它自己所问的那种生活。生活被它教得很有限。有限是一次停顿。一次停顿如果在读完之后还留在手上，课就已经上过了。上过了的课，不要再加课程体系。体系会把它变成教育。教育是后记的冲动。冲动可以尊重。尊重不等于跟随。跟随会把停顿讲成道理。道理一讲，呼吸就没了。没了呼吸的目录，只剩可分析的结构。结构我已经分析了。分析之后把呼吸放回去。放回去的方法是停止在它面前追加金句。不追加。让句点保持为句点。句点的数量很多。很多就可以直接当结尾使用。使用句点来结尾，是向目录借用一次它的技术。借用是最后的致意。致意不是总结。是把声音降到与定音同一高度。高度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听不见的地方，第二卷的封面还是那么清爽。清爽下面，小数

还在害羞。害羞没有被这一轮的解除解除。解除解除不了害羞。解除不了，是因为害羞不是误解。是它的第一乐章的内容本身。内容本身不需要被治愈。需要被治愈的是我们总想把第一乐章讲成更响的东西的习惯。习惯在这一轮里被句点拦住一次。拦住一次就够。够了之后，书可以回到读者手里。手里的封面仍然光滑。光滑不再只是销售。它是门口的灯。灯开着。灯下面有一串不想马上说话的点。点的后面是一个数。数很小。很小的东西在灯下仍然可以读。可以读，是因为灯虽然亮，却没有亮到把点全部抹平。没有抹平的点，是封面与目录暂时的和解。和解很短。短的和解之后，故事会重新把它们拉开。拉开是下一页的事。下一页不在这一轮里展开。这一轮停在和解的那一毫米上。一毫米是光滑与害羞同时摸得到的距离。距离很近。近到像邻座。近到不像答案。不像答案的距离，是现在最适合停下的地方。

系列总题「継母の連れ子が元カノだった」是一个判断句。判断句的工作是把意外钉死。继母的拖油瓶，曾经是女朋友。钉死之后，所有后续的卷都在这个判断下面生活。第二卷的副题「たとえ恋人じゃなくなっても」不是判断句。它是让步从句，而且是一个没有把主句印在封面上的让步从句。主句失踪，是这一卷在语法上对总题的第一次反抗。反抗不是否定过去的恋情。否定会写成“其实不是前女友”。反抗是不再让判断句成为唯一的句法。判断句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让步从句说：即便这样，后面还有一个没有被说出来的谓语。谓语可能是“也要在一起”。谓语也可能是“日子照样难”。两个谓语都没有被印出来。没有被印出来，总题的权威就受到一种很安静的损伤。损伤不是推翻。是旁边多了一种不肯把话说完的句子。总题把关系说完了。副题拒绝说完。拒绝说完的副题，是第二卷真正的标题哲学。哲学不在后记的幸福论里。幸福论是把失踪的谓语补成“也可以幸福”。补得有道理。有道理的补全不是标题本身。标题本身是空着的谓语。空着的谓语比任何一种幸福都更忠实于目录里的句点。句点与副题是同一个语法家族。家族的特征是不把主句交出来。总题属于另一个家族。那个家族把主句交得又快又响。又快又响的家族负责把书卖进类型。不交出来的家族负责把书留在夜里。两个家族在同一套书里同居。同居的方式很像他们在故事里的方式：一个负责定义，一个负责让定义失效。定义是前女友。失效是“哪怕不再是”。失效没有成功地把定义从封面上赶下去。赶不下去，是因为系列总题的字体通常更大。更大的字体是判断句的权力。权力仍然在。在旁边，较小的字体开始练习另一种权力，权力的名字叫悬置。悬置是第二卷能教给整个系列的政治。政治不是改设定。是改句子的完成方式。完成方式从判断变成让步。变成让步之后，系列就不再只是一个高概念的俘虏。俘虏是第一卷必须接受的命运。命运是标题已经把笑点说完，正文只能证明笑点。第二卷证明的不是笑点。是笑点之后的谓语可以空着。空着的能力，是一个系列从点子变成作者的标志。标志一旦出现，后面的卷即使回到判断句，也会被这个空过的谓语对照。对照是遗产。遗产从副题的未完成开始。未完成不是印刷事故。是句法事故。事故被保留在书名上。保留在书名上的事故，比正文里任何一次心碎都更不容易被动画改掉。动画可以不念副题。书名的语法只要还印在书上，事故就还在。还在的事故每天都在对总题说：你的判断太完整了。完整的旁边，我留下一个缺口。缺口是这一卷。

言语行为的理论可以把拒绝从“心意”里暂时搬出来，放到动作里看。约翰·奥斯汀把说话看成做事。做事的句子不描述世界，它改变关系的状态。伊佐奈的问句是一个申请行为。申请行为的成功条件不是真诚而已。成功条件包括对方受理。水斗的拒绝是一个不受理行为。不受理一旦完成，女朋友这个身份就在两个人之间正式地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也是一种发生。发生的是否定的制度事实。制度事实比心理事实更硬。心理事实是他心里有别人。制度事实是“你不是我的女朋友”这个状态从这一秒开始可以被引用。可以被引用，是言语行为的后果。后果会进入以后的每一天。每一天她都不能再说自己正在成为。正在成为被这句不受理截断。截断是他说话的力量。力量与他的低声是不成比例的。不成比例很重要。重要在于轻小说男主的声量常常很小，做事的效力却很大。效力大，是因为受理权在他手里。受理权是一种几乎不被称为权力的权力。不被称为权力，是因为它伪装成性格。性格是他不会甜。不会甜的人做出来的行为，仍然是制度行为。制度行为改变了她在这个关系里的合法身份。合法身份从“可能”变成“不是”。变成“不是”之后，朋友才被允许作为替代身份登场。替代身份是拒绝的附属品。

，不是独立的提议。附属品很仁慈。仁慈不能掩盖它的附属性。附属性意味着：朋友不是与恋人并列的选项，是恋人申请失败后的安置。安置是后记最不愿意承认的结构。后记想让朋友成为等价的主句。言语行为的现场却让朋友成为从句。从句是“所以我们可以做朋友”。所以这个词暴露了因果。因果是先有拒绝，后有安置。安置不是并列。不是并列，幸福论就还没有进入语法。语法仍然是申请与驳回。驳回的世界里，等价没有位置。位置要等驳回的句子被忘掉，才可能慢慢长出来。长出来需要废时间。废时间不是这句拒绝能提供的。它只提供截断。截断很干净。干净是作者的技术。技术让痛苦的边界清楚。清楚的边界有利于读者站队。站队是：他没有吊着她。没有吊着是美德。美德是真的。真的美德同时生产了一种非常硬的制度事实。事实是她被驳回。被驳回的人接下来获得的所有温柔，都带有安置的颜色。颜色很难洗。洗掉需要他以后用同样正式的言语行为去承认另一种关系。承认要有与拒绝同等级别的句子。同等级别的句子不能是日常的体贴。日常的体贴是低成本在场。低成本在场改变不了制度事实。改变制度事实需要一次新的说话。新的说话是：“我把你当成朋友这件事，不是拒绝的附属，是我单独向你提出的。”这样的句子他没有说。没有说，是性格。性格的后果是制度事实保持原样。原样是驳回在前。驳回在前的朋友，是一种带伤的名词。带伤的名词仍然可以变成真的日子。变成真的，需要时间把伤的来源变远。变远不是第二卷能完成的。第二卷只负责把伤的来源写清楚。写清楚就是把申请与驳回写成正戏。正戏写完，安置还来不及独立。来不及独立，是这一卷的时间截止在门槛上的另一个原因。门槛不只是生活技术的门槛。也是言语行为的门槛。新的行为还没有被说出来。没有被说出来的行为，不能由后记代劳。后记不是角色的嘴。角色的嘴若保持沉默，制度事实就保持驳回。保持驳回的世界里，所有甜都被结构染上附属色。附属色是第二卷终盘之后的底色。底色不鲜艳。不鲜艳的东西最容易被读者的心软重新上色。重新上色会把安置看成升华。升华是一种光学。光学把附属改成并列。改的时候，句子本身并没有改。句子还是先说不，再说留下来。留下来是好的。好的东西有来历。来历是驳回。来历不应被洗掉。不洗掉，读者才会看见他的美德与他的权力是同一句话。同一句话可以同时被感谢和被追问。被感谢是因为她没有吊着。被追问是因为不受理的权力使用得如此自然，自然到像呼吸。像呼吸的权力是最深的权力。最深的权力不需要提高音量。音量低，是这一卷的伪装。伪装让权力看起来像腼腆。腼腆是真的。真的腼腆与真的权力叠在同一个短句里。短句因此不能只读成性格小品。小品是它的表面。表面下面是一次身份的判决。判决没有法庭。没有法庭的判决更容易被当成私事。私事是恋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只是心意。心意论掩盖程序。程序是谁有权说不，谁只能问。问与不的分配，是第二卷最稳定的程序。程序稳定到三乐章的变奏都打不破它。打破它的不是尾奏。尾奏只是把程序的后果喊出来。后果是她失去了所有漂亮话。失去漂亮话，不等于她获得了不受理的权力。权力仍然不在她手里。不在她手里，是下一卷若有真正的变化，就不能不只是让她再痛一次。再痛一次仍然是同一程序。同一程序的重复会很动人。动人不是变化。变化是受理权的移动，或者是一种新的行为被正式说出来。新的行为应该有自己的句子。句子的级别要足以对抗那句不受理。对抗不是报复。是让制度事实更新。更新若只用接吻来代替，接吻是身体行为，不是言语行为。身体行为可以很响。很响的身体改变称呼的方式很旧。旧的方式是类型的常规升级。常规升级会跳过那个空着的谓语。跳过是尺寸错误。尺寸错误在言语行为的层面看得更清楚。清楚是：他们缺的不是接触的力度。缺的是一种与驳回同等级的、新的、可以说出口的关系行为。行为没有被发明。没有被发明，所以副题的谓语继续空着。空着不是文青的留白。是语言学上的未完成。未完成是这卷书最硬的事实。硬的事实不向幸福论投降。不投降的方式也很安静。安静是它只把申请与驳回写完，然后停止。停止就是拒绝发明伪句子。伪句子是批评最容易犯的错。错是替他补上一句完美的承认。完美的承认会让我变成后记的同伙。同伙把空谓语填上。填上的瞬间，第二卷的语法事故就被修好。修好不是我的工作。工作是让事故保持为事故。事故是：驳回已经完成，新的关系行为尚未存在，朋友因此暂时只能作为附属品被使用。使用中的附属品带着善意。善意与附属同时成立。同时成立的句子，是这一卷留给以后的法律难题。法律难题不适合用初吻结案。结案会让法庭变成舞台。舞台很亮。很亮的地方，程序的细部会消失。细部是谁先说话，谁说的是申请，谁说的是不受理，谁的不受理被当成深情。深情是附加的解释。解释可以留着。程序不能被解释替代。替代一旦发生，权力就

又变成腼腆。腼腆太受欢迎了。受欢迎的东西要被放回程序里看一遍。看一遍，他仍然可以是一个没有玩弄别人的人。没有玩弄是真的。真的旁边，不受理的印章还在。印章盖过的纸，就是第二卷终盘的文件。文件不会因为后记的散文而作废。作废需要同等级的新文件。新文件未签发。未签发是停在门槛上的法律含义。法律含义与生活技术的含义叠在一起。叠在一起，门槛就更窄了。更窄的地方，手伸过去，没有一个被正式承认的身份可以抓住。抓住的只能是空气。空气是附属品的触感。触感很轻。轻的东西被说成友谊的开始时，要记得印章还没干。没干的印章会沾手。沾手的感觉，是读完拒绝之后仍然觉得甜里有金属味的原因。金属味是制度。制度不浪漫。不浪漫的东西被低声说出来，就会产生一种错觉，错觉是这一切都很柔软。柔软是声线。声线下面是印章。印章才是那一页的真正硬度。硬度应该被记住。记住硬度，心软才不会把文件读成情书。它不是情书。情书是她中学没投出去的那一封。这一封是驳回。驳回可以很礼貌。礼貌不改变文类。文类是司法。司法的场面被写成青春。青春是它的衣服。衣服可以漂亮。漂亮下面的文件类别不要认错。认错是把判决书读成歌词。歌词更好传播。传播的时候，金属味会被配乐洗掉。洗掉是动画的工作之一。工作不一定是恶意。是声音这种媒介天生偏向声线。偏向声线，印章就会变轻。变轻是损失。损失在书页上还不太严重。不太严重是因为字是静的。静的字让短句的硬度还在。还在的硬度，是纸面优于声波的一个瞬间。瞬间不意味着书永远更高级。书在别的地方也会输给声音。输的地方是喉咙的颤抖。颤抖是动画可能赢的地方。赢与输同时存在。同时存在时，拒绝这一场的纸面价值仍然是：它让我们看得见印章。看得见印章的阅读，不容易完全被深情带走。不完全被带走，是批评还能继续说话的条件。条件在这一页上很稳。很稳的原因是句子短。短句子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躲的句子，最适合被当成行为而不是被当成心情。心情可以无限解释。行为的后果就那么几条。几条已经写在上面。写在上面的东西，到这里不再加新的解释。不加，是为了让印章自己干着。干着的时间里，朋友这个词先不要急着闪光。闪光会来。来之前，让不受理的墨停留一会儿。停留是对申请者的礼貌。礼貌不是再给她一个更软的理由。是承认她接到的是一份文件，不是一阵风。文件有重量。重量在手里。手里的东西若被风吹走，第二卷的终盘就会变成气氛。气氛是它最不像的东西。它像一份写得很短的文件。短，是因为受理权的使用不需要长篇理由。理由越短，权力越清楚。清楚已经足够。足够的清楚不需要我再替它添一句更狠的评语。更狠的评语会变成另一种漂亮话。漂亮话是这一卷一直在耗尽的东西。批评若在文件旁边再放一句漂亮的谴责，就重复了它正在分析的病。病是把硬的东西说得太完整。太完整的谴责会变成判断句。判断句是总题的家族。这一卷的家族是让步。让步的批评应该说：即便这是一份干净的驳回，它的印章仍然是权力。仍然是权力，所以干净不等于无罪。不等于无罪，也不等于有罪。罪这个词太大。太大的词会把文件烧成道德剧。道德剧不是这一页。这一页是程序。程序的温度是凉的。凉的温度要保持。保持凉，金属味才还在。还在，就可以结束这一场的分析。结束不是宽恕。也不是判决。是把文件放回她手里。她手里已经有过一封没投出的信。现在多了一份被说出来的驳回。两张纸。一张没有进入世界。一张刚刚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那一张更轻，也更重。更轻是因为只有一句话。更重是因为它已经生效。生效的纸与未生效的信叠在一起，是她到这一卷为止的全部文书。文书不多。不多的文书构成她的法律关系史。法律关系史比恋爱史更准确。更准确的名字不会写在腰封上。腰封不喜欢文书。文书只喜欢被摊开。摊开在桌上。桌上三十厘米。三十厘米里，两张纸都在。都在的时候，人会知道自己不是只缺一个吻。缺的是一份还没有人会写的新文件。新文件的空白，比任何一句台词都更明显。明显的空白被副题留着。留着的意思是：谓语以后再印。以后什么时候再印，这一卷不回答。不回答是负责任的截止。截止之后，所有试图提前印刷的行为，都会显得像伪造文书。伪造是后面的仪式最容易犯的罪。罪的名字是用身体代替签发。代替可以很美。美的代替仍然是代替。代替的限度，在这一页已经写好了。写好了的限度，像一份给未来卷册的内部备忘。备忘不是命令。是提醒。提醒的内容很短。短是：若要回答她，请准备同等级的句子。没有同等级的句子之前，吻只是吻。吻不是更新后的制度事实。制度事实仍以驳回为准。为准的东西，会一直凉着。凉着，直到真的有人把新的句子说完。说完之前，第二卷不把温暖借给未来。不借，是它的严厉。严厉很像他的拒绝。像，是因为书学会了角色的某种做法。做法是短，硬，不追加安慰。不追加安慰的书，比角色更需要被理解。理解它的方式不是骂它冷。是看见它在

防止伪文书。防止伪文书的冷，是一种编辑伦理。编辑伦理不属于任何角色。属于这卷书决定在哪里停。停的地方是印章刚盖下。刚盖下的地方最容易被人想要擦掉。擦掉的冲动来自好心。好心在这里要被谢绝。谢绝的方式是把文件重新宣读一次，然后不再解释。宣读的内容是：申请已经发生，不受理已经发生，朋友尚未独立签发。三件事。三件事够用了。够用的三件事，是这一场的全部法律。全部法律不长。不长的法律最难被篡改。难被篡改，是因为没有多余的形容词。没有形容词的地方，动画会感到饥饿。饥饿是声音想要情绪。情绪会把形容词加回来。加回来的瞬间，文件就开始变软。变软是下一层要写的事。纸上的这一层先停在没有形容词的地方。没有形容词的地方，句子像钉子。钉子只有三根。三根已经钉住。钉住之后，不要再刷漆。漆是漂亮话。漂亮话会让钉子看起来像装饰。装饰是腰封。腰封已经在外。里面的钉子保持裸露。裸露是第二卷这一页的质地。质地摸上去不舒服。不舒服是对的。对的不舒服，是申请被驳回的人指尖上的墨。墨还没干。还没干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要写在上面。

动画要是把这三根钉子拍进十二话的中段，它首先会碰到时间的换算。书的三乐章可以各占几十页。几十页的停顿在影像里会变成几分钟的空气。几分钟的空气对电视来说太奢侈。奢侈会被剪成事件。事件是伊佐奈的登场、作战的会议、告白的瞬间、拒绝的瞬间、结女的崩溃。剪完之后，乐章就变成集数。集数有自己的高潮义务。义务是每话结束时留下一个想看下一话的钩子。钩子与句点是敌人。句点让人停下。钩子让人往前。往前的力量是动画的经济。经济没有错。错会发生在钩子借用了书的尾奏，却没有预算来支付三乐章。支付不起的时候，尾奏就会提前，或者尾奏会变成唯一的乐章。唯一的乐章是崩溃与告白。崩溃与告白一旦独占，书的定音就失去位置。失去位置的小数，最多变成某一话里的一行字。一行字在屏幕上停留两秒。两秒不是目录的时间。目录的时间是只要书还合着，它就一直在。一直在的东西，影像无法模仿。无法模仿，不是技术不够。是媒介的本体论不同。本体论是：书的标题在阅读期间持续在场，动画的标题在片头结束之后就退出。退出的标题不再管后面的每一分钟。不管，是影像的自由。自由的代价是定音容易丢。丢了定音的第二卷，会变成一段关系进展。进展是情节。情节是动画能做好的事。做好情节不是失败。失败是如果连载的声口与停顿被顺成连续的情绪曲线。连续的情绪曲线很好哭。很好哭的东西会把礼貌崩溃史变成恋爱焦虑史。焦虑是通用语法。通用语法在影像里特别强。强是因为脸与配乐都在帮它。帮它的时候，感谢句的行政冷感很难保住。保住需要表演出一种几乎让观众反感的平稳。反感是书的句子能做到的。演员很难主动追求反感。不追求反感，是表演的善意。善意会把感谢演成心虚的温柔。心虚的温柔是另一种好戏。好戏不是原句。原句是行政。行政的脸应该更稳，稳到自己也相信。相信的那一秒若被演成心虚，失效就会来得太早。太早的失效是解释。解释把后面的过程提前告诉观众。提前告诉是影像怕观众不懂。不怕观众不懂的书，允许她真的轻松两行。两行的轻松在分镜里几乎待不住。待不住，是因为镜头会立刻给她一个动摇的眼。动摇的眼是翻译。翻译把潜台词变成即时信息。即时信息减少了乐章的时间。时间一减，变奏就变成预告。预告是尾奏的广告。广告我们已经在腰封上看够了。动画若再做一次，责任不在某一个制作组的水平。责任在媒介对潜台词的不耐烦。不耐烦是它必须在一秒里让人看懂。看懂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与文学的延迟是冲突的。冲突没有完美解。没有完美解的地方，批评应该指出哪一种延迟最值得被尽量保留。最值得保留的是感谢句的短暂相信。短暂相信一消失，她就变成一直都知道自己在说谎的人。一直都知道，是更精明的角色。更精明的角色不如误信自己的角色难受。难受的差别是整章的差别。差别应该被表演尊重。尊重的方式不是把脸演僵。是给平稳一个真实的长度。长度也许只有二十秒。二十秒在电视里已经很像作者了。很像作者的二十秒，是动画还能偿还书的地方。偿还不需要整集都变成室内乐。室内乐会失去观众。失去观众不是美德。美德是在关键的句子上把速度降下来。降下来的地方应该是小数、感谢、不受理、以及那句越过桌面的话。四个点。四个点若有停顿，乐谱就还在。四个点若都被哭腔铺满，乐谱就被翻译成单一情绪。单一情绪更好懂。更好懂的是另一部作品。另一部作品可以很优秀。优秀不属于第二卷的形式。形式是四种力度。四种力度需要至少四种处理。一种哭处理不了行政。行政也不处理得了尾奏。分开处理，是改编的最低忠实。最低忠实不是台词一字不改。是力度记号还在。力度记号还在，换声优也可以是这卷书。力度记号没了，原班人马也只

是封面在动。封面在动，是动画最容易获得的成功。成功很亮。很亮的成功与书的门口的灯是同一种光。同一种光可以先被接受。接受之后再问里面的钉子还在不在。钉子若还在，改编就碰到了文件。碰到文件的动画，才算进入了第二卷的终盘。只碰到心跳的动画，仍停在序幕的延长。延长可以很好看。好看的延长不是门槛。门槛是硬的。硬的东西要被镜头承认，承认的方式往往很简单。简单是让短句说完之后，不要立刻切到下一句安慰。立刻切是恐惧。恐惧空白。书不怕空白。书的怕是另一回事。另一回事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恐惧已经由封面承担。承担过一次之后，影像不必再承担第二次。第二次承担，空白就会死。空白一死，印章就干得太快，干得太快就看不见墨。看不见墨的拒绝，只剩一个温柔的男孩在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声线。声线我们已经听过了。听过了的东西再响，也不增加文件的页数。页数只有一页。一页应该被允许在声音里也只是一页。只有一页的意思是：说完，停。停的长度要长到让人不好受。不好受，才是不受理的持续时间。持续时间不是内容。是形式。形式在影像里最贵。最贵的东西被省掉时，改编就只剩内容。内容是谁喜欢谁。谁喜欢谁，腰封已经说过。再说一次，增益很小。增益很小的忠实，是最常见的忠实。最常见的忠实会让原作的读者觉得“都拍到了”。都拍到了，是内容的清单。清单不是乐谱。乐谱上的休止符通常不在清单上。不在清单上的休止符，最容易在分镜会议上被当成可剪的空气。可剪的空气其实是钉子之间的木头。木头没有了，钉子就钉在同一点上。钉在同一点上的痛苦会变成一团。一团很好哭。很好哭的一团，不是三乐章。三乐章是分开的。分开才有礼貌的历史。历史一被合成一团，结女就变成一个一直在难受的人。一直在难受，是扁平。扁平不是因为戏份少。是因为力度被统一了。统一的力度是改编最隐蔽的改写。改写不改情节。改情节的背叛容易被发现。不改情节、只改力度的背叛，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被发现，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忠实。看起来很忠实的东西，最需要被细读。细读的方法不是对台词。对台词会对出高度重合。高度重合与力度无关。力度要看停了多久，看她有没有真的相信过自己的感谢，看拒绝之后有没有不配乐的空白，看问句是被哭碎还是被说完。说完是书的选择。哭碎是另一种作品。另一种作品也许更有泪点。泪点不是尺度。尺度是句子有没有越过桌面。越过桌面的句子应该是完整的。完整的句子被哭碎，越界的空间形式就没了。没了空间形式，只剩情绪。情绪谁都会。谁都会的东西，不是这卷书的遗产。遗产是完整地越界一次。完整，是语法还在。语法还在的崩溃，才是她的崩溃。语法不在的崩溃，是类型的崩溃。类型的崩溃很好用。很好用的东西可以出现在预告片里。预告片不是第二卷。第二卷的尾奏尽管响，仍然是句子。是句子，就要求被说完。说完的要求是对声优的要求，也是对剪辑的要求。剪辑若在中途切走，句子就死了。死了的句子不能越界。不能越界，手就还在自己这边。手还在自己这边，尾奏就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尾奏会被哭声冒充。冒充是最容易获得掌声的做法。掌声不是证据。证据是句子的长度有没有被尊重。长度是她仅有的越界工具。工具被剪短，她就又回到三十厘米以内。三十厘米以内是前三章。前三章不是不重要。前三章的结束方式是终于越过。终于越过若没被允许，书的结束就没被拍到。没被拍到的结束，会让动画的第二卷变成一条没有门的走廊。走廊很美。很美的走廊通向下一话。下一话是钩子的胜利。钩子的胜利意味着书的截止被取消。截止被取消，印章就不能停留。不能停留的墨会被下一场戏擦掉。擦掉是系列动画的工作。工作是维持继续观看。继续观看与这一卷的停，是结构性冲突。冲突无法用“忠实原作”这种口号解决。解决需要在某一话的末尾接受收视上的损失。损失是不钩。不钩的结尾会让人沉默。沉默是目录的句点终于进入影像。进入的瞬间，动画才真正碰到这卷书的家族。家族是让步，不是判断。判断是“他们还没在一起，所以还要看”。让步是“即便还要看下一卷，这一卷也先停在这里”。先停在这里，是很贵的决定。很贵的决定很少有人做。很少有人做，不是这一部动画的专属罪名。是媒介的平均温度。平均温度偏热。偏热的地方，凉的文件会出汗。出汗的文件很难保持金属味。很难保持，就可以原谅很多具体的镜头。原谅不是改口。改口说力度不重要，是批评自己的破产。破产的方式是把所有媒介差异都说成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是真的。真的无可奈何里面，仍然有四个点值得争取。争取过的失败，与从未看见这四个点的失败，不是同一等级。等级要分开。分开之后，动画可以被看成一次把室内乐搬到广场的尝试。广场很吵。吵的时候，定音仍有机会被听见。被听见的条件很苛刻。苛刻是空气。空气是休止符。休止符不花钱做特效。不花钱的东西最考验判断。判断若只把钱花在脸上，脸会很像封面。很像封面是广场的选择。广场的选

择可以理解。理解之后，书页上的钉子仍然裸露着。裸露着的东西不必为了迁就广场而重新刷漆。不刷漆，是文字这一边还能做的事。还能做的事就是把三根钉子再说清楚一次，然后把镜头还给没有配乐的空白。空白里没有新的台词。没有新的台词，是这一层的结束方式。结束方式与文件的结束方式相同。相同是短。短，然后停。停的时候，广场的声音会想挤进来。挤进来的声音被谢绝。谢绝不是敌意。是让墨干的时间。时间到了，动画仍然可以在下一话把故事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是系列的权利。权利不被这一页取消。不被取消的同时，这一页要先被承认已经结束。已经结束的东西，才有资格被下一话重新打开。没有结束就被打开，是钩子的坏习惯。坏习惯在书的装订上比较难发生。难发生是因为后记与封面之间有一个物理的停止。物理的停止是合上书。合上书的声音，是第二卷最后的休止符。休止符没有被印出来。没有被印出来的声音，是读者的手做的。手做的休止符，动画要用黑场去模仿。黑场很短。很短的黑场若真的黑够，就会有一点像合上书。像，就已经是很大的偿还。偿还不必完美。不必完美的地方，批评也可以停止追击。停止追击不是宣布和解。是把广场与书页暂时并排放着。并排放着的时候，钉子在纸上。脸在光里。两边都看见了。看见了两边的人，不会再把任何一边当成全部。全部不是这一卷的性格。性格是分裂。分裂从封面与目录开始，到书与动画仍然继续。继续的分裂是它的社会生命。社会生命很长。很长的东西不用在这一页里收束。收束会像判断句。判断句太完整。太完整的句子不属于副题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只把话说到印章为止。印章之后是空白。空白之后才是别人的下一话。别人的下一话现在还不要进来。不要进来的时间，就是墨干所需要的全部时间。时间不长。不长的时间里，不要说话。

合上的声音很轻。轻，是因为第二卷本来就不是用一个判断句收束的。总题把“曾经是女朋友”说死了，副题却把谓语留空。空着的那一块，不是还没写完的情节，是它故意不签发的那一份新文件。申请发生过了。不受理发生过了。朋友还没有独立成章。日子的技术被问出口，没有被教会。这三件事到页尾为止就是全部法律。后记里的幸福论来得太早，像大人在门外解释，门里的人还伸着一只手。手没有被握住。没有被握住，不是遗漏。是印章还没干的时候，谁都不该在上面再写字。

封面仍然清爽。清爽是门口的灯。灯下面，目录用一串句点把小数藏起来。藏的是邻座，是三十厘米，是一种小到不能叫作命运的难办。三章是三次礼貌，尾奏是礼貌终于越过桌面。越过只发生一次。一次就够把前面的厘米照亮，不必再照成人生。动画若把它哭碎，广场会更热闹，文件会变软。书页上的钉子可以继续裸着。裸着的短句比任何配乐都更像不受理。不受理不是性格小品。是一次低声的判决。判决可以同时被感谢和被追问。感谢它没有吊着人。追问它的权力几乎像呼吸。两个动作不必合成一个温吞的分数。真得很厉害。公正得有限。限度在劳务，在痛的分配，在谈话被台阶吃掉的那些灰。灰还在架子上。架子不回答怎么活。不回答的东西，至少不骗她。

读者的手在封面外面，结女的手在页尾的半空。两只手不在同一页，却是这卷书的完整长度。完整不是问题解决。是一个很小的音穿过作战的口号，仍然把定音定住。定音很小。小的东西管得住很响的尾奏。管住了，就可以把书放回手里。放回去的时候，腰封上的攻略还在，它是敌人，不是垃圾。正文已经打败过它一次。打败的证据不是复合。是谓语仍然空着。空着的地方，明天还要换鞋，还要上课，还要在一个可能坐在旁边的人旁边，学习一种没有名字的距离。距离没有被这本批评发明出来。它只是被量过。量过的高度还有效。有效的时候，后来任何用初吻或求婚冒充日子的场面，都会在门口显得太响。太响也不必在这里审判。审判是以后重读的事。重读先看目录。目录不告白。它只让人知道，有人在故事开始之前已经算过一次，认真到害羞，害羞到用句点把数字围起来。围起来的认真，是这卷书最像人的地方。

灯可以灭。灭掉也不等于回答。回答始终没有被印在副题后面。没有被印出来的主句，比任何一篇后记都更长。长的东西不必被说完。说完就会变成伪造文书。文书只到三根钉子为止。三根之外，是过道的宽度，是空的鞋柜，是还没被引用的那些谈话留下的位置。位置空着。空着，才是读者可以走进的地方。走进的人不必同意门槛、印章

或乐章这些说法。不必同意的自由，比把说法再写长更重要。更重要的东西已经出现，书就该在这里合上。合上之后，封面还是那张过分光滑的脸。脸下面，小数还在害羞。害羞没有被解释治愈。它本来就不是误解。它是第一乐章本身。第一乐章不需要被讲得更响。它坐在旁边，像邻座，不保证改变人生，只保证某个瞬间的距离变得难办。难办过了。难办就够了。